竹養花頻擁土。種瓜豈必邵東陵。學稼肯爲樊老圃。手栽桃李摠成陰。覆屋低墻迷處所。盜酒從敎比舍郎。投梭任却隣家女。淸明散步綠莎中。笑我詩窓鶴頸俯。呼來共酌數四杯。手摘香蔬親自煮。酒酣呼叫聲喧喧。枝上閑禽驚醉語。紛吾落魄無人知。口自呼名如杜宇。退藏始得幽居味。飽食醉歌捫腹皷。從君俯仰差可樂。何必孤高學巢許。免使韋郎憶張老。空訪天壇路脩阻。（韋義方之妻兄張老灌園親戚耻之張與妻往入天壇山義方訪之千山萬水無復有路眞神仙之府後復訪之願君理園繼庾翼。得印寧非天所予。

同晋生遊九品寺次韻顯僧統壁上所留詩書其後

顯老雲情早出塵。坐敎飛閣咄嗟新。（顯公重創此寺）偶看古壁留題句。想對當時見在身。山月盈虧空晦朔。巖花開落自秋春。閣梨莫患無重構。祝我餘年得到椿。」

寄西京妓眞珠

國色詩名世盡知。無由會面浪相思。一言堪喜還堪恨。誤把文章當奕棋。（眞珠一生見詩人李某國棊龜從誤字一作輕願）

五月六日飮鷄林子家

竹間圍玉局。花下酌瓊觴。醉覺乾坤窄。閑知日月長。摘甞櫻子爛。折揷槿枝芳。不有君家在。何時笑一場。

題任君景謙寢屛六詠（與尹同年等數子同賦）

列子御風

從來道境尙遺身。何必乘虛始自神。若向風頭尋禦寇。滿空飛鳥亦眞人。

陶潛灑酒

灑則爲葛巾。箇中分別任他人。不妨頭上餘痕在。已是平生着酒身。

子猷訪戴

訪人情味雪溪中。若便相逢一笑空。莫道興闌廻去棹。造門直返意無窮。

右軍換鵝

費盡溪藤始掃殘。滿籠剛換白鵝還。不如癡姥烹相待。破却山陰一段慳。

華亭船子和尙

夜寒江冷得魚遲。棹却空船去若飛。千古淸光猶不減。亦無明月載將歸。

潘閬向三峰

閬仙若也愛三華。一望嵯峨已足多。倒正騎驢何更問。詩人好事亦云夸。

陪崔相國詵飮季嗣郎中水亭相國曾有詩命予卽席奉和

解綬逍遙一草亭。（時相國致仕）坐榮三子盡紆靑。壺天側畔千機息。潭鏡中央萬象形。白露先秋凝釰砌。寒漿當夏凍銀瓶。問公昔日黃扉樂。能及風軒與月欞。」

依韻奉和崔平章讜致仕閑適

丹心白髮帝王師。閑夢時時到紫微。馬識懸車方退伏。鳥知分飯不驚飛。眼前

二子紆朱綬。膝下諸孫弄綵衣。賴有樂天遺頌在。有時吟味益忘機。公愛白公夕吟味故云

閔懷珠蓄斑竹笛請予賦之

九寡珥爲琴上弢。欲教哀怨惱人魂。一看此笛先凄咽。爲有湘妃恨淚痕。

謝崔天院宗藩惠羊靶饋病母

舊聞至孝天可動。紅鱗躍氷笋生凍。我有孀親鶴髮垂。晨昏甘旨猶難奉。病脇沾床僅一春。病中嗜好日千種。鮮羹腥膾何足數。下箸未終還欲吐。今朝辦膳問所安。却厭郁莒要齊魯。雲奔電走覓四方。倉卒難邀髯主簿。欲呼元放急捉致。屈膝老羝那忍視。讀書曾恨多歧亡。學道何由叱石起。千搜萬索竟難獲。環顧空期慕羶蟻。崔公眞是純孝人。愛親欲及人之親。遺之一靶燕土羞。絕勝熊掌與猩唇。入手紅肌隨刃落。劵韝兼獻甕頭春。因知愛我情義篤。薦擢行將五殺贖。從此平生免角羸。但嗟流景如胛熟。作章欲謝先自愁。錯寫蹲鴟資捧腹。」

過松林縣

露積崇囷馴鳥雀。刈殘遺穗付牛羊。路逢村叟聞佳語。今歲誰家不酒香。

留題惠元寺

城中望北嶺。一髮雲外插。杳然飛鳥背。誰謂着脚躡。可惜一箇身。已度碧千疊。高樓出樹抄。勢若飛來鴿。道人出門迎。霞襯半肩衲。步惜紫苔破。笑憐空谷答。

件件淸景多。一一似可拾。秋光濃欲滴。山氣欝相襲。異石或千鱗。奇松皆七鬣。刳木作飛溝。遠與泉脈接。解教他山水。繚繞走自及。大勝倒瓶斟。何煩抱甕汲。上有聖僧居。華構高岌嶪。七十有三級。未登頭已旋。已陟心彌讋。道人隨我來。身快猿猱捷。如行氈毯中。擧足輕躡蹀。相將禮眞容。雙手蓮花合。竭來臥匡床。窓樹風颼颯。穹豐一蒼巖。巃嵸伏堂之脅。中虛容幾人。大或屋許立。僧言此一穴。伊昔盜口狹。有僧曰惠元。於此修白業。後輩競鑿開。俶以廣栖集。雲屛任舒卷。石戶能開闔。嗟我本狂直。世味備相涉。不如早歸來。得此幽興愜。學道師應癯。遺形我方懾。塊然兩槁木。相對度小刼。

七月三日聞雲梯縣爲大水所漂并序

雲梯廼予前所理完山之屬郡也。縣在巖谷間。山之高險甲於他郡。又非濱河枕海而居者。霖雨一夕。山裂水湧。盡漂一郡。吏民物故不可勝數。攀樹而活者纔十之二三也。完山舊吏來謁予。具言本末。且曰。此郡舊未嘗有此害。今而有之。此何祥耶。予惻然感嘆。爲詩以哀之。

漢興三十年。河決酸棗地。後至元光間。又決於瓠子。齧桑已漂浮。東注傾淮泗。長笠與石甽。只自煩民耳。此雖古所嗟。亦坐居河涘。我曾見雲梯。正在巖石裡。山有百仞高。泥潦所不至。傍無一丈川。大水何從起。設有滔天災。依山尙可避。況復今年雨。平地僅尺咫。瀕江八九郡。亦無一戶弃。云何此山郡。乃反化鱣鮪。

初聞未之信。私心謂非是。今朝逢舊吏。本末得細味。非水能懷山。山吐不測水。譬如立屋瓦。下注勢難止。豈無最高巔。可接飛鳥翅。水既從山來。攀緣路何自。唯有古樹枝。其高頗可恃。捷者最先登。杳似猿掛臂。惰者升未能。呀喘雜喁眙。何況羸與弱。萍泛隨瀾瀰。觸石或舂磨。隨槎或彼此。雨歇浪復乾。如麻那忍視。其間猾吏輩。雖斃固其理。平生幾侵漁。瘠民以肥己。愚民本何辜。未識皇天意。大禹不復生。老眼空泫淚。

詠鴈

故人千里訊音踈。只待霜天鴈到初。鳥亦隨時情意薄。唯嫌趨重不將書。

自安和寺醉廻。

漣漪亭上醉淋灰。石路崎嶇犯夜來。一隻閑身曾獨往。月明還作兩人廻。

九月苦雨

淫雨注如河。人將化魚鮪。九街堪掛帆。舟楫宜可備。門外浩漫漫。比隣卽千里。南墻已曾倒。西北亦幾圮。漏屋百難防。持傘夜不寐。妻兒苦無知。怨咨聲不已。予曰天之爲。你輩乃敢爾。但恐霜降節。胡爲雨如此。天意固難知。拜乞小晴耳。」

之上人乞詩

才浮東海又沿淮。更向京都得得廻。自說乾坤眞曠坦。孤雲無繫去還來。

擁爐有感

人莫逃陰陽。天地所役使。或令賤且窮。或使富而貴。既關造物手。無怨亦無喜。此火石所化。此爐鐵所鎔。火滅則縮身。火炎身復伸。區區火有無。縮伸不由人。既莫避天數。甘作天之民。又爲物所制。此身安可珍。水火不焦濡。然後身廼眞。」

偶吟

世間人欲苦難量。百歲何曾稱爾情。若使千年方得死。千年閱了又求生。

遊靈通寺

線路縈紆接翠微。不煩問寺逐僧歸。到山才聽淸溪響。春破人間百是非。

醉題山寺壁

醉後喜題詩。一字僅盈尺。此壁有何辜。今日逢我厄。

與兒輩行園中

不履芳園久。今朝信步遲。花分先後發。樹詰舊新移。凡草莫敎長。芳蘭幸自滋。物名詩足記。兒爾奉毫隨。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一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二

古律詩

十月大雷電與風

孟冬之月日在房。純陰用事渾無陽。雷公此時震鼓鐺。聲若劃裂天中央。電火夜掣金蛇光。人面尙可分毫芒。雨脚緣霤傾銀潢。電如鷄子中者傷。風拔庭前大樹僵。掀搖屋宇將飛揚。我時方睡三更强。忽然夢罷心茫茫。不敢安坐起彷徨。還跪拱手向彼蒼。天公威怒固有常。春以雷霆秋以霜。此怒反時那易量。萬人一心皆震惶。吾皇求理甚遑遑。天又譴告理莫詳。古者周虎與殷湯。修德解轉災爲祥。願 君更愼刑政張。雖有變異僅如痒。行且去矣身還康。

冬日與客飮冷酒戲作

雪滿長安炭價騰。寒甁凍手酌香醪。入腸自暖君知不。請待丹霞上臉來。

壬戌冬十二月從征東幕府行次天壽寺飮中贈餞客

平生不折舂蠡股。今日將抽乳虎牙。破賊朝天衆 御宴紫微宮裡揷宣花。」紅旗白刃討黃巾。膽怯書生忝幕賓。予以參謀兼書記 楯墨何曾乾一日。東江水盡必生塵。

幕中書懷示同營諸公

冬十二月歲將迫。愚儒作佐元戎幕。平生不慣聞鳴鏑。今日韝弓還荷戟。元師相公萬人敵。胷中早蓄龍韜策。遇士披心示恢廓。使人忘軀無顧惜。所以乾坤放曠客。不詞俯首就銜勒。少年麤膽敢許國。北無獵狁南無貊。完山往日遭譴謫。有如鍛却摩天翮。今日悠悠復何適。湘吳山高江水碧。舊習未除猶擧白。酒酣四顧天地窄。君不見鷄林黠俗眞小賊。不足汙我劍三尺。不如用一壯士力。縛來麾下費一索。不然走我手中檄。坐召渠魁見衙壁。明年春風氷解脈。金柳低垂玉梅拆。朝天歸路一條直。奏凱聲中千指拍。公卿迎勞東郊陌。蟬首蛾眉羅密席。紅旆悠揚光赫赫。紫髯將軍扶醉腋。入朝天闕獻俘馘。大者封侯次千碩。如予拙濫縮自却。口不言功甘遁迹。但願諸公梟盧期一擲

統軍尙書幕觀金上人草書公命予走筆賦

吾師草聖天下少。搖簸乾坤駈造化。十幅鵝紈展素煙。千金螺墨噴香麝。酒酣高踞如箕張。師踞書必箕之筆頭生翼欻飛揚。手所未到心先吞。軒騰奮迅何顚狂。我疑海水一朝涸。鯨奔龍走橫脊張。牙跳巨壑又疑神山之頂風大簸。鸞驚鳳駭奮翮洒毛向寥廓。其間細點何所況。飛蘿走葛倒掛枯松上。或竪點若輕雲湧出直奔天。或落畫如飛石放下山萬丈。或將斷而復縈。或方縱而旋橫。上人之筆信神授。不是臨池費墨學所成。幕中之人殊未知。皆言熊虎方爭何暇草書爲。我獨先窺相公意。此意尤深識者誰。君不見費韓圍棋敵自退。宜僚弄丸難

卽解。況此草書所自作。本爲軍中占授不令人易會。師乎師乎縱筆無忌畏。吾欲撞鉦撾皷助其氣。見公草書不可無我詞。橫槊賦詩古所貴。

軍幕有感用趙渭南長安秋晚詩韻

光陰苒苒去如流。帶雪南來又涉秋。杖劒沙頭看海市。解衣林下上岑樓。一心許國雖甘死。百感侵人漫與愁。悔歛輕狂落繩墨。野禽空困一籠囚。

又次渭南潯陽杜校理詩韻

虎穴何時一掃空。年光虛擲朗吟中。儒冠强備參謀客。軍幕猶寬嗜酒翁。竹塢露寒聞警鶴。蘆洲日暖見來鴻。憂來寓目唐賢傳。掩卷霑巾憶晉公。

又次渭津東望詩韻

自雲斷處碧天開。片段餘霞似剪裁。倦鳥橫衝昏靄去。翻鴟斜帶夕陽廻。飛筒疾遞軍書急。伏甲潛窺賊諜來。他日功成便歸去。倩人先築釣魚臺。

又次漢江秋晚詩韻

促織催凉叫露叢。可憐猶費大倉紅。角聲晴碎青山裏。劒影寒搖碧水中。滿眼無非橫戟士。縮頭翻愧弄毫翁。三軍未受冬衣賜。又是蕭蕭落木風。

謝蜜谷住老寄布袴

擇肉豺狼方作艱。嚫膚蠛虱又爲敵。得君新袴白如霜。端喜今朝除一賊。

軍幕書情呈簽判朴侍郎仁碩 時屯雲門山

紅旆翻風颺半天。碧幢遮日卓高巔。震空雷吼三軍鼓。冠岫雲屯萬竈烟。筆下檄章慙我鈍。幕中籌策仗君賢。何時縛致渠魁首。一路垂楊奏凱旋。

朴侍御見和復次韻奉答

他年返旆共朝天。應記戎衣寄此巔。才見雪華飄似絮。又看草色綠於烟。千戈叢裏開詩戰。刁斗聲中酌酒賢。粗報國恩唯是地。惰夫如我敢抽旋。

復和

已是芳菲二月天。如何猶寓碧山巔。感公芳酒深停海。入我乾喉沃滅烟。戰士貪功爭自勇。幕寮邀賞各相賢。唯殘無賴狂癡客。心似方輪未解旋。

同朴侍御將向梁州泛舟黃山江口占

碧江澄淨不生波。輕漾蘭舟鏡裏過。訶遣紅裙君必悔。此間宜聽一聲歌。 來從公怒遣故云 密城妓樂

同朴公將向東萊浴湯池口占二首

瑟瑟初疑瀉冷泉。濛濛還似起昏烟。高僧坐度山中臘。煮菜嘗茶不火煎。

未信硫黃浸水源。却疑暘谷浴朝暾。地偏幸免楊妃汙。過客何妨暫試溫。 浴必於此 泉下有池

入東萊見客舍壯麗異常朴君言嘗典郡時所搆嘆息良久因賦一篇奉呈

東萊客館侈於郡。制度特異。誰營者。朴公嘻。昔此分符。政淸邑理。民閑暇。霜斤伐木雷騰聲。雪鑿隧巖星迸火。承公願指咄嗟成。搏櫨安妥巧相荷。墮指寒冬有燠房。流金盛夏宜風榭。我來仰視何眈眈。摩空鬪日光相射。部分局別由心機。寬不大迂奢不過。如非朴公眼孔大。雖費巨萬侔者寡。台階異日築邦基。撐柱王家如此舍。

皆溪縣客舍次韻板上諸公詩

勝景無窮餉客多。味如啖蔗漸生嘉。偶成圖畫沿溪寺。別占風流映柳家。浪急游魚衝落石。巖空幽鳥戲挼花。箇中聞有三山在。（是縣古記云縣有三山故云）誰謂蓬瀛路阻遐。

重遊龍潭寺（予南行時病寓處也）

百尺樓前路走南。刺桐林下訪龍潭。竹嫌渭畝千無一。柳恨陶門五減三。園棗成陰今始見。巖泉有味昔曾諳。故人仙去今何處。落日茫茫恨可堪。

廻安處士置民詩卷（在軍幕作）

詩高全勝庭堅體。文膽猶存子厚風。但恨未成華國手。草間呼叫學秋蟲。

又贈安處士

眉毛垂似絲。眸子烱如水。我不見龐公。見君疑卽是。

復京後乙丑三月遇征東軍幕舊寮贈之

叅謀軍幕强三載。浪迹京華又一春。獵罷論功誰第一。至今不記指蹤人。

相磨木（俗云磨木也）

吾聞於古人。朋友貴切偲。道德以磨礱。如去玉之疵。嗟爾異於此。相磨反傷肌。南山有橋梓。俯仰父子儀。又聞交讓樹。東枝避西枝。爾幸同根生。何遽相讎爲。日夜振且鬪。仰視無完皮。聲亦聽不平。赤憎皴揚颺。此木有佳實。我不願食之。呼奴卽斫去。囑以充晨炊。友道喪已久。此足爲箴規。

寓古

我家種孤桐。待鳳凰不至。斲爲一張琴。彈作古漾水。世無鍾子期。誰肯傾其耳。隣家種桑柘。養蠶蠶易肥。吐得五色線。織成美人衣。幸升君子堂。終宴得相依。種桑易取容。種桐難爲功。寄語世上人。種桑莫種桐。

通首座方丈酒酣使智潛上人唱杜牧詩韻走筆

別後蟾輪二十圓。重來話舊各欣然。相思詩可牛腰載。已斷絃還鳳髓連。一曲喜聞吹玉笛。（時使人吹古笛）百分何讓倒金船。良辰火急謀行樂。椽燭如花夜似年。」

吉秀才德才家筵有妓獻花予所得一枝有葉無花伴不悅而不揷因以戲之坐客請爲詩卽口占一絕云

狂言忽發錦筵中。粉面頻廻笑杜翁。應恐得花憎你態。伴癡不贈十枝紅。

明日以長篇贈徐學錄陵幷序

昨與先生同赴吉秀才家。筵有妓獻花。予得有葉無花者。因口占一絕戲之云云。先生聞之。命妓出舞。以贖彼獻花無狀之罪。且償予之戲作。明日酒醒。謹成古調長篇。以謝厚意云。

連雲甲第金碧眩。銀蒜垂垂簾半卷。沉香烟低咽笙歌。美人微笑流餘眄。十分蘸甲撥浮蟻。主人起壽客霑醉。露濕濃香花滿盤。花枝人面嬌相媚。素腕獻來徹露玉。春風入座香撲撲。一枝到我先盧胡。不見深紅空釅綠。居士年來身似寓。湛然無波井已古。回頭笑謝散花女。結習已空花豈汙。唯予淨業洗未了。故作新詞博一笑。狂言忽發衆皆驚。薄行猶存人亦誚。感君好事爲揚眉。指麾筵中紅頰兒。遣作蹁躚回雪舞。償我輕薄嘲花詩。書生自古雖命薄。得失如環那易酌。眼寒無分看春紅。得觀妙舞天所酢。心醉歸來如夢裡。黏泥柳絮隨風起。待我甕頭芳酒熟。邀君更喚鴛鬟翠。

徐學錄見和復次韻答之

巖電平時爛不眩。讀書僅至三千卷。閉門獨下董生帷。縱有園葵曾不眄。邇來陸沉困於蟻。百端愁惱長如醉。每見紅裙眼輒開。千呼萬喚看百媚。獻花昨日人似玉。佯怒故將雙袖撲。有葉無花何足嗔。紫薇空恨成陰綠。無絃琴上樂可寓。須信陶潛襟韻古。已失花黏研帽滑。何須水濺羅衣汙。今年春去花殘了。明年春回花復笑。問爾重來折贈無。雖復花空何必誚。但憑戲謔展我眉。非必眷

眷遮奴兒。不有囁嚅當日作。豈觀華縟先生詩。我家有酒醨且薄。有意邀君開小酌。雖無低唱侑歡人。一吟一詠聊相酢。君不見鷺啼鸛舞深宮裏。美人欠伸初睡起。請君往續麗人行。不用丹青寫珠翠。

復答徐公

眼清不受紅粉眩。一夜巫山雲雨卷。忽然挨放老傅狂。戲染香牋題眄眄。心知所見猶槐蟻。却憶于琴樹下醉。折齒堪誇幼與嘯。畫眉肯學京兆媚。更待清秋山聳玉。樽罍漸省飛蚊撲。置酒重呼一捻紅。與君共賞雙垂綠。詞人餘興豈無寓。桃葉柳枝傳自古。鏡中雖愧秋霜飄。枕上還期暮雨汙。好遣能言秦吉了。細傳約束資微笑。君今已就清時縻。任却北山峯竦誚。空瓶何必居井眉。倒載從他拍手兒。徑入沉香賦芍藥。看促檀板歌聲詩。梨園曳縠蟬翼薄。玻瓈杯深幾迴酌。嗟我浮休天地間。此身非主同誰酢。聊寄城東大隱裏。清風一榻慵不起。朝罷時時肯訪無。爲君方剗庭莎翠。

復答　并序

前三篇皆言花柳之事。頗近浮靡。今於此篇。悉皆削去。亦變風反正之義也。

巧人弄幻使人眩。丹青傳會須臾卷。造物生人亦戲耳。俯仰去來空瞪眄。仰觀三皇如虱蟻。況肯螟蛉議醒醉。我寧與世着津迷。義不從人甘竄媚。青蠅一箇

忽點玉（予於全州爲同寮所諧故云）心火炎炎難可撲。小窓盡日雨聲寒。幽徑無人苔暈綠。
子昂作詩皆感寓。士衡托物多効古。鍾山明月歸去來。山英莫惜綠池汙。人間
翻覆已了了。口自無言心自笑。書生强狠天公憎。詩語孤高俗子誚。對君如識
紫芝眉。君亦呼予楊小兒。吐箇虹蜺萬丈氣。贈之氷雪三條詩。莫道鹽虀情味
薄。天漿會把斗杓酌。（來詩有鹽之語）仍草新詞頌大平。大平天子壽攸酢。餘波儻及
泥蟠裏。呼吸風雷一飛起。相從橐筆接英遊。共賞未央宮柳翠。

崔大博宗連和贈徐學錄徐君傳示於予詩中有及意不可孤負復次韻
贈崔君

魯郊祗恐奏韶旺。邐瑗何思有道卷。本出氷鄉難自温。久藏白地知誰昕。此身
泛泛一蘆蟻。不飮胡爲昏似醉。無用端能學櫟全。潛光不復期川媚。嗚咽十年
空泣玉。忽驚蓬髮飛霜撲。羨君氣壯色敷腴。得意清時鬢更綠。珠璣落處日一
寓。句法清新字體古。緘封正合錦囊收。愛惜勿教寒具汙。人事無窮何日了。且
須會面聞輭笑。嗟予行止與人殊。坦率多爲曲士誚。懶粧半額學廣眉。浪把畫
餅饑飢兒。唯子能容阮籍放。逢人每說項斯詩。世人交分秋水薄。君如春江若
爲酌。相逢痛飮任狂顚。何必子張鋪几酢。囑君好去青雲裡。鵬翼高搏九萬起。
莫忘乞我買山錢。占斷匡廬片麓翠。

崔大博復和依韻奉答

厭從黠賈見蚩旺。退掃妄緣風葉卷。嗒然喪耦子綦噓。謂若無人吳質昕。先識
粗期封穴蟻。獨醒不與餔糟醉。（失一爾來句）清瘦骨峙玉。夜榻空吊燈蛾撲。忽因
警策來起予。廢井更掃陰苔綠。源淺雖無神物寓。尙垂短綆還汲古。多公有意
薦一鶚。（來詩有薦鶚之辭）大手不嫌緣我汙。免把岑牟徐着了。摻撾方見曹公笑。掛名
君筆雖堪誇。才非正平祗速誚。不如相見卽開眉。論情說舊屛群兒。舞我星精
電魄劒。唱君月脇天心詩。烟雲好處藉華薄。有酒不須辭滿酌。相君骨法貴何
疑。正合他時秉璋酢。如儂宜著江湖裏。蓑底醉眠呼不起。是時亦記古人無。夢
中只對飛緌翠。

復答崔大博

遺形方懃君胡旺。有舌不談吾欲卷。爲唱陶潛歸去來。怡顏正好庭柯昕。衣雖
如華食如蟻。何似李杜死飽醉。先生聞此卽折鋒。欲教麋鹿還馳媚。一言佩服
重於玉。已喜室蘭餘臭撲。況是豪篇洗我酸。盈囊溢篋皆結綠。唱酬眞似方矢
寓。肝膽堪爲一劒古。魚目換珠雖足誇。鹿皮薦璧祗自汙。一生便足把蟹了。千
金且買揚蛾笑。與君好作忘懷遊。任聽群蜩相詆誚。窮常俛頸達亢眉。得失亦
等乾沒兒。吾儕屬意安用此。且屛萬事深論詩。天公餉君亦豈薄。富貴付爾令
自酌。餘膏殘瀝欲及我。此意良深何以酢。梁公興逸詩酒裏。（君同寮梁公老亦欲和此詩故云）
徐老神淸惰者起。凉秋何處會三仙。楓正染紅蘭被翠。

梁學諭公老見和次韻答之

化人初使光影眩。樂廣復敎雲霧卷。平生不羨黑頭公。但喜得君青眼眄。多慙
跛驢趁白蟻。樽酒十年曾共醉。憶尋精舍玄闍梨。予昔每與君訪天壽寺女章大士或寄居方丈娟娟
曉凾煙鬟媚。石徑携笻鳴硬玉。葛巾練袂晴嵐撲。舊遊依然如昨日。春草萋萋
幾廻綠。去本無心來亦寓。人生俯仰成今古。江西墨綬君始解。嶺外銅符我暫
汙。此生聚散幾時了。相逢又撫銅人笑。一圍腰減正緣窮。三尺喙長甘見誚。已
知刺舌與灸眉。無復爪觜矜細兒。胡爲更磨綺語硯。賭得夫子天葩詩。見君飄
然氣飛薄。半空沆瀣如可酌。從此乘虛直到天。掉下酒旗相與酢。相將遊戲浮
溟裡。是非哀樂何從起。羊公湛碑不須論。江水湯湯山自翠。

吳先達伯胤見和復答之

文章小技等反眩。供人一笑卽可卷。不用彫鑿愁眞君。自雖差苦誰留眄。穿珠
度曲安用蟻。隨車無傷須似醉。忘機可與海鷗遊。順性堪觀庭虎媚。歛藏鋒刃
諱切玉。蛺蝶已甘兒女撲。先生乃我忘情交。共讀三元琳字綠。身寄浮生心不
寓。名雖今人實是古。天地歸君一指齊。溪山厭我餘愚汙。死生哀樂各拋了。相
見忘言握手笑。招邀且入無何遊。輕脫休爲造物誚。謂君洗髓追黃眉。東方朔古事
謂君專氣如嬰兒。胡爲又逐好事輩。漏洩天奧誇雄詩。斗腸無奈鬱廻薄。瀉作
懸河浩難酌。惠然見睨意何深。忍把酸寒容易酢。君看人心翻覆裡。紛紛喜怒

如鋒起。吾儕出處貴如愚。美羽自戕有孔翠。

金先達南秀見和走筆奉答

人間眞妄朱紫眩。正始風流掃地卷。先生韻格苦淸澄。眸子瞭然廻逸眄。紙上
何勞窺黑蟻。心中已負六經醉。平生鐵腸似廣平。解吐梅花詞婉媚。憶君年少
面如玉。酣宴杏園紅雪撲。當時得意馬蹄驕。踏遍長安芳草綠。奈何京輩猶羈
寓。君以鄕貢登科浪作孟生心貌古。多才行迫簪纓縈。無事何嫌詩酒汙。夢中得喪我
粗了。兩竅瓮頭還自笑。身是乾坤一散仙。忘形放意從譏誚。投著無心却月眉。
到頭羞見凝酥兒。飮中題作特戲耳。君從何處見我詩。不憎吾輩多輕薄。欲展
盤筵呼我酌。爲言百歲如風狂。兩家有酒交相酢。我時偃臥茅齋裡。聞君此語
整冠起。欲携芳酒訪君歸。速喚歌兒裝首翠。

山中

趨世尙難休。到山何憚阻。半日僧窓閑。足償南北步。日落巖雲屯。霧蒸山雨霽。
靜裡不妨吟。詩成卽是偈。

典衣有感示崔君宗藩

季春十一日。厨竈無晨炊。妻將典衣裘。我初訶止之。若言寒已退。人亦笑此爲。
若言寒復至。來冬我何資。妻却悲而言。子何一至癡。裘雖未鮮麗。是妾手中絲。
愛惜固倍子。口腹急於斯。一日不再食。古人謂之飢。飢則且暮死。寧有來冬期。

呼僮卽遣售。謂可數日支。所得不相直。疑僮或容私。僮顏有憤色。告以買者辭。殘春已侵夏。此豈賣裘時。早爲禦寒計。緣我有餘貲。如非有餘者。斗粟不汝貽。我聞慙且愧。有淚空沾頤。三冬織紝功。一旦棄如遺。尙未救大歉。立竹羅飢兒。反思少壯日。世事百不知。讀書數千卷。科第若摘髭。居然常自負。好爵謂易縻。胡爲賦命薄。抱此窮途悲。端心反省己。亦豈無瑕疵。嗜酒不自檢。飮輒傾千巵。平日心所蓄。及醉不能持。盡吐而後已。不知讒謗隨。行身一如此。窮餓亮其宜。下不爲人喜。上不爲天毗。觸地皆玷類。無事不參差。是我所自取。嗟哉又怨誰。屈指自數罪。擧鞭而三笞。旣往悔何及。來者儻可追。

送友人之南田居

浮雲富貴夢悠悠。却向江南卜宅幽。白玉黃金隨手盡。青山綠水放身休。日輪跳送人間老。天幕寬成醉裏遊。待我他年婚嫁畢。結茅隣舍種松楸。

諷百詩

壽夭雖有命。亦在人行爲。毋謂過之小。小積成大疵。有人顯干法。受戮已不疑。其間有隱慝。人豈一一知。幸人之不識。一犯又再斯。上天鑒善惡。如鏡辨妍媸。一朝降明罰。糜碎身與支。不然注陰禍。無奈折其期。請看雷震時。頑者猶失匙。雷收復肆意。不若聞震時。人心好反覆。於此可知之。君子畏天壓。暗室猶不欺。脫未蒙其福。亦免蹈其危。小人謂天遠。妄欲隱其私。天孽是自召。噬臍焉可追。

作詩諷凡百。佩服無忽遺。

鴛鴦戲作

碧池春暖穀紋舒。盡日雙浮不暫分。莫使美人容易見。片時勿欲放郎君。

乾聖寺帝釋殿主謙師所居樓架蒲桃繞屋傍。壓簷低檻翠陰凉。未秋先見團珠露。當晝猶無半縷陽。後蔓來扶前蔓倒。新莖走趁舊莖長。纍纍玉實休輕摘。甘脆偏須得飽霜。

螢

百蟲潛息夜幽幽。惟爾擡燈獨自遊。時見美人羅扇撲。苦遭詩客絹囊收。低飛似欲黏衣領。飄去無端度屋頭。更莫迢迢天際逝。觀臺容易報星流。

又

螢火元不熒。徒爾光炳炳。雖於茅屋間。任汝飛自逞。青熒點草上。淸露熠月炯。飄來入窓戶。書册宜可映。雨濕未滅暉。日昇便沉影。信知腐草餘。朽木夜能耿。」

孀嫗歎

林葉尙靑靑。蟋蟀鳴砌底。婦女已驚秋。殷勤理機杼。獨有老孀嫗。拱手願復暑。時節固有程。進退寧爲汝。園楓行欲丹。爾可尋古絮。答云是何言。妾本最貧女。故絮久已典。新衣誰復與。我聞惻然悲。心若掛私慮。要趁窮愁時。尺帛期可惠。」

三十九重陽。寒花一樣黃。奈何雙鬢髮。換綠半染霜。

登北岳望都城

絕頂望都城。浩浩萬人海。小屋何容言。大屋正如塊。可憐路上人。蟻奔塵土內。
經營覓何利。意各有所掛。區區蠻觸間。死生哀樂在。安得出其中。遊於六合外。」

問金大年

故人來扣扉。矇額復噸眉。若是懷殷憂。何暇訪人爲。徐徐候動止。些少不平耳。
飮之數四杯。儻可寬愁思。問子能飮無。有酒幸芳旨。非欲苟醉君。要看詩放肆。」

山寺詠月

境絕未曾看。心高索句難。故人唯月在。入詠已娟娟。

山中寓居三首

欲試高人心。入山先醉臥。了不見喜慍。始覺眞高士。
道人雖灰心。亦愛詞人詞。幽庭不掃葉。請我遍題詩。
高巔不敢上。不是憚躋攀。恐將山中眼。乍復望塵寰。

木筆花

天工狀何物。先遣筆花開。好與書帶草。詩家庭畔栽。

戲贈美人

少年眩色好相看。花本無情亦媚顏。老境猶憎美人面。任渠嬌態作千般。

代美人答

寄語郎君莫厭看。有人隨分愛吾顏。但嫌妾亦行將老。老壯男兒視一般。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二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三

古律詩

問謫仙行贈內翰李眉叟坐上作

我不見太白。思欲夢見之。夢亦不可見。久矣吾之衰。今日逢君眞謫仙。夢耶覺耶心復疑。問君天寶中。幸荷明皇知。沉香亭前賦芍藥。灑面立進淸平詞。又於便殿草綸誥。宮娥呵筆天寒時。寶床賜食降輦迎。是時恩遇亮不貲。胡爲反見斥。謝家靑山浪迹空吟詩。一朝捉月入滄海。瀛洲蓬萊何處採靈芝。公之去兮已千載。胡今眷眷復來思。筆下風流餘舊態。飲中情味今何虧。唯子不飲故云應悔當年不自檢。枉被將軍貝錦辭。塌翼落天上。遽失九萬圖南期。意欲改舊調。唾手取爵凌皐夔。所以不飲酒。此意識者誰。謫仙謫仙吾已見。雖使執鞭安敢辭。」

正早路上逢山人口占戲贈

我於世上遇王春。已分年來老逼身。深谷想應逃歲月。如何亦作雪眉人。

訪金同年延脩家用古人詩韻

草玄眞似子雲家。好事吾儕肯見過。美玉不應長蘊櫝。黃金行見一披沙。穴中寒鼈藏頭角。竿上飢鷹縮爪牙。我舞君歌歡意足。風流明日向人誇。

丁卯十二月初入翰林夜直有作示禁中諸公

晩承恩遇出平沉。猶被人呼李翰林。玉署金坡名信美。象床綺食事難尋。依俙堪畫葫蘆樣。潦倒無心芍藥吟。宮漏添籌寒夜永。詞頭草罷擁孤衾。

次韻諸公見和

切雲仙署夜沉沉。寒露丁東滴翠林。枯腊方承雲雨潤。衰髯難避雪霜尋。人言老鶴乘軒去。我苦寒蟬抱葉吟。薄命如吾猶得忝。賴無侍史護香衾。

釣名諷

釣魚利其肉。釣名何所利。名乃實之賓。有主賓自至。無實享虛名。適爲名所累。龍伯釣六鼇。此釣眞壯矣。太公釣文王。其釣本無餌。釣名異於是。僥倖一時耳。有如無鑑女。塗飾暫容媚。粉落露其眞。見者嘔而避。釣名作賢人。何代無顏氏。釣名作循吏。何邑非龔遂。鄙哉公孫弘。爲相乃布被。小矣虎昌守。投錢飲井水。淸畏人之知。楊震眞君子。吾作釣名篇。以諷好名士。

己巳年燈夕　翰林奏呈

文機障子詩二首

九門淸蹕走驚雷。藥鬮華筵卜夜開。龍燭影中排羽葆。鳳簫聲裏送金杯。三呼萬歲神山湧。一熟千年海菓來。恩許侍臣司宴樂。宣花滿插醉扶廻。

祥烟繚繞　紫宸高。幄座中央認赭袍。洞府徵歌敲玉索。敎坊選妓醉仙桃。九層爐爇金龍腦。四焰燈燃白鳳膏。西母獻來千歲壽。指呼弟子皷雲璈。

燈籠詩四首

五色雲中拜玉皇。壓頭星月動寒芒。都人不覺天文爛。遙認銀燈燦燦光。

紗籠剪水分珠蚌。金殿移天掛玉蟾。照遍鳳城渾不夜。雞人應誤漏壺籤。

絳碧紗籠齒莒開。龍膏吐暈紫烟廻。憑渠好續常生焰。萬歲千年炤壽杯。

金燈吐焰透紅紗。日散千暉暈曉霞。四海一家天子聖。瑞光看取百枝花。

依韻更和　駕幸晉康侯茅亭　御製與禁內諸儒同作進呈

世眼無由覩九天。不知底樣展盤筵。却因靑鳥偏饒舌。認得瑤臺宴列仙。

朱門翻作　紫微天。排比筐歌擁綺筵。上帝七言誰會了。珠宮唯得舞胎仙。」

復用前韻上晉康侯禁內諸儒同作

黃屋前頭摠是天。紫雲猶繞小亭筵。一篇　宸翰眞琳簡。讀向人間骨欲仙。」

汾陽再造聖唐天。甲第猶無　御幸筵。千古三韓今始見。一門能致九門仙。」

草堂邀咸子眞以詩先之

佳節駸駸去不留。可堪書室咄哉愁。有花絕欲邀賓賞。無酒猶能與婦謀。爲我

何妨廻鈿勒。捨君誰與倒瓊舟。莫言窮巷無兼味。偶得紅鱸玉尺脩。

次韻咸子眞拜右軍判官有作

古來眞將出書生。膽氣如君合董兵。帷幄方嚴軍政肅。官班猶帶禮曹淸。莫嗟

見奪鳳凰沼。公拜省郎以親嫌未出改禮部故云　贏得伸威羆虎營。此是男兒康濟日。賀筵休讓

玉杯行。

扈駕靈通寺借某天院紫衣以詩奉還

玉堂老漢隨黃屋。金闕仙人寄紫衣。十里靑山松下路。滿身文彩鬪朝暉。

次韻月首座贈趙侍郎沖二首

正日何須手放鳩。姓取同　君家陰德世曾修。才高地貴身兼得。年少官尊望最優。

相國永仁之季子。愛客風流傾趙勝。尋僧情況倒裴休。金閨頗厭連宵直。時爲左侍

茗席時容半日留。喜我早攀尼父翼。推公長作華韻頭。此生幸識荊州面。何羨

人間萬戶侯。

右贈趙侍郎

安馴那得性如鳩。强項平生負素修。入社猶思陶令飮。彌天長服道安優。早諳

浮世眞如寓。愧把微官謾道休。憔悴苦遭漁父笑。遷延甘作賈胡留。艱危到處

芒攢背。俯仰無端雪滿頭。卜築他年容我否。掛冠神虎謝王侯。

右贈月首座

次韻陳學正澣聞琴二首

人琴幸暗合。絃手穩相迎。寓古心逾淡。通仙骨欲輕。淸於岩溜落。幽却谷風生。

聽罷月微側。冷然洗我情。

凄景調商促。陽春撫角迎。數聲敲月謾。餘韻出花輕。舊譜胸中了。新翻意外生。

倩君能聽否。雖老尙鍾情。

雲峯住老珪禪師得早芽茶示之予目爲孺茶師請詩爲賦之

人間百味貴早嘗。天肯爲人反候氣。春榮秋熟固其常。苟戾於此卽爲異。邇來俗習例好奇。天亦隨人情所嗜。故敎溪茗先春萌。抽出金芽殘雪裏。南人曾不怕髮鬚。冒險衝深捫葛藟。辛勤採摘焙成團。要趁頭番獻天子。師從何處得此品。入手先驚香撲鼻。博爐活火試自煎。手點花甖誇色味。黏黏入口脆且柔。有如乳臭兒與稚。朱門璇戶尙未見。可惟吾師能得致。蠻童曾未識禪居。雖欲見餉何由至。是應藥闥九重深。體貌禪英情禮備。愛惜包藏不忍啜。題封 勅遣中使寄。不分人間無賴客。得賞況又惠山水。平生長負遲暮嗟。第一來賞唯此耳。餉名孺茶可無謝。勸公早釀春酒旨。喫茶飮酒遣一生。來往風流從此始。」

復用前韻贈之

西北寒威方墮指。南方臘月如春氣。金粟黏枝已結類。均天所覆地各異。禪家調格大高生。豈把酸甜隨俗嗜。蕭然方丈無一物。愛聽笙聲號鼎裏。評茶品水是家風。不要養生千歲藁。憐渠給給抽早芽。似欲先供老衲子。睡鄕癡漢亦偸嘗。失却從前雷鼾鼻。憶昔閒遊蠻國天。四時隨分嘗新味。火前香茗得未多。不似盈盤春筍稚。摘將萬粒成一餅。一餅千錢那易致。況今憔悴京華中。爲我何人重跋至。吾師也是僧中龍。梵行無虧禪德備。山堆金帛尙欲施。誰秘新香忍

不寄。收藏愼勿輕與人。除却靈臺澄似水。勸師早釀豈妄云。欲識茶眞先醉耳。

書生寒餓長流涎。只將口腹營甘旨。若遣孺茶生稚酒。勝事眞從吾輩始。

孫玉堂得之李史館允甫王史館崇金內翰轍吳史館柱卿見和復次韻答之

昔者神農嘗草木。著之方經要補氣。獨於茗飮棄不收。不與萬品論同異。聖所未到誰唱先。蠲昏釋餌尤所嗜。近遭販鬻多眩眞。競落黠商謀計裏。有如俗醫迷仙方。妄把藥蔓云是藥。箇中評品妙且精。唯有雲峰一禪子。平生自笑臘後芽。辛香輭氣堪掩鼻。偶得蒙山第一摘。不待烹煎先嚼味。狂客一見呼孺茶。無奈老境貪幼稚。不是江南冒雪收。京華二月何能致。物之自售皆由人。珠玉亦猶無脛至。作詩論詰欲代譜。筆端無舌莫詳備。要令儒仙抉其精。硬牋麤字書以寄。書一本示禁林請公 五君騁思探淵源。亳髮莫逃如印水。見詩猶勝見茶經。陸生所品糟粕耳。失一調高未合綴離騷。當繫詩篇聯四始。句

孫翰長復和次韻寄之

古今作者雲紛紛。調戲草木騁豪氣。磨章琢句自謂奇。到人牙頰甘苦異。壯元詩獨窮芳腴。美如熊掌誰不嗜。玉皇召入蓬萊宮。揮毫吮墨銀臺裏。君材落落千丈松。攀附如吾類縈蘿。不與君同率然著。出孺茶詩豈意流傳到吾子。見之忽憶花溪遊。花溪茶所產君簿記晉故云 懷舊悽然爲酸鼻。品此雲峯未嗅香。宛如晉時往見故來詩及之

南國曾嘗味。因論花溪採茶時。官督家丁無老稚。瘴嶺千重眩手收。玉京萬里赬肩致。此是蒼生膏與肉。臠割萬人方得至。一篇一句皆寓意。詩之六義於此備。隴西居士眞狂客。此生已向糟丘寄。酒酣謀睡業已甘。安用煎茶空費水。破却千枝供一啜。細思此理眞害耳。知君異日到諫垣。記我詩中微有旨。焚山燎野禁稅茶。唱作南民息肩始。

房狀元衍寶見和次韻答之

居士年來了萬緣。唯有詩狂餘習氣。物或不類尋常看。窮搜細剖狀其異。此茶品絕可無詩。況復平生所酷嗜。悠然到此誰所餉。想自江淮烟瘴裏。爲恐清香先發洩。牢鑰縹箱纏紫藁。秘之不敢示情親。琭琭何曾數餘子。寓心獨待識茶人。不是風斤誰斲鼻。碎鎚撲火久不煎。正怯兒曹輕品味。譬如富貴深閨中。養得嬌妒鵡頭稚。眼高深恐嫁凡婿。着意東床期欲致。我今何者敢來試。意外忽逢仙分至。房公落落天上人。房爲內侍褚裒皮裹陽秋備。評人餘論移於茶。說脈論源聊見寄。讀了冷冷洗煩悶。恰如醉面洒寒水。對茶索酒頗似狂。可笑前言眞戲耳。草庵他日叩禪居。數卷玄書討深旨。雖老猶堪手汲泉。一甌卽是衆禪始。」

孫翰長家詠春雪用古人韻

洒遍亭林壓綠叢。寒暄未可信天翁。防他江上南來鴈。悔殺雲間北去鴻。梅塢飄將花滿地。柳堤飛趁絮隨風。但嫌時令乖和氣。豈害吾儕爛醉中。

奇平章挽詞翰林奏呈

三朝翼亮鐵心堅。富貴功名四十年。鳳閣早腰丞相印。鼇山兼領史臣權。金章解早方圖逸。公引年退仕紫府徵忙亦要賢。池館蕭然空碧草。蠲溪里退食齋也玉簪零落淚如泉。

山呼殿訪內道場惠首座方丈賦紫牡丹二首

頑紅未合近宮闈。却學中人身上衣。色厚全欺雞髻淺。香濃應笑麝臍微。貪承萬乘鍾情賞。年年主上來賞故待千花入眼稀。舊譜曾聞紫中貴。才凡未識是耶非。」

復和

一朶仙花在禁闈。年年長近柘黃衣。天工過與紅顏釅。世眼翻成紫色微。闕下方傳千品最。人間喧道兩京稀。牧丹有兩京身聞名杜牧如相見。豈對妍姿更認非。杜牧有紫雲誰是

春日入豪俠家飲有作

自緣病牀懶尋春。紫陌今朝散步巡。賴有君家開劇飲。免教吾輩負芳辰。花顏嬌妒工留客。酒力麤剛解倒人。挼碎牧丹投舞妓。故看頹頰薄生嗔。

又聞雙琵琶口占

帶玉露花頭上插。滿金杯酒手中傾。一雙倡妓眞仙子。齊把琵琶作鳳鳴。

案中三詠

小盆石菖蒲

凡物之榮悴。皆因地瘠肥。土肉厚封植。猶恐有時腓。嗟爾異於是。性與膏泥違。區區硬盆底。鑿鑿碎石圍。是汝託根處。地脈安所歸。綠葉滋暢茂。尋尺猶可希。最愛清曉露。團團綴珠璣。蕭然几案上。永與我相依。

綠甃硯滴子

么麼一青童。緻玉作肌理。曲膝貌甚恭。分明眉目鼻。競日無倦容。提瓶供滴水。我本好吟哦。作詩日千紙。硯涸呼倦僕。倦僕佯聾耳。千喚猶不應。喉嗄乃始已。自汝在傍邊。使我硯日泚。何以報爾恩。愼持無碎棄。

竹硯匣

孤竹飽霜雪。南人輕剪截。問爾心所屬。凡百皆不悅。被人作笛吹。恥趁唇與舌。被兒作馬騎。出胯無奈劣。願來几案間。日與詩人媟。此書有足嘉。宜備書筵設。障我硯中塵。使我硯池潔。占書與裁詩。腕脫不容輟。緣汝若得官。效爾堅貞節。」

禮成江偶吟二首 予以千牛參軍課漕船

竹繞清江課漕船。篙工羅拜白沙邊。海軍擁後猶吹角。鷗鷺驚飛不自前。

江鷺飛時吟正快。海潮來後語還雄。偶然傳寫江湖景。錯認年來狀物工。

焚藁 焚三百餘首

少年著歌詞。下筆元無疑。自謂如美玉。誰敢論瑕疵。後日復尋繹。每篇無好辭。

不忍汙箱衍。焚之付晨炊。明年視今年。棄擲一如斯。所以高常侍。五十始爲詩。」

訪應禪師方丈

居士皤然鬚。欲霜。尋僧訪寺度年光。世間只有禪公室。每到深斟大道漿。

詩情淡薄渾無味。官況闌珊自少歡。時訪懶融還懶話。青熒燈畔睡蒲團。

蒲團睡熟落冠巾。空室寥寥不見人。更坐觀心融萬想。炯然明月自無塵。

再入玉堂有作書壁上

玉堂本爲待賢開。重玷仙班愧不才。院吏寮員仍舊在。依然如入故鄉來。

李郎中仁老孫翰林得之見和復用前韻

銀臺直對壁門開。自古尤難選翰才。一步花甎猶過望。愚儒何幸得重來。

次韻陳翰林題苗正字大隱樓在市邊

我不欲閑門飲酒省賓客。欲向長安市上大會酒徒浮大白。又不欲曲房密室唱小詞。欲向豪家俠宅高歌與吹笛。愁人矉額不言愁。有如冰底之水嗚咽不快流。丈夫愁來卽大哭。不宜暗泣空低頭。幸哉苗君大隱九市中。笑却喰松喫水青山幽。

白天院賁華家賦海棠用樂天詩韻 李秀才同賦

似識先生用意裁。故應恰恰趁時開。龔妃嬌侍臨春閣。楚女閒過夢雨臺。映日醺酡顏更爛。隔林羞澁笑猶廻。浮紅一餉終如夢。更約明朝把酒來。

六月二十日久雨忽晴與客行園中記所見

經旬鎌暗雨。似厭惡客寓。今日朗新晴。如與故人遇。遶園行獨吟。清陰引幽步。深深綠葉間。滴滴啼餘露。地鏡耿可鑒。墻衣綠漸布。杏子爛黃金。入口甘於乳。朱李倒紅腮。最憐同姓樹。林檎綴珠琲。頗覺味釅苦。瓜蔓走長籬。蘭華被幽圃。悠哉觀物化。亦足養眞趣。

七月十日遊大安寺留題

路接巉岩絕壁前。晴雲蓬渤湧如烟。流泉遇石徘徊去。走葛緣松委曲纏。僧院寂寥閑世界。洞門寬曠別神仙。何人乞與霞漿飲。爲洗紅塵舊骨膻。

八月見梨花忽開二首

秋光春色忽同枝。造物由來固莫涯。若驗一年花再發。衰顏倘有更紅時。

颯颯金風肅娟娟玉蘂新。羲和天上醉。錯遣已歸春。

草堂日暮値琴客置酒

落日無端百感生。茅齋閒坐若爲情。霜風釀作秋光釅。烟月裝成晚景清。賴有故人彈綠綺。時呼稚子酌烏程。此時酒令吾先盡。弄一聲來輒數觥。

詠雪

匝地渾天同浩浩。埤高塡塹混茫茫。飄颻點袂逡巡滅。六出功夫未細詳。入水無蹤着地堆。過簷飛去遇風廻。却因喜舞全欺蝶。若更儲名莫辨梅。

簇成銀嶺擁窓前。推作瓊輪委路邊。若是白鹽兼粉麪。自家庭砌尙難專。

守歲

門上揷桃何詭誕。庭中爆竹奈支離。辟温丹粒猶虛語。爲倒醇醪故不辭。

走筆謝文禪老惠炭

禦寒眞炭千金直。渴火寒爐一夕温。感借餘炎容炙手。報恩他日直須呑。

早春臨津江上送文禪老還本寺江上口占

胡爲勸駐馬。不欲見乘舟。後會縱靑眼。此行應白頭。

文禪老見和復次韻答之

出城飛一錫。候水漾孤舟。行色不堪見。背江慵轉頭。

上元燈夕文機障子 文機障子呈

夜勅金門九扇開。玉簫聲裏宴瑤臺。百枝燈影搖宸仗。萬歲山光入壽杯。踏席腰輕仙妓舞。緣幢踈絓稚童才。太平多暇宜同樂。恩許千官徹曉陪。

燈籠詩

煌煌列燄花齊綻。薄薄輕紗水正澄。焰却萬人同一影。始知眞箇大王燈。

次韻金大年贈妓 幷序

夜飮梁君南一家。金君大年醉眠。妓以空盞就勸誑之。金起而欲飮不得。因戲爲一絕贈之。予卽和之云。

知君閬苑誤翻觴。見謫無聊下殿堂。坐爾舊狂雖失飮。尙緣仙分入平康。

七夕飮友人家

銀漢橫斜月漸彎。良宵靈匹正成歡。憑君要喚蛾眉豔。天上人間樂一般。

淵首座方丈觀鄭得恭所畫魚簇子

水爲魚所家。失則鼎中鮮。人畫水中魚。如向鼎中傳。雖爲游泳態。尙類失水然。鄭君信神筆。妙手得於天。一掃數十尾。發發皆鮪鱣。得水勢已足。何必寫漪漣。

擧指欲捫觸。猶恐跳藏淵。吾詩氣力苶。敢作活魚篇。

又次書簇子詩韻贈之

身如匹素付人裁。世上何時笑口開。星散萬家無處去。天遊一室訪公來。閑雲傍檻輕縈帶。微雪黏枝乍學梅。莫道遠公元不飮。尙容陶令勸含杯。

復和

春搖詩思浩難裁。酒入愁眉皺正開。病脚尙將笻拄到。閑身何必馬駄來。商山未擬尋名綺。吳市如今隱姓梅。何幸得逢希有鳥。五湖猶可視如杯。（李白鵬賦云盃看五湖）

孫翰長得之見和復次前韻

新詩似着剪刀裁。老眼驚看錦段開。金牓記君曾看捷。玉堂慙我晩攀來。始終交契期膠漆。先後功名任杏梅。早識脩鱗橫海大。其如魯國小於盃。

癸酉孟春十七日與陳翰林君請觀長篇

律詩走筆予使陳公唱韻賦之文不加點不容一瞥（是日無韻書陳君直唱故音無次第）

凍派潺湲出。春風料峭寒。得年顏欲改。感物意難安。烘炭初嫌烈。凉衫漸近單。柳纔撩眼綠。桃未吐脣丹。水漫魚遊樂。林暄鳥語歡。良辰此莫勝。佳會古猶難。飮幸松亭靜。吟從樺燭殘。酒踰雲液酌。饌勝菊英餐。漸欲天爲幕。何占日上竿。高情穿月脇。逸思跨風翰。酩酊甘杯釅。功名任印刓。靑衫猶寸祿。白髮尙微官。不分碧紗護。知非黃土團。假如千日醉。曷賽一生酸。歲月留難絆。神仙夢亦干。紅塵猶啄腐。丹鼎未吞丸。悵望壺天路。空沉陸海瀾。得君欣且服。行已正而端。失意曾遺甑。（陳公事近者以除官忽夢棺。遷資入翰林）予心甁苦窄。子意海何寬。忝作雙飛鶴。來尋五色鸞。（指林君直須披肺腑。愼勿覓痕瘢。話舊膓先斷。論交淚已汍。隋珠無處售。趙璧有誰看。賤子便丘壑。郎君長綺紈。（林君相門子也）心憐淸似水。言喜臭如蘭。睡魄驅還泥。詩源倒欲乾。知音如不聽。流水爲誰彈。

林君又以畫盤松屛風請古詩走筆復使陳君唱韻賦詩

昔渡江南驚浪如飛雪。萬壑崩騰雷電裂。舟隨浪高下。中有一龍屹起來相齒。其頭其角我細看。過眼俄然還復滅。龍欲屈如弓。松欲硬如鐵。松不硬似無骨。龍不屈似無血。今看此松無奈似箇形。曲腰橫脇昂伏雲浪千年穴。賴我當年

尋水仙。備歷蓬島金銀闕。不覩龍安知松。掀髯奮鬣欲走還蹶蹶。汝是眞龍寧向此中蟠。好待桃花水漲春三月。

覽鏡贈梁校勘二首

怯把菱花拂古塵。恐緣形瘦轉傷神。今朝一覽眞堪詫。面暈猶紅鬢尙春。

千首詩中雙白鬢。萬家杯底一朱脣。分明邂逅坐相笑。却勝丹靑謾寫眞。

梁校勘見和復用前韻

玉鏡淸澄不受塵。笑渠猶未暎精神。明朝酒醒應休炤。坐失紅顏一日春。

我師魯叟猶扞頂。吾祖玄元亦厚脣。誰謂春卿鏡中態。依俙如畵兩君眞。

聞鶯

已分年年殿暮春。千紅半謝不須嗔。解調淸管聲音雅。偸鍍黃金羽翼新。薄行少年誇聽早。學歌嬌女妬啼頻。擡頭欲賞毛衣好。飛轉喬木未易親。

興天寺江上偶吟二首

碧水接天天接水。薄雲如霧霧如雲。村畦稻熟門前穫。野店機鳴路上聞。灘回山下水環山。山曲時時路隔灘。路入孤村殘日落。碧天雲破月如彎。

游魚

圉圉紅鱗沒復浮。人言得意好優遊。細思片隙無閒暇。漁父方歸鷺更謀。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三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四

古律詩

春日訪山寺

風和日暖鳥聲喧。垂柳陰中半掩門。滿地落花僧醉臥。山家猶帶太平痕。

寓古

省飮猶可期。忍言非不易。細思此浮生。倏若過隙馹。一朝瞑雙目。祖送北邙趾。雖欲作狂態。白骨能復起。雖欲與人語。其奈幽明異。白楊風蕭蕭。三尺墳空峙。尺墳未可保。樵牧踏皆圮。髑髏沒蒿蓬。麋鹿於焉庇。此時善與惡。混混同一軌。萬世稱惺人。死者蒙何利。萬古道狂客。死者有何恥。奈何矯飾者。矜持蓄況思。美酒豈不嗜。囁嚅莫成醉。有言不敢吐。囊括好自秘。此亦一般夢。何論孰非是。」

聞鶯三首

公子王孫擁綺羅。要憑嬌唱助歡多。東君亦學人間樂。開了千花遣爾歌。

斂去藏何處。啼來必此時。有期還有信。爲鳥頗靈奇。

鴞鳶不堪見。朝夕尙孤孤。將爾色音好。其來何苦遲。

天壽寺門外吟

三月春風晩。處處祖筵悲。南北復南北。別離還別離。落花不忍見。芳草恨無涯。

年年折盡柳。還復萬條垂。爲問枝上鳥。幾聽陽關詞。自然經此地。猶似送人時。

惻惻傷我抱。不如不來玆。

和友人黃蜀葵

天工着意剪綃英。品絕知從蜀地生。露重偏憐金盞側。風經更見道冠傾。

晩步待人

暮雨新晴步綠莎。落霞殘日暎翻鷗。一聲吠犬疑君至。唯聽門前醉客歌。

遊九品寺迫晩

山險馬猶蹶。路長人易疲。驚鼯潛入草。宿鳥已安枝。虛閣秋來早。危峰月上遲。

僧閑無一事。除却點茶時。

次韻文長老聞友人彈琴

通仙從水府。舞幻向珠宮。淚滴哀彈裡。心冥古韻中。寒敲松檻月。靜落竹階風。

不待煩柔指。都令骨肉融。

灌竹

小庭移稚竹。日夕灌其根。南土氣候暖。本無護養勤。尙厭戢戢笋。擘地羅兒孫。

於玆生意窘。須仗勺波恩。今晨有何喜。柯葉稍已繁。千霄安敢望。聊以庇吾軒。

玄冬雪三丈。始識爾性存。

題李花

汝與我同姓。逢春發好花。吾顏不似舊。反得鬢霜多。

夏日開國寺尋僧不遇池上作

板扉牢鑰寂無僧。還傍淸池避暑蒸。此去都城無幾步。倚林閑坐尙慵興。

兀坐池邊草作茵。旋風吹起落冠巾。烟低綠樹縈羅帶。露滴靑荷漾水銀。

次韻文長老朴還古論槿花幷序

長老文公東皐子朴還古。各論槿花名。或云無窮。無窮之意。謂此花開落無窮。或云無宮。無宮之意。謂昔君王愛此花。而六宮無色。各執不決。因探樂天詩取其韻。各賦一篇。亦勸予和之。

槿花之二名。發自吾二友。滯一各不移。若尙左尙右。我將試新勇。兩敵破一手。

嘗聞古之人。戲非以爲九。宮窮亦似戲。初傳自誰口。予獨立可斷。如辨醇醨酒。

此花片時榮。尙欠一日久。人嫌似浮生。不忍見落後。反以無窮名。倘可無窮有。

二子聞之驚。闔吻如閉牖。我說誠有憑。問君肯之否。如將移諸朝。亦可言亥首。一失扇

炎天六月伏金辰。失却團團月一輪。秖恐從今難障面。西風長被庾公塵。

醉後亂道大言示文長老

詩方不作我何寄。海波深處六鼇頂上三山翠。佛法未興予何居。須彌山高五色彩雲裏。李白杜甫似蟬噪。我下視之拍手戲。達摩惠可如蟻行。師之笑聲殷

天地。嘲弄萬物好綺語。杜子窮終白醉死。無心可傳枉心傳。二祖坐此隻履徒還或斷臂。我今與子同下人間世。紅塵陌上相彈指。法到無心詩反索。我始與師唱作大道始。咄哉聖人非異物。使人重見釋迦與孔子。

歸法寺川上有感（冠童趁歲夏課處也少年時亦慣遊）

少小翩翩此慣遊。算來三十七年周。莫言川是人非舊。逝水無停豈昔流。

白葛婆娑散髮遊。茂林深樾繞川周。少年蘸足浮盃處。病脚難堪暫下流。

明日次夏課諸生韻

此生此地幾回來。無奈年年白髮催。我輩何嫌今老大。後生猶減舊遊陪。只緣惡雨傾河水。未向清流送酒盃。倒載歸程唯似昔。依然落日隱城隈。

漁父四首

一隻針鉤當耒鋤。豐年但卜海饒魚。農耕千畝猶艱食。沙戶尋常有宿儲。

一世生涯付釣臺。江村日落醉扶廻。自言有酒何憂佐。灘下群魚作膾來。

荻花風亂暮江寒。細雨蓑衣宿淺灘。辛苦烟波少閑態。侯家屛障畫形看。

江湖放浪作閑民。猶笑公侯富貴身。爾笑世人人亦笑。渭川還有釣周人。

讀李白詩

呼作謫仙人。狂客賀知章。降從天來得見否。賀老此語類荒唐。及看詩中語。豈是出自人喉吭。名若不書絳藥闕。口若未吸丹霞漿。千磨百鍊雖欲倣其體。安可吐出翰林錦繡之肝腸。皇唐富文士。虎攫各專場。前有子昂後韓柳。又有孟郊張籍喧蜩螗。豈無語宏肆。豈無詞屈強。豈無豔奪春葩麗。豈無深到江流汪。如此飄然格外語。非白誰能當。雖不見乘鸞駕鶴去來三清態。已似寥廓凌雲翔。所以呼謫仙。賀老非眞狂。

友人家食蓴

烹冰古未聞。子忽誇能烹。呼來細相見。是之謂蓴羹。似冰而不融。遇烹而愈精。所以曰烹冰。令我聞之驚。我生無點累。自負心地清。口常食俗物。喉底烟塵生。今日啖此菜。縷縷銀絲輕。齒頰帶霜雪。不覺失狂醒。何必學張翰。却向江東行。」

和友人詠橘

癡兒始見訝黃金。弄久都無咀嚼心。玉殿何年衆侍宴。親承　御賜爛盈襟。」

題石泉

每見東流疾。潛懷逝者悲。清泉知我意。礙石故逶迤。

燈夕　文機障子詩

綵天風颺舞龍鸞。黼座中開擁百官。燈隔紅紗光閃閃。佩敲蒼玉響珊珊。　勅教禁衛停嚴警。恩許都人快縱觀。欲識龜臺來獻壽。露香新摘碧桃寒。

燈籠詩

九華燈焰耀熒煌。憑仗清光樂未央。傾海爲油山作炷。殷勤好熠萬年觴。

冰荷霧穀障風搖。不倩挑頻也度宵。欲識　聖朝多遠貢。南油西漆一時燒。」

蓮燈點綴百枝紅。熠遍華筵錦繡叢。一夜淸歡都寄汝。區區明月若爲功。

妬花風

花時多顚風。人道是妬花。天工放紅紫。如剪綺與羅。旣自費功力。愛惜固應多。豈反妬其豔。而遣顚風加。風若矯天令。天豈不罪耶。此理必不爾。我道人言訛。皷舞風所職。被物無私阿。惜花若停簸。其奈生長何。花開雖可賞。花落亦何嗟。開落摠自然。有實必代華。莫問天機密。把杯且高歌。

陳澕家置酒賞花醉後走筆

作詩非名花。筆下無妍詞。絕欲遇仙紅。膓錦時一披。及看此花艷。意極反如癡。終朝索一句。吟苦寒蟬悲。畢竟寡好語。對花顏何施。花亦向我笑。低昂似相欺。有如多情子。浪憶一妖姬。道傍忽邂逅。相對空逶遲。睔睔竟無言。況奈論佳期。請君勸我醉。更賞夭夭枝。詩從醉裏出。倘可敵嬌姿。

登鵲嶺有作

欲謁靈祠主嶽君。時躋絕頂望軒軒。城中萬屋如蜂綴。路上千人似蟻奔。靄靄卿雲圍　帝闕。葱葱王氣擁天門。鵲山形勢龍盤屈。自此　皇都固蔕根。

次韻李程校書惠芹二首　李程是李眉叟子也

此生已分飽酸寒。蔬菜年來得尙難。華札無端光甕牖。珍投不啻與珠簞。愛同炙背堪鑽貴。味勝烹鮮足佐餐。刈去殘莖隨手長。莫忘時復潤枯肝。

領得盈盤碧玉寒。再三珍重報恩難。靑泥洗去方烹鼎。紅粟炊來正滿簞。豈憶吳蓴秋有味。堪欺楚菊夕爲飡。從今不復煩安邑。絕勝肥猪日致肝。

眼昏有感贈全履之

我方四十四。兩眼已曹曹。咫尺不辨人。如隔春霧濃。問醫醫迺云。由汝肝不充。不然少壯時。讀書燈影中。我聞拍手笑。爾是非醫工。耳有所欲聞。不聞卽爲聾。目有所欲見。不見謂之矇。我欲見天子。九闥無由通。我欲見金紫。布褐不掩躬。我欲見姚魏。凡草空茸茸。未見甲第居。白首栖蒿蓬。未見五鼎食。顔巷厭屢空。以此致目暗。如將踈布蒙。是亦天所使。何必藥石攻。焉知不爲福。聾瞽能完終。」

康宗大王挽詞翰林奏呈

夙興勞　聖慮。晏駕促仙期。天上朝眞樂。人間喪考悲。空餘軒劒墮。無復舜韶垂。痛哭東門外。那堪望素旗。

御極三年國已肥。忽因微恙輟宵衣。瑤臺縹緲仙遊遠。玉殿凄涼　御座非。未信賓天終莫返。尙疑遊月倘還歸。四方涵泳　皇恩久。有眼何人不淚揮。

蛛網

蜘蛛乘秋候。緣霤工織網。蠙足行掛絲。疾若梭來往。兒童黏以竿。遺片隨風颺。須臾復結成。纖細不堪望。飛蟬誤見絓。空作繰車響。胡蝶亦來縈。翻翻徒自强。

我本疾網蟲。呼奴釋且放。凡有血氣者。口腹誰不養。大則虎與熊。擇獸行砥掌。
小則鷄與鷺。啄蟲於糞壤。若此非一類。胡獨憎爾狀。機巧吾所忌。汝巧誰與伉。
吐絲細於蠶。不惜腹中纊。以此引癡蟲。焉得不見誑。

謝人贈茶磨

琢石作孤輪。廻旋煩一臂。子豈不茗飲。投向草堂裏。知我偏嗜眠。所以見寄耳。
研出綠香塵。益感吾子意。

書崔員外宗蕃備忘錄

知公聰慧得於天。方寸心中一鏡懸。三篋亡書猶可頌。不須更作備忘編。

自田司空元均宅醉廻犯夜

醉客那能分早晏。金吾不用更誰何。城東嗜酒花甎客。痛飮城西宰相家。

謝崔秀才惠林檎甘瓜二首

我家難制衆頑童。綠子生時已摘空。珍重先生能待熟。肯分消渴一詩翁。
多甎少瓣味如飴。狸首龍蹄品絕奇。自爾年年期見貺。此翁雖老舌猶兒。

讀陶潛詩

吾愛陶淵明。吐語淡而粹。常撫無絃琴。其詩一如此。至音本無聲。何勞絃上指。
至言本無文。安事彫鑿費。平和出天然。久嚼知醇味。解印歸田園。逍遙三徑裏。
無酒亦從人。頹然日日醉。一榻臥羲皇。淸風颯然至。熙熙大古民。岌岌卓行士。
讀詩想見人。千載仰高義。

初拜正言有作

八載花甎沐　帝恩。白頭方始直西垣。平生口訥如囊括。人道無言老正言。
拾遺班秩要而淸。大副書生宿昔情。白首靑衫人莫笑。金衣前導足爲榮。

食松菌

菌必生糞土。不爾寄於木。朽腐所蒸出。往往多中毒。此獨產松下。常爲松葉覆。
爲有松氣薰。淸香何馥馥。尋香始可得。數箇卽盈掬。吾聞啖松腴。得仙必神速。
此亦松之餘。焉知非藥屬。

詠菊二首

靑帝司花剪刻多。如何白帝又司花。金風日日吹蕭瑟。借底陽和放艷葩。
不憑春力仗秋光。故作寒芳勿怕霜。有酒何人辜負汝。莫言陶令獨憐香。

謝珍丘住老謙公惠綿

南人養春蠶。剝盡千桑枝。不幸死且僵。未得錙銖絲。適知一握絮。蠶婦功莫涯。
何況泮澣紕。任却手如龜。漂竟取雪色。愛惜固不貲。多師念我寒。遽遣白足馳。
不憚重繭至。供我三冬支。遂令冰叟冷。似陟春臺熙。吾雖名省郎。其實凍裂肌。
不有此溫燠。得無卒歲悲。雖至屬纊日。那有敢忘時。

初除司諫兼受金紫戲贈金正言

舊着青衫人不避。新披紫袖衆爭趍。形容班品猶依舊。（司諫正言皆六品）都爲身章貴賤殊。

綠衣方脫紫衣披。白鬢黎顏尙未移。腰鞓金魚徽意在。自今張目少眠時。

春日內省有作

禁省春深白日長。珠簾微動好風凉。忽聞丞相嚴呵喝。整頓冠巾下砌忙。

次韻西京倅劉舍人冲祺見寄二首

當年携手上瀛洲。鳳沼遷滯共濯流。舊綴頭銜猶未換。（舊例不得以省銜赴外公獨以起居舍人赴官）莫嗟今日阻同遊。（來詩有及故云）

聞道西都勝十洲。箇中花柳最風流。登樓長嘯君家事。坐却胡圍足縱遊。（來詩備言防胡艱苦無一日開顏之語）

聞官軍與虜戰捷（與契丹戰）

虜氣日披猖。殺人如刈草。虎吻流饞涎。呑噬無幼老。婦女愼勿憂。腥穢行可掃。國業未遽央。廟謀亦云妙。行且自就誅。焉得避天討。吾言豈妄云。今日聞捷報。

又

胡騎猶未殲。夜臥難交睫。郵筒疾似飛。報道官軍捷。一國喜濃濃。簇賀如雲合。

次韻琴相國喜得外孫有作寄崔平章洪胤

咸郎才調世皆知。奠鴈高門早叶龜。英物夜生光焰室。賀賓朝集衽成帷。不因外姓求佳婿。豈向諸孫得異兒。要待識聲温大尉。何煩摩頂誌禪師。羽毛會作冲霄鶴。氣膽應呑拔樹羆。欲驗吾言如合契。（他年徵此一篇詩。公昔到予家與朴尙書跋）他年徵此一篇詩。公昔着碁予見足底踏龜）水銜舊綴紅綃帨。（公曾爲翰林學士玉色曾親紫錦帷。（公曾爲承旨漢唐帝施紫錦之帷）膏液盡霑門下客。薰香猶被乳前兒。三英共美邦之彦。萬戶行封帝者師。名遍江淮傾草木。威行蠻貊懾熊羆。公餘著詠多規諷。樂府流傳卽雅詩。

次韻崔相國洪胤和琴相國題中書壁上之什奉呈兩相

才兼虎庫與文房。步驟雙高粉省堂。千古台階元未見。一時兩相甲枝郎。（二相皆狀元及第）

萬寶殿醮夜

星斗森芒壁月娟。嬰香齊點引神仙。微臣自負吭音滑。欲讀淸詞徹九天。

聖主齋心已格天。未斟明水福如川。玉壇禮罷廻宸仗。拜受黃封雨露宣。

又次琴相國題壁詩韻奉呈

借筯奇籌倒子房。琅琅高議激朝堂。房標第四何須訂。（相國詩有第四房之語）門下今年拜侍郎。（公時爲叅政）

次韻琴相國以任大司成永齡重娶不開慶宴戲贈之什呈任公伏希傳獻相國垂覽

聞公端喜聽卿卿。甲族雙華正的當。養氣得充堪自貢。畫眉求媚亦何傷。不吞
丹藥髭還黑。似點香膏面有光。連理花開春不老。同心枕暖夢偏長。啻餘久齋
人多戲。賀宴高張衆固望。相國欺嘲誠有味。何須屏客守帷房。

東門外觀稼

乾塊化碧畦。費盡幾牛力。針芒到黃穗。勞却萬人役。幸免水旱災。萬一倘收得。
見玆稼穡艱。一粒何忍食。凡以祿代耕。要當勗乃職。

稻畦魚

播穀望西成。魚肥本非意。既穫又烹鮮。人欲何窮已。

內直有感示右拾遺水丘源

鏡中絲鬢日紛紛。五載遷延直掖垣。歲暮松筠猶有節。春來桃李又無言。仰看
天上高鴻舉。自笑池邊老鳳蹲。胡羯腥涎流宇內。一樽何處得眉軒。

聞胡種入江東城自保在省中作

殘胡厭竄逃。已入圈牢內。得肉幸平分。萬人甘共膾。

次韻李侍郎眉叟寄權博士敬仲責辟穀三首

孔聖曾無寸土封。三千門弟競攀龍。在陳絕粒眞飢矣。誰見當時肯餌松。
相君骨法富貴封。何必求仙要跨龍。飽食酣眠邀好夢。待看便腹忽生松
我生嗜酒麴成封。醉欲炮麟更膾龍。何事權君長辟穀。忍教形貌瘦於松。

苦熱在省中作

金烏自吐炎。呀喘反難翥。自此日行遲。留作煎人火。安得亘空扇。搖簸遍天下。」

訪安和寺幢禪師師請賦一篇

青山眞故人。似喜幽人至。來時睨淸景。風日正妍媚。到山未云幾。蕭蕭雨聲美。
散髮臥風軒。一場雷鼾鼻。起視復澄霽。木末掛規燬。鳴蟬翳葉嘒。鬪雀爭枝墮。
衲僧手煎茶。誇我香色備。我言老渴漢。茶品何暇議。七椀復七椀。要涸巖前水。
是時秋初交。殘暑未云弭。當午雖敲蒸。晚凉聊可喜。靑瓜嚼水精。冰液寒侵齒。
碧桃雙頰紅。嚼罷堪祛睡。偃仰自忘還。玆遊眞適意。

得蟬鳴稻早稻蟬鳴稻謂之

不欲負其名。趁得蟬鳴日。眼見新穀升。今年事亦畢。

李侍郎眉叟和郎子困冬日詩命愚息涵和之又使涵邀予同賦故次韻奉寄

君不見春園富貴紅杏與緋桃。無奈天工費剪刀。芳辰若此宜狂吟。如我麤才
尙欲傾江濤。頑冬臈月何所賞。朔風號樹空騷騷。掖垣老吏凍鼈縮。呵手草詔
猶言勞。公於此時摛藻麗。春葩都爲熏天氣。却豪更羨郎君不是阿兒比。筆下
新詩調大高。

以公事免官閑居李先達元冑皇甫狀元琯金狀元莘鼎朴亞元應貴携

酒見嘻以詩謝之

白頭補闕本何言。忽陌風波擯掖垣。獨與妻兒同旦暮。更無賓客問寒暄。但將咄咄空書字。何用規規自勒門。多謝殷勤四君子。共携芳酒枉高軒。

次韻吳拾遺夢林以詩見嘻二首

雀羅門外無來客。雞樹垣前憶舊遊。諫職久癈宜見擯。碧霞青嶂好歸休。

失路忽從天上落。登瀛翻似夢中遊。一言見訊千金重。三黜忘懷萬事休。

題朴淵（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於淵上龍女感之殺其夫引之爲壻故號朴淵）

龍娘感笛嫁先生。百載同歡便適情。猶勝臨邛新寡婦。失身都爲聽琴聲。

嘲醉僧夜起嚼氷

酒醒中夜嚼寒氷。百品珍羞敵未能。此味平生疑獨享。老髡先我飽嘗曾。

己卯四月日得桂陽守將渡祖江有作

晩山烟嘆水漫漫。灘險風狂得渡難。命薄如今遭謫去。尙難拚却望長安。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四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五

古律詩　桂陽所著

退公無一事七首

退公無一事。寂寞似孤村。頭岸鹿胎幘。身遮犢鼻褌。虎來猶白日。蚊嚙未黃昏。

笑矣殘城守。徒勞夢掖垣。

退公無一事。高臥北軒風。壞壁蛇遺蛻。荒堦蟻曳蟲。睡餘浮眼纈。病後落頭蓬。

笑矣殘城守。形容劇野翁。

退公無一事。暑氣謾蒸人。吟久巾敧領。眠多簟印身。碁閒遊毒手。酒盡鋼饞脣。

笑矣殘城守。生涯老更貧。

退公無一事。默坐念空王。飢鼠登書架。幽禽入印床。不堪消永日。聊喜向斜陽。

笑矣殘城守。無由放舊狂。

退公無一事。白首若孤囚。未識邦侯樂。空思法從遊。朝廷天共遠。日月水同流。

笑矣殘城守。貪官莫退休。

退公無一事。門外吏人稀。耳靜嫌蟬噪。身拘羨鳥飛。尾矮頭可觸。地窄手難揮。

笑矣殘守。何時告滿歸。

退公無一事。散髮自逍遙。對客蒸蔬菜。呼兒灌藥苗。顏因厭世變。首爲望京翹。

笑矣殘城守。剛腸老亦銷。

示通判鄭君二首

江南地僻作孤囚。猶似籠禽不自由。嵐瘴熏人顏漸黑。相逢應愧舊交遊。

人淳事簡雖堪喜。地瘠民殘不忍看。公退坐衙無一事。官人無事益難安。

太守示父老

我是老書生。不自稱太守。寄語州中人。視我如野耇。有蘊卽來訴。如兒索母乳。

久旱天不雨。是亦予之咎。殷勤謝父老。不如速解綬。我去爾卽安。何須此老醜。」

父老答太守

太守厭吾儕。意欲解腰章。吾州雖瘠薄。地勢龍軒昂。於玆剖符者。不月被徽黃。

願公忍須臾。乍復舍甘棠。當有九天使。邀入紫微堂。

籠中鳥詞望江南令

籠中鳥。竟日幾千迴。縱有一鳴脣舌在。那堪四觸羽毛摧。餧食益哀哀。天上路

回首夢悠哉。再浴鳳池猶有意。新栖烏府豈無媒。且復待時來。

無酒

我本嗜酒人。口不離杯卮。雖無與飲客。獨酌亦不辭。顧無樽中綠。燥吻何由滋。

憶昨在京輦。月俸有餘貲。釀得如許甕。揭酌無停時。家醞或無繼。沽飲良足怡。

嗟嗟桂陽守。祿薄釀難支。蕭條數家村。何處有靑旗。亦無好事者。載酒相追隨。

端坐一堂上。竟日獨支頤。業已爲逐臣。飢渴固其宜。胡爲浪自恨。攢我數寸眉。

開口强大笑。笑冷反嘆咿。此語勿輕洩。聞者當哂之。

支上人饋桃以詩謝之

君不見方朔食桃何大卑。空被西母稱偸兒。我今不偸亦不乞。坐致堆盤光陸

離。雪之以黍嚼更淸。不唯解餉堪解酲。手携目翫尤愛處。被酒佳人頰半赬。報

之瓊瑤深自愧。但祝爾壽三千載。更看此菓還一熟。饋及饑翁聊復再。

與支上人遊萬日寺次壁上韻

遙峯毫較細。遠舶芥分微。夕瘴尤添熱。秋雲好翳暉。岩高猿易苦。林靜鳥猶稀。

吟久難回馬。從敎露濕衣。

君恨江湖遠未明。不曾翹首暮天平。我憐杳杳長流色。想聽喧喧打浪聲。漁火

微時人正宿。賈船歸處櫓應鳴。訪來若也忘携榼。決笑遨頭大寡情。

支上人見和復用前韻

夢酣仙境勝。身着畵屛微。露重猶疑雨。江昏未信暉。他山脚底歷。此地眼中稀。

僧榻移時話。方歸覺皺衣。

斜日溟濛水獨明。亂山蟠屈路難平。雲迷極浦千帆色。風落長江一笛聲。度了

幾人舟自泛。噪殘孤虎鳥猶鳴。揭來深得江湖興。忽起蓴鱸萬里情。

白沙鋪地遠。碧水際天微。雨惡增秋浪。霞明助夕暉。路幽逢虎熟。海瘴得魚稀。

五馬人誰識。蕭然似布衣。
海山千里月分明。何處漁歌唱太平。詩楊愛吟帆去樣。畵家難寫鳥啼聲。林巒有霧晴猶暗。松檜無風晚自鳴。瞠目彷徨君莫惜。詞人自古苦鍾情。

贈書記兼簡貳車二首

少年登第兩先生。我亦曾爲出谷鶯。二桂一時同一府。此州眞得桂陽名。
登第三人交分厚。同寮千里宿緣深。各須努力流淸譽。小答州人拜賀心。書生三人

謝衿州退老姜大丈惠酒 以中軍錄事解官來居

同寮州人皆喜

嘉君政最稱萬口。君有峯城政譽謂君縱步登三事。云何白首滯一官。投老歸來栖僻地。有田猪鹵得米少。聞道渾家飢欲死。何從釀得千日酒。題封遠寄殘城裏。殘城老吏老更窮。甕裡生塵無綠蟻。得君美醁喜且舞。邀致同寮圖共醉。殷勤厚意何以酬。但祝君壽倒却羨門子。

次韻金承宣良鏡和陳按廉湜三首 公曾爲馬寮佐

五年西掖演龍綸。戎幕叅謀又幾春。堤新。功高塞此官宜貴。身在王前道可陳。若對天顏淸讌問。莫忘同甲一窮人。」
滿朝卿相掌絲綸。窮谷誰霑雨露春。楚客謫來飡菊苦。劉郎去後種桃新。情深戀闕難歸願。官號專城實在陳。不有靑雲知己在。如今已作碧山人。

公退蕭然一白綸。窮鄉寒日永於春。世情官況秋雲薄。病鬢愁髯臘雪新。瘦腊若將餘喘去。死灰那有寸心陳。仰天痛哭形寥落。不似黃堂佩印人。

與玄上人遊壽量寺記所見

殘鄉無勝境。古院有名樓。暇日乘淸興。輕裝占美遊。仰攀高蔦蔓。俯亂淺溪流。太守行無竭。樵童不避騶。自然同野老。何更視邦侯。坰馬晴方牧。巢禽暮自投。多生應記覽。到處似經由。入谷愁榛暗。逢村得路脩。驚鼯竄深檻。瘦鴨立澄溝。訪到客情款。出迎僧語柔。談空初詰曲。話舊更綢繆。躑躅登危構。寬閑瀉滯憂。一軒窮遠眺。萬像赴冥搜。日落烟光靜。虹明霽景浮。林喧無賴鳥。郊臥太平牛。夕露濃於雨。寒篁颯欲秋。霧平鋪白水。草遠展靑油。壞塔苔痕澁。虛窓樹影稠。屋鷄翹繡頸。山雉靡莎鞦。井近宵猶汲。棊殘晩未收。月欄思慢笛。風檻戀重裘。初爲嘗茶至。還因有酒留。嫌喧屛騎從。諱獨嘯朋儔。小塢鬻捎蝶。深院雀啅彪。巖泉同鹿飮。林菓任猿偸。大瓠垂敲甕。圓梨落迸毬。芋畦深伏卵。菌木忽懸疣。物化觀無限。詩篇拾未周。悅如來別界。曠若釋幽囚。憶昨趍軒陛。連晨侍冕旒。斥來心惘惘。愁坐鬢颼颼。賴有優哉地。方驅欝矣愁。命奇雖此謫。天貺亦云優。野菜何妨煮。山醪未害篘。江山皆可意。薪水足充求。半世違茲樂。浮名是我讎。苦遭塵眯目。坐受雪侵頭。祿薄何須慕。官微尙可休。終身知有所。築室早營謀。但恐歸來晩。寧勞更相攸。

管記李君以公事免官將歸予不能無悲以詩送之

我昔初識子。完山千萬里。不意桂陽州。與子共憂寄。子既潔於冰。我亦思酌水。魯衛政無猜。意欲同終始。何意忽被彈。歸意不少弭。我初聞之悲。細思堪賀爾。此邑雖名都。殘壞古難比。生民皆菜色。一日那忍視。我已紲如囚。決被瘴江死。賴爾福所鍾。軒然忽去矣。但恨豔陽天。桃李競嫵媚。此時捨我歸。我殆爲天棄。」

次韻廉按使金郎中戲贈文學　公被病痊方

早是紗籠護像人。攝調何更借經申。江山遍歷崎嶇地。嵐瘴難侵富貴身。令肅郵筒踰電邁。食廉厨俎減星陳。殘城一箇孤寒守。都抱平生託使臣。」

問瘼前頭感幾人。舊銜幽怨倒腸申。威霜已束貪夫手。褒袞偏加潔吏身。軟話何時重聳聽。孤懷無處得深陳。歸朝若借雌黃論。白首堪叨兩制臣。

西掖當年備七人。江湖流落憤難申。有時虛掉狂吟舌。無計能抽謫宦身。理最寂寥慙召杜。村居蕭索想朱陳。一言褒奬千金重。感泣都忘作逐臣。

次韻皇甫書記雨中獨詠

歲儉懽聲小。春酣睡味長。投錢空飲井。凝寢阻聞香。僻塢花期晚。窮閭日色涼。出非求峋嵲。悲似謫黃岡。厭世顏慵擧。嫌人口莫張。賴君新管記。滿邑忽生光。

話舊情千緒。忘懷笑一場。但緣官檢束。未放酒顚狂。深巷猶纖雨。疎林欲夕陽。以予深眷戀。知子苦思量。

次韻謝皇甫管記贈扇墨

寶筆珍煤價幷翔。緘封開了帶仙香。薰風共簸清誰勝。大地同磨限莫量。已遣江山歸潤色。更驅塵壒祓飄揚。應將烏漆成瓊玖。想把金刀剪雪霜。擊弄正知雙手重。携搖偏得一襟涼。但緣衰病稽趍謝。不敏端宜略買羊。

復和

高麗紙扇鶴翎翔。上黨松烟麝澤香。贈我殷勤誠最重。思君比況意難量。行期誥筆同予泚。還望仁風共爾揚。靜染藤牋如點漆。試搖練袖似懷霜。文房已覺千金賤。暑閣懸知六月涼。感佩厚恩無計報。明朝謝罪欲牽羊。

皇甫書記見和壽量寺留題復用前韻

白首殘城守。朱薨古寺樓。往年乘病暇。數日作閑遊。點鼠逃藏穴。幽禽下浴流。到門麾吠犬。擇樹繫鳴騶。蘭畹思騷客。瓜園憶古侯。葛巾慵不整。木榻困方投。

啄粟鷄呼偶。隈叢鹿應由。飽霜紅柿爛。遡月碧梧脩。簾吹搖銀蒜。簷霖腐木溝。芋肥藏卵大。梨熟得肌柔。野飯烹菰實。村醪典桌繆。說文云桌居然中散懶。消却仲宣憂。風月窮天賞。溪山罄地搜。嵐深濃滴滴。雲淡遠浮浮。桑剝生千繭。禾登費萬牛。我詩無好語。所記止淸秋。欲寫全山景。先徵繼晷油。盤蔬千品異。時菓百般稠。野服何施紐。藍輿不用鞦。來驂危欲理。離思浩難收。更望靑旗店。尋抛紫綺裘。況煩寮友訪。還被主人留。獨往初無侶。同歡已得儔。庭松龍甲瘦。階

笋豹文彪。勝槩黃祇秘。吾儕白晝偸。蓮莖敲玉柄。栗殼墮毛毬。妙句侔爬癢。微言劇決疣。怪公猶未覿。狀物一何周。（君和詩然後始與我遊寺）約我同尋勝。軒然似脫囚。涉平行綠毯。藁倒挽青旒。小井清瀾湛。虛堂爽籟颼。披襟堪濯熱。蠟屐足躅愁。詩格君無敵。棊評我頗優。官紘呼妓弄。家醞遣兒篘。樂亦這中在。心何此外求。病楮筇借力。老把鏡成讐。處僻蝸生角。逢人鼈縮頭。鑿坏雖未遁。解印會應休。要遂藜羹計。寧思肉食謀。濟時唯子耳。廟算待荀攸。

題南山茅亭

鑿巖通湧澗。瀦沼跨飛欞。望恐浮漁艇。來疑入畫屏。水仙應蓄異。地媼正儲靈。野色簷前擁。泉聲座底聽。清風當夏足。白露未秋零。錦蘚纏珉砌。冰漿凍玉瓶。岫穿增遠眺。洞豁助遐聆。樹卓高幢碧。松張偃盖青。許公曾相地。（洪材）李守始開亭。（實忠）欲配甘棠詠。重營刻此銘。

上崔相國　并序（晋康公嗣也）

某本乏吏能。出爲郡守。政猶未滿。汲汲然求見代者。似爲太早。然僕居省五年。忽因非罪。被有司所彈。賴閣下盡力營救。然後不落散地。受此方州之任矣。幸今閣下當國。凡內外官寮之名。不廉者既盡懲之矣。夫清者濁之對。激其濁則必有揚清之議。如吾勵節奉公者。雖未蒙大賞。亦何必三年而後見代耶。伏惟諒之。

早沐深恩。入鳳池。忽因橫議落江陲。謫因非罪公曾識。力欲扶顚世亦知。蓬艾蒙籠同鹿處。園墻疎漏任狼窺。訟庭愁見飢民色。公席慚看黠吏姿。邑俸近從删省少。田租未免負馱移。尙難周補經年粒。況可能營禦臘絲。舊踏藥堦天忽遠。與遊蘭友驥難追。苦遭簿領長纏縛。無奈詩情大減衰。叅秋五年仍六品。殘鄉一日敵三期。釣軒若採冰淸節。瓜代何須要及期。（明年以起居注見召）

童城客舍次壁上諸賢韻

賓館嵯峨役鬼成。憑君莫道是殘城。一杯村酒歡猶足。贏得人間分外榮。

剪月裁雲習已成。馬頭吟苦入江城。重歸鳳省雖無路。皃盖行春亦是榮。

書衿州倉壁上

殘年典郡力難任。愧積中心顙泚淋。發廩賑貧仍得雨。始知天意愛民深。

雨中觀耕者贈書記

一國瘠肥民力內。萬人生死稻芽中。他時玉粒堆千廩。請記今朝汗滴功。

衿州客舍次孫舍人留題詞韻

衿州好春景一何奇。芍藥嬌多工媚嫵。海棠眠重正攲垂。把酒惜芳時。皐壤沃膏潤。賴潭池。俗習雖同齊土綏。居民多似老臺熙。飢飽卜安危。

孔巖江上吟

浴殘飛倦鳥。耕罷臥閑牛。複嶺山中郭。奔舟水上郵。

爲隣江上景。潛到荻洲濱。太守不汝詰。漁翁好下緡。

病中示文學宋君

雙鬢蕭條雪萬莖。强名邦伯得專城。酒杯乾日生中死。賓從來時辱裡榮。病憶故人空有淚。老思明主若爲情。假教身窮南荒地。白骨何人拾取行。

偶吟示官寮

龔黃非異人。力學行可到。但緣天性疎稜角久未露。甘食與安眠。民訟任鴉噪。不曾罰其頑。亦不詰其盜。臥閣自逍遙。有酒卽醉倒。人情各不同。莫道老而耄。殘民難急理。可撫不可暴。

予以事到守安縣西華寺小酌上方南榮江山遠眺莫有過玆者然以境幽路僻來遊者蓋寡故無有留題住老請詩爲留一篇

遶村多複嶺。無處望長流。賴有三椽寺。如登百丈樓。島微侔握小。船遠似杯浮。目極通千里。心超跨十洲。神慳玆地秘。天許我曹遊。瘴重因蒸霧。林幽賴挾湫。暮雲將雨暗。秋菓得霜柔。領得壺中景。都忘世上拘。但緣無客到。不見有詩留。何日拋腰印。閑來正狎鷗。

與忠原崔書記仁恭遊紫鷰島濟物院亭用板上諸公韻賦之

一江無價景。數棟壓流亭。落日能黃赤。奔濤互白青。海神剛挾勢。河伯詎分庭。漸遠缺容與水形。

崔書記見和復題四首

何處宜吾意。平生只此亭。客頭潮共白。缺收萬景。缺似鏡傳形。

豁於遊笠澤。酣却醉蘭亭。仙島鰲頭碧。蠻天鳥外青。漁燈明極浦。僧屧響空庭。過客詩中識。何須面對形。

蕩身停木道。豁眼上江亭。鷺頂翹垂白。鳧翁引濯青。時鑑曰鳧引濯其翁翁頸也潮聲殷虛廡。山翠滴幽庭。莫是眞人住。有十六聖像何煩卜地形。

地高猶壓海。心巧更營亭。遠島人烟白。深林鬼火青。魚堪求丙穴。鵝豈費黃庭。莫使畵家見。幷描我瘦形。

與寮友諸君遊明月寺

荒榛撥難開。石徑少平曠。下馬行且顚。折我三尺杖。幽鼯不慣人。拱立形惘惘。飢虎爾莫嗥。忠信吾是仗。木末得招提。架屋依巖嶂。何人命其名。明月以標榜。欲將月澄心。豈爲月可望。丈室高於樓。迴壓滄海廣。舊聞天難升。忽已在天上。水色遠逾白。霜練鋪一樣。陰雲與霽霞。頃刻千萬狀。大舶點波心。麼若輕鷗漾。寄語漁舟子。着意好搖槳。將爾閑遊形。入我詩比況。嗟予醉簿書。久矣負淸賞。到郡侵二年。尙未此閑訪。今朝駕言來。大副夙心想。請君更留連。此是天所餉。

次韻宋文學

驚人妙語似神施。何事含冤桂樹枝。正合帝居衆學士。謾勞蠻郡誨癡兒。每看
筆浪千尋湧。深恨功山一簣虧。巧匠傍觀誰代斲。劉蕡不第爲時悲。

祖江別妻兒還京

婦去夫留是底由。孀無拘迫我如囚。舟將人遠心隨去。海送潮來淚共流。只隔
一江波浩浩。却同千里路悠悠。鵲山咫尺身難到。馬上佯眠怯轉頭。

萬日寺謝寮友諸君爲老夫展齋聖殿仍置酒見慰

多謝諸公記老生。心香信粒叩禪扃。仍呼蟻泛盈壺酒。共上翬飛望海亭。極浦
歸帆鼓枕送。夕陽漁笛把杯聽。同寮情重那辭飲。醉後難禁感涕零。

分行驛次板上韻憶舊（甲子年携妓宴此樓）

黃泥壁後昔留詩。漫滅無蹤莫記思。楊柳尙垂曾去路。江山猶似舊遊時。青蛾
安在空追憶。白首重來但暗悲。持節他年雖得到。上樓筋力恐先衰。

楊梓驛次板上韻

黃堂坐嘯費星霜。地窄難回舞袖長。但把直誠除外飾。那將素面假妖粧。衣裳
藍縷身無彩。旌旆悠揚路有光。左宦孤城憔悴客。五年司詔紫微郎。

復遊茅亭次韻皇甫書記

李公心匠構茅亭。（李太守忠所構）實盛夏登臨敵御冷。烟淡未遮川遠碧。日炎難犯樹
深青。檻前山似屛中見。座下泉如舸底聽。長揖談門堪把袖。不因羽化亦通靈。」

次韻皇甫書記用東坡哭任遵聖詩韻哭李大諫眉叟

士當擇人交。不必論少長。門弟顏回死。孔子稱天喪。況公眞我師。禮法繩吾放。
不敢狎而嫚。事以丈人行。（公長我十餘年）我昔始垂髫。公時年方壯。我壯公已衰。片雪
黏鬢上。始謁竹林會。此會群不黨。（公與趙君爲竹林會）六君（趙咸吳等）容我預其末。文戰補偏將。（予忝七賢會）
台望。今日又盖棺。浮榮眞一餉。千里聞訃音。未識何日葬。東望哭聲長。重雲暗
青嶂。披篋得遺篇。宛如珠在掌。但愧三十年。竟莫窺宇量。生死已殊途。丹臺何
處訪。行潦猶未羞。咄咄大無狀。

臨上闕復與寮友遊茅亭走筆（典郡第二年季夏以起居注見徵）

安石在東山。遊賞必携妓。雅意在蒼生。終爲蒼生起。我無謝公才。但愛山與水。
經綸安敢期。到處窮樂事。有妓不敢辭。醉桂陽何處佳。獨此茅亭耳。
水從亭下過。暎檻搖蒼翠。飄如一畵舫。浮在烟波裏。三伏正流金。寒漿凍人齒。
此境尙懸心。徵詔從天至。去時百廻頭。歸馬那忍箠。他日復遊無。儻作輞軒使。」

七月二十五日善法寺堂頭設餞見邀乞詩

初秋暑熱尙如火。徹屋炎光乾裂瓦。我居湫隘無可奈。但嚼渠渠居大厦。紵衫
流汗慵閑坐。蕉簟膠上身嫌久臥。忽聞碧眼特邀我。出郭徐驅果下馬。傍樹崎
嶇踏落菓。幽禽飛起驚人唾。已看黃稻蝦鬚顫。更見斑瓜狸首亞。穿雲撥霧度

平野。遙望青青山一朵。青山之曲款精舍。金碧樓高光激射。吾師戒行高天下。十笏房中方解夏。許容吾輩恣遊冶。坦率風襟如子寡。百罰深盃吾豈怕。園蔬野菜酒堪佐。醉中狂態誰復罵。終日叫呼喉不嗄。初來但欲暫偸暇。美景漸佳如啖蔗。如予被詔朝天者。如此名山無幾過。更坐殷勤傾數罍。清風明月眞無價。憑師愼勿爲燃櫂。我本卜晝不卜夜。況師不以毛皮逐。留之不惡歸亦可。臨行一笑何須謝。

發州有作示餞客

太守初來時。父老夾道邊。其間婦與女。駢首窺籬偏。非欲苟觀貌。庶幾沐恩憐。到郡若酷暴。其眼願洗湔。我今理無狀。欲去畏懷甎。胡爲尙遮擁。似欲臥轍前。好去莫遠來。我行疾奔川。爾邑誠困我。二年如百年。

入京有作

南州左宦稍堪嗟。西掖重來尙可誇。好事人人皆說道。中書門下是君家。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五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六

古律詩

庚辰八月予自桂陽以起居注禮部郎中被召入直西省有作

右史官淸帶禮曹。足償江郡二年勞。禁池瀲灩猶依舊。老鳳重來浴羽毛。桂陽謫去方濒死。藥省重廻似更生。員案前陳官醞釅。猶勝百里强專城。

友人家飮席贈妓

久作孤臣心已灰。忽逢名妓眼方開。桃花髣髴曾相識。不是劉郎去後栽。

次韻孫吏部哭趙相國冲

一步無非蹈典常。溫如愛日凜於霜。挈瓶誰測河源浩。烈火方知玉性良。（公爲元帥）後人益之。沙漠三年專斧鉞。雲來百世享膏粱。嗟予大晩來華省。未覩台光耀政堂。（予入京未幾聞公薨）

死生壽夭是人常。及聽公薨五內霜。左衽昔年圖寇擾。右符當日付忠良。一身鎭國難搖嶽。百執盈庭謾啄粱。幹蠱諸郎典型在。蘭蓀行復藹槐堂。

栗詩　并序

栗實利人多矣。非若楂梨橘柚之特一時解煩而已。然古人詩集中。賦者蓋寡。予爲賦之

葉生朱夏候。實熟素秋時。罅發呀鈴口。苞重秘玉肌。饋遼兼棗設。女贄與榛隨。不但供來客。偏工止哭兒。堪將千戶等。足濟萬人飢。握重緣貪味。牙銛易褫皮。煨憑爐底火。烹代竈中炊。始拾遺猿奪。收藏杜鼠窺。莫嫌攢刺棘。聊愛蘊甘飴。品入三秦錄。名標五苑奇。尙宜方穀粒。詎可譬楂梨。遺殼蝟毛積。薪樵尙可期。」

宿金鍾寺明日作

遙尋一聲磬。暮入招提靜。拈香禮眞人。金像何煥炳。微風搖佛燈。欲滅還烟烟。僧房無衾裯。坐度寒夜永。撥火餘殘紅。主人猶在定。天明步巖陬。轆轤響石井。更坐當少須。雪亂風復猛。

朝闕

朝天猶恐後。劫劫着鞭催。雪路無人跡。方欣第一來。

路上詠雪 二首

學花工剪刻。解舞巧徘徊。我鬢曾渾白。何須更點來。

初愛輕飄袂。都忘備障身。漸堆寒弁重。翻羨笠簑人。

冬日與僧飮戲贈

酒能防凜冽。俗諺號冬冠。禿首如吾子。能無備禦寒。

次韻金承制仁鏡謝規禪師贈歸一上人所畫老檜屛風 二首

吳師寫檜眞。寫生颼颯似欲生。淸風自言人欲狀海錯十年先作釣魚翁。吾於畫檜非苟學。白首栖山所以工。松身柏葉深得妙。始知吳老言之公。我亦飽看吳老筆。望如老賈知西東。禪師所蓄尤奇絕。紛紛俗畫渾掃空。侯門子弟費金帛。求之不得計已窮。緣公獨是蕭洒人。一朝輟送書軒中。不然世俗安得藏。如以韶濩奏於聾。願公享壽如此樹。不待鍊藥顏還童。

古來論畫貴松栢。愛有蕭然君子風。昆松弟栢是曰檜。亦似傴蹇蒼髯翁。江南山人喜寫松。晩年畫檜又最工。師從何處得此本。寄與天上鷄林公。鷄林學士襟韻古。玉立淸標映海東。吾師有意表貞節。贈之不惜方丈空。鷄林得畫喜不寐。面壁吟賞心無窮。作詩摸狀又勝畫。攙天萬丈生胷中。金聲擲處側我耳。聾聽不覺驚披聾。看詩諷味如見畫。何必親對靑童童。

次韻陳少卿和權員外謝人寄躑躅杖詩 修文殿扈駕次口占

老去衰顏更不春。百金良藥若爲珍。賴君輟贈扶持物。得作人間健步身。

明日復以四首寄之 皆代權君

減却花中一朶春。削成手杖尙堪珍。芳情莫恨隨殘叟。我亦從前薄倖身。

繁英曾占十分春。豈擬終成老境珍。惱盡人情花亦老。却來扶我一閑身。

靜尋山寺醉尋春。步捷方知杖是珍。觸境歸來堪送老。感君專與百年身。

晩年慵似泥人春。六尺殘軀漸自珍。寸步尙期扶杖起。都將柱杖作吾身。

入闕侍宴

蓬艾二年尋鹿徑。雲霄今日侍　龍墀。江城薄酒猶曾飲。如此　宣杯得可辭。」

次韻文禪師哭覺月首座

世喪彌天釋苑賢。我方聞訃倍凄然。空餘廬岳栽蓮社。無復華亭載月船。聞有詩評嗟未覿（師嘗著詩評不示予）早修僧傳僅終編（師曾修高僧傳）法門梁棟今頹折。後學憑誰討十玄。

謝李樞副勣見訪

長恨門前雀可羅。賴公方辦士夫家。閭閻共駭星辰降。童僕爭誇宰相過。酌酒自慙無綠蟻。勸君還愧欠青蛾。從今也任蝸廬小。已度高軒響玉珂。

燈夕與劉大諫冲祺聯行侍宴有作

盤桓雖滯亞卿聯。宴席同陪玉座前。法從叅登無幾輩（法從中唯上階侍臣侍宴）徵官忝赴愧諸賢（予以侍制侍宴）袖中仙橘天香洩。頭上　宣花國色妍。　御手斟杯還賜語。感深雙淚瀉如泉。

劉見和復答之

八載叨叅奉引聯。未曾超上赭袍前。元宵　御宴今宵侍。昨日愚儒此日賢。浪藥浮花那有實。紫鉛丹粉假成妍（四品侍臣皆假鞓帶故云）羨君西掖清華地。芳藥吟高思湧泉。

王大后挽詞（大上皇后受勅述　皇母）

沙麓曾膺慶。銀潢早毓源。孫爲王后貴。子作上皇尊。白日璇宮鑰。彤床玉璽存。國人懷舊德。痛哭送鸞軒。

曾闢東朝母萬民。別開閑館攝精神（以大上皇后寵東朝故云）軒星掩彩天無色。蘭殿銷芳草不春。內範已書彤管手。後宮猶認玉衣身。仙遊謁帝應差樂。拭淚哀號世上人。

謝申大丈教授愚息澄（申君年八十餘子教授）

我家第三兒曰澄。性不可雕如朽木。行年壯大不解書。此是飯囊空貯粟。易子而教古所聞。無人爲發醯鷄覆。大丈年耆學更精。孝先經笥便便腹。骨清神朗眼如鏡。五經寫作蠅頭讀。童蒙來求不敢拒。學子成林家有塾。鳥雀爭附鸞鳳飛。螟蛉幸逢蜾蠃祝。不嫌阿兒鋒刃鈍。着手磨礱期切玉。感君厚意何以報。但願長生鬢還綠。吾聞魯國有申公。居家教授老彌篤。虎皇重學蒲輪徵。八十方食大夫祿。先生家世豈其孫。欲振祖風將大復。束帛加璧召未晚。暮年榮貴行可卜。

賀同年俞侍郎升旦初侍燈夕宴

蛾眉班裏許多賢。上到天堦腰必赤。喜君始綰鞓帶新。彤墀侍宴趁燈夕。此夕觀燈信繁浩。康安殿下人如織。笙簫聲酣獻天壽。一沫紅潮侵玉色。　御手斟觴授侍臣。一言見賜猶感激。待君況以故人禮（與上語及寒暄應倍百。遙知俯有舊）

伏赭袍前雙行感淚盃中滴　宣花滿揷醉扶廻路人指道神仙客嗟予久被杯虵誤予以病未參故云未蹔後塵同侍側

俞君見和復答之

文平門下署名人多至腰黃兼眼赤趙韓兩相絕先馳餘尙翩翩衆拜夕先生晩進銳飛騰神錦何曾容易織一朝手補舜衣裳鳳彩龍文輝五色同牓四人登玉陛士林歆豔心爭激謂君燈夕宴方酣醉擁笙簫攢指百豈知雨惡寢清歡燥吻未霑霞液滴見來詩然後知是夕因大雨除宴他年侍宴綴樞班禮絕今時同列客宣花剩揷八枝春宰樞八揷侍臣六揷向我應誇瓊弁側

雨中邀飮又用前韻贈之

手談端喜逢勍敵欲拔趙旗立幟赤因君畏縮久不來竹窓孤負燈明夕塵生盞覺沒來賓蓬戶謾看蛛網織未發紅桃轉嚥唇欲開緋杏還無色白雨飄空銀竹垂空餘吟吻聲微激青春一日忍虛拋謫仙杯可傾三百此時不訪良不仁酒槽空見眞珠滴君雖齋養佯不飮聞有比隣索酒客相將携手肯來無鵲頸久翹難暫側

大學韓大博昌綏尹學正復圭崔學諭宗裕皇甫學諭琯見和復用前韻各答

韓大博

昔年龍牓共題名一幅賜牋霞鬪赤曲江吟快綠波春瓊苑宴酣明月夕同年盛集古猶無婦女貪觀皆罷織當時桃李幾枝在在者尙皆憔悴色回首舊遊渾一夢三十四年如電激鬢斑面皺不須嗟算却行年餘半百我方老綴詞臣尾病樹粗蘇春露滴君亦才除博士官酸寒未免靑衫客遲君踵到法從聯瓦礫始驚珠在側

尹學正

先生家世受黃鉞劒頭胡血餘殷赤當時一掃犬羊群捷燧忽到甘泉夕再造三韓豈其賜至今萬戶安耕織往年虜騎犯封疆一國面蒼皆死色是時益慕乃祖賢想見薄天英氣激後孫君獨雄且豪一鶚平呑鷙鳥百家藏鐵券賞宜豐薄宦才霑恩一滴行到靑雲亦未暮猶是韶顔少年客況今公道復古風玉柈誠懸無反側

崔學諭

先生詩韻鳴詞林我愧晩知雙頰赤從前歌唱不堪夸虛作寒蟲號露夕大巫已奪小巫氣巧婦應欺拙婦織一見淸詩似覩顔不須更待瑤林色眼前雖未見雕虎十里淸風隨嘯激覘重如承白璧雙價擡足敵黃金百君才合把演綸手快倒江湖供硯滴胡爲尙作廣文寒無氈可坐座上客爲君誰作傾國媒便令選在君王側

皇甫學諭

桂陽江郡幸同寮。簿領堆前紛黝赤。祿薄雖稀痛飮場。時時載酒醉侵夕。山樓望海碧油澄。官舍賞花紅綿織。除却吟詩何以娛。雖有倡兒少嬌色。先生筆捷駸豪邁。多至千篇小猶百。如予鈍刃安敢當。紫電靑霜凜相激。飽君詞藻莫我如。無路薦衡慙泚滴。世無短李誰爲餌。虛作虹竿釣鼇客。鹽薑官冷豈宜君。合草龍綸居帝側。

雨後訪友人

百一無人接緒言。想攀瓊樹洗煩魂。雨晴街上春泥滑。踏作千跟始到門。

飮俞侍郎家明日以詩謝之雙韻迴文

藍翠潑溪氷破鏡。酣紅浸暈生桃杏。簾颺輕風凉榭靜。喃喃啼鳥呼睡醒。兼味佳肴飣盤皿。添壺頻勸督嚴令。三人高絕淸飮茗。主人與客不飮 慙我獨傾杯倒罄。衫帽着顚斜復整。談罷始還方側景。

俞公見和訪來因置酒復答

藍換雪髯愁曉鏡。酣顏仗得倂紅杏。簾捲半窓閑榻靜。喃喃話到醉還醒。兼酒與肴盈器皿。添燈夜席詩開令。三杯淺酌交湯茗。慙愧吾腸詞竭罄。衫生皺任坐敧整。談劇未輕拋好景。

春感二首

春光蕩蕩蕩人情。風送飛花片片輕。何處樓臺簾半卷。翠衫公子臥吹笙。

滿城歌管醉春風。盡日無人訪老翁。唯有樓前一株柳。解攜靑眼媚窓櫳。

酒席答少年

少年莫笑揷花翁。霜鬢何妨映紫紅。看取月明歸路影。較君頭上一般同。

聞僧錄光叙入山

厭被都官不愛看。紫衣脫却入靑山。紛紛俗子何容語。禪敎緇黃尙厚顏。

惜花

春君用意剪成花。其奈狂風擺落何。風是春風春不制。忍敎紅錦委泥沙。

續將進酒歌

李賀將進酒曰。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此誠達道之言也。故廣其辭。命之曰續將進酒云。

寄語杯中藍色酒。百年莫厭相逢遇。綠髮朱顏能幾時。此身危脆如朝露。一朝去作松下墳。千古萬古何人顧。不期而生蒿與蓬。不速而至狐與兎。酒雖平生手上物。爭肯一來霑我味。達哉達哉劉伯倫。載酒自隨長醉倒。請君聽此莫辭飮。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題普濟寺住老規禪師壁上畫竹

禪公指點壁間竹。根立水中唯此獨。渭川千畝未曾看。瀟湘一岸猶未矚。我道

師之所見無奈誤。此竹不是天生緣。應是一逋龍。忽被海神逐。昂頭露角欲出水。雷公劃擊驚震地。蒼鱗散成千葉紛。瘦骨卓作一竿峙。神物固不凡。雖死猶爲耐寒翠。唯有蟠跟與蟄足。至今猶在滄波裏。

醉樵人

犢鼻麻褌白葛衣。革鞭鍭笛草間遺。牡牛逐牝奔騰去。醉臥山邊都不知。

憎烏啼

擧世無人憐爾者。如何多作百般聲。有如隴右喜吟客。朝暮啾啾莫善鳴。

次韻劉大諫沖祺喜門生進士金允升一年連捷仍召入天院

數旬連捷也何難。妙手神於累二丸。過客夾街猶竊嘆。吾儕同道合榮觀。脫囊材露門人遂。架厦功歸老匠般。不賀此郎稠沓慶。賀君曾得辨蕭蘭。

右贈劉公

戾天高鳥落雙難。只費黃金一彈丸。簾陛認名驚再聽。簪紳識面記曾觀。超如吾子宜三得。散與平人作幾般。扇播淸香誰有力。劉君先擷谷中蘭。

右贈金允升

苦熱二首

酷熱甚於火。千爐扇炭紅。馮夷應暍死。燒及水精宮。

臥欲起奮飛。起思還裸臥。誰憐甑底蒸。移向水中坐。

八月十四日拜先壙後題巖泉示李補闕百順

石間流水本無情。豈耻世人來濯足。我緣世上埃垢重。脚未下泉先愧恧。待渠洗了足底塵。下手無慙弄澄綠。

九日

少年遇重陽。汲汲索黃菊。不論酒醇醨。泛此香馥馥。如今祿稍豐。甕有浮蟻綠。緣我老且慵。索莫情味薄。任爾霜葩開。但悲時節促。客來强洗盞。一酌歡已足。免使籬邊花。厚顏終愧恧。

出山吟

明月迎我來。夜入淸溪曲。白雲送我廻。曉出靑山麓。去來皆有伴。誰謂予遊獨。」

禮成江樓上次板上諸公韻（故承宣金敦中首題）

才看畵鷁簇沙頭。趁得廻潮摠不留。海客自愁風浪苦。望中無奈似閑遊。

漁叟停橈屢轉頭。問渠何事故成留。舟中應羨樓中樂。樓上人還羨爾遊。

又樓上觀潮贈同寮金君（予以公事往來數月）

海潮勢壯何顚狂。組練千軍倍道爭。相前行人步步生塵處。須臾漫汗成河淵。忽復卷去作平地。却疑蒼海一旦變桑田。浦口我誇吞浩浩。吐了更作坑難塡。不獨水中變態如此耳。天上日月猶虧全。物之盈縮固常理。此是天數非玆偏。潮來復潮去。來船去舶首尾銜相連。朝發此樓底。未午棹入南蠻天。人言舟是

水上驛。我道追風駿足較此猶遲延。若使孤帆一似風中去。倏忽想到蓬萊仙。

何況區區蠻觸界。假此木道何處不洄沿。

江上晚雨

江岸人稀白鷺飛。漁翁日暮得魚歸。輕雲薄薄那成雨。海氣千天偶作霏。

初冬江上

黃蘆折脛垂。彩鴨揷頭睡。乾雪響漁蓑。灣口孤舟艤。閑騎果下駒。獨往江邊寺。

海風忽吹沙。淅淅衝面起。水國天早寒。初冬已裂耳。往來不須嗔。官事安可避。」

仲冬雨

天地大閉凝。想無雨霎霎。應是雪飛來。冬温融作汁。

詠雪

今古形容語已陳。欲裁新意倒前人。豈知爾反令心苦。不入詩來入鬢新。

入鬢新痕都是雪。不勞譬況此相同。唯餘一段未同處。鬢上難融汝易融。

融成流水凍成氷。變化無窮獨爾能。作雪爭吾雙鬢白。爲氷學我一心澄。

路上逢故人口號

握手長安路。潛然涕自零。鬢從何日白。眼是舊年青。

種花

種花愁未發。花發又愁落。開落摠愁人。未識種花樂。

苦雨

雨絲紛似織。天罅裂難縫。堂上猶持織。街中直掛帆。

詠箏

此君眞勁抗。還有抱兒時。未作琅玕股。猶包錦繡皮。才看尖角出。已見遠鞭馳。

中有千霄幹。饑腐且忍飢。

遊天磨山有作

入山迷路墮。叢薄空谷幽。花自開落。深溪流水山半脚。絕壁孤雲天一握。跳上

巉巖幾百尺。身行木末爭猿玃。戛巖攢鍔欲誰格。白巖如戛巖人號戛巖鼓石無聲那得咢

有石如鼓風吹俗面似掃掠。谷答人聲如唯諾。初從石徑行犖确。旋向松扉敲剝啄。

山僧出門笑迎客。貌古松頭千歲鶴。困臥松軒山月白。煎茶不問巖泉涸。我樂

忘憂師大噱。本自無憂誰是樂。明朝共蠟阮爭展。何必更買桃椎屩。

詠蟬

緬思齊日夐迢迢。宮女千年怨未銷。聲續山僧敲罷磬。翼偸淵客織殘綃。曉清

露重綠槐葉。雨霽日斜高柳梢。莫爲秋深空訴別。典刑猶在侍中貂。

海棠

海棠眠重困欹垂。恰似楊妃被酒時。賴有黃鶯呼破夢。更含微笑帶嬌癡。

紅芍藥

嚴粧兩臉醉潮勻。共道西施舊日身。笑破吳家猶不足。却來還欲惱何人。

放鼠

人盜天生物。爾盜人所盜。均爲口腹謀。何獨於汝討。

啄木鳥

木穴得蟲藪。剝剝如扣戶。將汝五色妍。胡爲好啄蠹。一作誰能借汝啄去人中蠹

贈李道士

家在天壇第幾重。暫來人世踏塵紅。七粧玉鑰封玄闕。八素瓊津洩絳宮。文虎火煎金鼎底。君臣藥秘綠囊中。黃庭讀罷爐香冷。一隻青鸞下碧空。

東郊卽事

三尺藍輿取次行。池南池北稱幽情。黑雲將雨環山過。綠麥搖風際岸平。出沒游魚欺白鷺。高低輕燕護黃鸝。野庵不敢敲門訪。恐使閑人費送迎。

雪詠

剪水作浮花。須臾復爲水。此甚似幻戲。想天必不爾。常疑雨墮空。苦逼寒威被。半路凍凝華。偶肖瓊葩耳。若是雨所化。剪刻者誰是。詳看六出巧。定自天工費。天果幻戲耶。終未測其意。見日融成汁。還與雨潦似。雖欲復爲花。其奈已淪地。天機秘難詰。置酒但一醉。

冬栢花

桃李雖夭夭。浮花難可恃。松栢無嬌顏。所貴耐寒耳。此木有好花。亦能開雪裏。細思勝於栢。冬栢名非是。

聞友人以銀杯換馬

唇足皆君身上物。忘唇愛足意難知。君言瓦盞尙堪醉。醉後驕馳兩得宜。

病中作示友人

洞想形骸同木偶。孰教矚額苦啾啾。杯蛇妄意如能釋。床蟻虛聲亦少收。造化小兒謀欲困。死生一夢我何憂。此非常痛眞堪賀。天惜勞生擬遣休。

客至忽歸有作

何所見而去。子豈鍾會倫。吾非鍛柳客。莫道臥龍人。

宿廣明寺示堂頭禪老

多病一身燈影裏。欲殘孤夢雨聲中。我今不是攢眉客。投社終隨老遠公。

二月雪

二月融怡氣欲舒。連霄放雪意何如。狂風應散春工手。無限梅花剪出餘。

絕句　三首

松亭春日永。午枕夢初驚。欲雨礎先潤。有風琴自鳴。

樹影晚斜窓。花陰晴滿地。素琴猶懶彈。始覺眞無事。

春暖鳥聲軟。日斜人影長。小園山意足。隨意自倘佯。

櫻桃

天工獨何妙。調味適酸甘。徒爾圓如彈。難防衆鳥含。

旱雲

如盖如旌復似幡。去來屯散本無根。狂風愼勿輕吹卷。儻作霏霏雨一番。一作使渠變化多千狀未作霏霏雨一番

炤鬢有感

霜雪之於物。秋冬各有司。如何人鬢上。一着不曾離。

閨情 二首

寂寂空閨裏。錦衾披向誰。相思深夜恨。唯有一燈知。

淚從心底出。豈與眼相謀。不似寒泉水。無情亦自流。

綠瓷枕

綠瓷琢枕澄於水。入手如捫玉肌膩。跳身愼勿入其裏。擾擾黃粱夢中事。邯鄲靑軥何必耻。

端午郭外有感

舊墳新壙接相隣。幾許平生醉倒人。今日子孫爭奠酒。可能一滴得霑脣。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六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七

古律詩

醉歌行 走筆

天若使我不飮酒。不如不放花與柳。花柳芳時能不飮。春寧負我我不負。把酒賞春春更好。起舞東風醉揮手。花亦爲之媚笑顔。柳亦爲之展眉皺。看花翫柳且高歌。百歲浮生非我有。君不見千金不散將何用。癡人只爲他人守。

御殿春帖子 五言七言

瑞雲浮綵仗。壽酒溢金觴。化國春何力。尋常日自長。

皇恩與暢發。生權催辦東風麗景天。誰識大平緣 帝力。只將歌吹作新年。

嘲睡僧

貪傾大道漿。正到睡鄉境。毛鞭莫輕投。安知不入定。

病中謝金學士仁鏡見訪

手末脣頭被病侵。終朝伏枕苦呻吟。忽聞騶哄喧街巷。起倩兒童整紐襟。指似芒鞵難奉履。口如鉗固莫論心。唯餘兩眼知垂涕。泣感高軒肯見臨。

次韻和西伯寺住老敦裕師見寄二首 使者立門督促走筆和寄

不是　皇恩雨露踈。烟霞高想自耽幽。師被命當在內道場今舍歸本寺故云　須知紫闥催徵召。
休戀靑山久滯留。遁世眞人甘屛迹。趨時新進競昂頭。來詩有及後進皆升僧門高品故云　象王
他日來騰踏。狐鼠餘腥掃地收。
莫恠長安鯉信踈。俗音那到水雲幽。巖堂烟月栖身穩。京輩風塵戀祿留。道韻
想君氷入骨。宦遊憐我雪蒙頭。掛冠何日攀高躅。六尺殘骸老可收。

又別成一首謝惠燭　崔致遠十世內孫致遠字孤雲

東海孤雲十世孫。文章猶有祖風存。
心燭破昏。

裕公以此詩三首上板因有序寄之幷附

右詩三首。今寶文閣待制李公某所著也。髣於公。辱知最厚。往者伏
承　朝旨。寓　闕內山呼亭。祝嵩之際。公亦以翰林在　禁中。草詔
餘隙。屢訪余居。一日偶有客五六人。謂公曰。吾儕飽聞公之唱韻走
筆。未親覩也。請從衆懇許之如何。公曰諾。坐客迭相唱韻。公卽走筆
書于壁云。暫出銀臺署。來尋竹閣僧。飢飡宜煮蕨。禪話更添燈。蓮社
難連訪。金閨業已登。閑忙皆有伴。喧靜豈無朋。師似雲無繫。予如木
不繩。快哉今夜飮。遮莫火輪昇。後數日。爲今淸河相國所薦。今晉陽侯也
乃入晉康公邸。公先密使相國修殿文殿大學士琴公。抄韻五十餘
字。召公於座前。仍命寮屬諸卿。分奉筆硯。公自占庭中所養孔雀爲
題。使學士連聲唱韻。屢督促之。公旁若無人。傲然嘯詠。卽下筆如迅
雷奔電。不容一瞥。晉康公嘆息至垂涕。因奏于上。超資授六品。未幾
遷右正言知制誥。噫。公之如此神妙。盛作之膾炙人口者。不可勝紀。
而此詩三首。如公所言。使者在門督促。故走筆和成。遠寄。則予恐湮
沒無聞。後莫有知之者。今上板釘于壁上。以壽其傳云耳。時重光大
荒落皐月既望。西伯寺典香火老髡跋。

李注書箎邀飮林園

嘉君城南居。林園最幽寂。我昔步花甎。君作蓬山客。朝罷輒携來。解衣共盤礴。
櫻序常置醴。每五月釀醴酒邀飮可愛香味色。濁者如醍醐。淸者如瓊碧。每設淸濁二盤甘非設
穆生醾勝倒玄石。得意到忘形。談笑雜戲謔。邇來各從事。聲跡久乖拆。我佩桂
州符。子時在京洛。我方瓜代還。子向關東謫。每憶玆園遊。杳如千載隔。今日告
休沐。端居草堂僻。蒙君折簡招。跨馬鞭屨策。入門望楓林。環宅皆楓林依舊君家宅。
靑眼與醇醴。略不異於昔。唯予雙鬢邊。幾箇添絲白。懷舊鼻酸辛。不覺珠淚滴。
何以答君心。擧白期飮劇。

兒輩以風甌掛樹其聲可愛以詩狀之

誰聯靑玉片。高掛綠林梢。工席敲方響。仙樓吸洞簫。候風嫌暫靜。看樹喜頻搖。

莫較啼枝鳥。堪欺嘒葉蜩。塔鈴終日語。天樂半空飄。深苑凄凉景。閑窓寂寞宵。亂帳全似競。微動乍如遙。休道聲無譜。分明曲自調。

兒子涵見和復用前韻

要輕懸細線。期裊選長梢。已弄無絃瑟。還吹比竹簫。壓流珠穗動。隨步佩環搖。對舞雖無鶴。賡歌幸有蜩。露叢清共泣。風葉綠同飄。愛欲聽終日。眠嫌費一宵。宛如當坐擊。誰謂掛林遙。倡妓偏羞澁。秦箏棄莫調。

呈崔承制正份

十分　宣勸豈敢辭。量淺杯深未易支。宴席醉教元不省。危階扶下亦何知。不思法從英游貴。猶作狂奴舊日姿。夜半夢醒方閣記。朝來顏厚自難施。栢臺彈糾誠磨骨。藥省論評甚剝肌。如此波瀾能免陷。都緣喉舌善爲辭。仁風已簸枯灰煽。恩露還霑病樹滋。昧疾彌旬稽造謝。恃親兼恃大人慈。

大后殿春帖子　五言七言

發生雖帝力。亭育本坤元。文母仁風煦。剛添氣候暄。

柳迎韶景驚攐眼。鳥倚和風快弄吭。欲識東朝眉壽慶。萬年　天子手稱觴」

二月苦寒

北帝已去東君來。胡奈餘寒猶烈烈。應是玄鑣去未遙。蒼精退讓方弭節。春風無力日色淡。未掃臘前三丈雪。會待東君行定位。緘桃蘊杏芳心泄。

江村路中　二首

野翁歸處牛將犢。漁父眠時鷺得魚。立岸貪看江浩浩。隈松暫避雨疎疎。

沙村計活付魚灘。任却膏田化葦萑。唯有巖僧嫌地曠。一肩高未勉耕山「勉一作逼」

庾大諫敬玄邀飲同寮出所蓄水精杯請予賦之「時予爲左議庾爲右諫」

庾公好客傾一時。邀致郎官自鳳池。初將小爵淺淺斟。半酣呼出水精巵。中有鵝黃全透體。見之不似在盃底。烟如仙掌零露盈。淨若方諸明水貯。又如溪上氷微拆。漾漾波紋搖翠色。自疑在手易消融。提挈不敢留頃刻。我恐海若馮夷日千戲。水中幻怪眞駭矣。忽掬霜濤蹙作團。須臾凝成玉肌理。狂風吹出落江沙。一堆片雪委青莎。海客一見袖而歸。日謀備用宜如何。碎作數珠眞可惜。琢爲睡枕猶未適。千磨百鍊作爲盃。瑩滑尤堪酌香碧。靈物那宜俗所蓄。苟非其人秖自瀆。六丁奪向君家餉。除却君賢安所屬。又恐洞天王府瑠璃觴。貯以千年不死之瓊漿。天欲令君壽與天地畢。勅遣仙娥來勸嘗。餘膏又及同舍翁。欲共我輩顏還童。王烈胡爲獨啜石中髓。不與嵇康同。公乎公乎善自保。有酒常將此杯倒。日月安能使我老。

庾公見和復次韻奉答　二首

君不見五侯富貴熏天時。肉爲之山酒爲池。杯盤器皿想極侈。未聞水精爲飲巵。昨日西垣汗流體。敲蒸如坐深甑底。忽向君家吸得水精杯。渾身爽若寒氷

貯莫嗟未趁紅杏拆莫恨未呼傾國色君有及詩腰錢駕鶴那得兼已感深恩至銘刻雕金鏤玉是兒戲較君所寶誠陋矣我初把翫驚欲擲龜手那宜侵膩理古來聚散如搏沙好倩佳人唱踏莎莫敎一日盃心空百歲浮生不飲何千金散盡君勿惜醉鄉路坦捨安適此杯此酒至今猶在眼雲母微籠瓊液碧貴人之家貴奇蓄往往多爲尤物瀆酒盃雖侈未爲害本是慰賓情所屬皇天寧肯乾君觴時遣王母添仙漿可喜來時深有約淺酣低唱勸我嘗嗟予已是白鬚翁今年齒豁頭又童無復少年風調在何顏更與紅裙同座中若有羊玄保與決雌雄令絕倒子手常誇餘勇傾巵亦足送吾老

又

我昔佯狂放意時八荒爲庭四海以爲池又欲升天捉圓月持下人間作酒巵雪毛老兎怯縮難露體倚樹隈藏深窟底遺予玉臼欲贖月其中空洞何止百石貯世人下杵恐裂拆拱手空對寒氷色截爲片段欲作適手用下界無人工剪刻是應玉兎誑且戲護落無用安置矣浮之江中任所如波濤洗出奇文理君不見昔年江海浪淘沙今爲平地生綠莎是時此臼朘削自成盃流移閱歲今幾何我緣薄命棄之不秘惜庚君得有眞相適琢氷清質肯暫昏久沒猶無土花碧寶重宜爲君得蓄物靈幸免吾所瀆君能有之似在我要令不出於吾屬自我昏襟飮此觴似向瑤臺吸得寒露漿得而飮者三四君拾遺晚聞恨未嘗作詩賦詠皆仙翁青竹汗盡南山童庚公得詩可無謝已約置酒更與諸君同金玉滿堂何足保但願水精盃與玉山倒然不然請問省中同舍老

田端公珣見和復用前韻答之

吾聞晉之時有事於河先惡池庚公欲宴佳賓客首呼下客飮以千金巵飮來惶駭莫肆體數日縮藏茅屋底胷中不慣氷玉盃中酒相攻未可須臾貯不吐恐遭腹瀆拆吐向詩中偶肖水精色端公續唱又益勝水精字字當用靑瑤刻問君安識酒場戲說却醉中之味眞妙矣尙有最佳處嫌君不飮未肯剖深理君不見無氈可坐坐於沙不然亦可藉以莎盃無金玉尙可瓦盞傾但恐無酒奈愁何庚君之盃不必惜凡物於人隨所適我有瓷盃眞可笑比雪未白比水亦未碧意欲邀君試此吾家蓄他人可瀆君難瀆若也乘閑肯相顧一盃淺酌聊相屬失句君看今日禿頭翁無奈當年摠角童人生百歲如風燈安得長與金石同莫言瓷盃易破不可保趁我身存猶可倒此盃未老人先老此詩李宗胄見和復

賀裕師拜首座

孤鼠紛紛不足論前和公詩有之喜公方拜席端尊象王騰踏吾曾道此亦前詩所言莫是天公借舌言

贈敎坊妓花羞

玉顏嬌媚百花羞。第一風流飲量優。善飲酒故云
笑待詩人情最密。麤狂如我亦同遊。

花羞以飲量之句頗不悅復以一絕贈之

愛酒神仙事。西施醉亦多。欲添渠態度。敧倒似風花。

春日寓興

春光蕩起詞人興。清嘯聲高莫自禁。鳥亦喃喃終日哢。安知不爲賞花吟。

送宋左丞恂節制塞北席上走筆

國尾方未寧。國語云邊上心偏所屬。鎭之若太山。當代捨子孰。授以龍虎符。玉
者國之尾
色親推轂。威聲已先及。去若飛鳥速。胡羯聞之驚。瞻落手復束。明日北郊亭。長
風引旌纛。公卿多出祖。圭組森成簇。顧我衰且老。殆未趁行躅。矧此一壺酒。源
淺味亦薄。所貴在於誠。此盃爲我覆。飲席何多言。贈行一言足。善保千金軀。一
掃羌虜復。不死更相逢。一一話心曲。

靈通寺其首座方丈次韻李郎中百順賦雨中紫牡丹

春後名花得苦稀。紫中稱貴正相宜。紫中貴牡丹名
桂裳雨濕襄臺女。羅襪波侵洛水
妃。慣把笑容誇絕豔。更含啼淚作嬌姿。點頭不是風攲擧。頷可郎官得意詩。」
金盤奇品眼邊稀。牡丹有金盤紫曝日猶妍雨亦宜。世上郎君休屬意。花中天子肯爲
妃。低昂不是呈嬌態。霑濕應難奈醉姿。若把紫袍誇絕樣。侍臣如我合題詩。」

次韻金樞密仁鏡哭琴相國　二首

金鑰曾縻九色麟。歸來綠野養天眞。科名富貴如夫子。狀頭登第今古存亡有幾人。
庭下芝蘭元自盛。門前桃李爲誰春。通家似我方嬰瘵。予與公有親
曉巾。未及行車趁
出應昌期作鳳麟。忽遺塵累上朝眞。不唯下界貪賢輔。須信皇天要好人。尙記
去年三伏夏。許傾吾輩一壺春。予去年六月携壺往謁公甚歡飲
此歡令我增悽絕。哭踊從教
落頂巾。

題劉伶李白勸酒圖

伯倫於謫仙。相距幾百年。胡爲得邂逅。對醉各頹然。我初不覆視。但謂畫者誤。
翻思同氣者。精神感相遇。二子吾所希。吾亦願見之。何處得會面。勸此酒一巵。」

御殿春帖子

聖日催和暖。皇風助發生。自然啼鳥語。亦是大平聲。
宮柳初黃金撚縷。御溝微碧玉生鱗。東君偏愛東方國。先送和風釀作春。」

私門春帖子

雪盡烟生瓦。氷銷水溢塘。陶門五株柳。隨分亦搖黃。
寒暄相代一宵中。向曉融怡氣蕩空。倒了椒觴霞上臉。自疑春與少年紅。

題華夷圖長短句

萬國森羅數幅牋三韓隈若一微塊觀者莫小之我眼謂差大今古才賢衮衮生較之中夏毋多愧有人曰國無則非胡戎雖大猶如芥君不見華人謂我小中華此語眞堪採

讀易

屈指行年僅六旬方觀易象讀千巡乾坤摠入胷襟內朝是凡夫暮已神晚好易至

背書遙誦

自責有所憤作

三入諫垣無一語得言舌在誰鉗鋼泚毫草制十六禩思涸心枯空自苦青山有路不汝遮胡不歸休早爲所人或妄以台輔期此特誑言愼勿取

庚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將流猬島路次扶寧郡寓宿故人資福寺堂頭宗誼上人方丈明日作詩二首示之時尙書左丞宋恂知御史臺事王猷等皆同流于各島

扶寧州屬邑予曾爲全州書記

十年親對赭袍光忽落蠻天萬里長已信升沉都是夢從今不復算行藏」

驛人驅逼不容留身是吾身未自由管記昔年遊歷地如今反作白頭囚

謝古阜大守吳同年闡猷携酒來訪

萬里天涯遠謫身飢將渴會死爲隣感君携酒來相慰不忌孤囚記故人

吳君見和復次韻

憔悴行吟澤畔身龍灘鮫室是吾隣此時唯有吳夫子眷眷當年同牓人

十二月移寓保安縣李進士翰材家謝鄉校諸生携酒來慰坐上作

孤身一間屋方寸萬端愁無人肯相顧園鹿以爲儔不意靑衿生憐我白首囚

各挈一壺酒其酒旨且柔老儒飮量淺爲子覆瓊舟始知同門生恩義亮綢繆

感之不可道唯有涕如流百世庇弟子遙感吾師丘

坐上走筆謝李詹事等諸公大設筵見慰

我是銀臺仙流落天之涯所指竟何處蒼濤何渺瀰賈誼謫長沙屈平作湘纍

古賢皆尙爾天也非人爲矧予妄庸者見逐固其宜但此羸病質瘴毒安可支

預愁豹脚蚊咬喙無休時暫留瀕海縣方待順風吹欝欝坐空舍靡日不攢眉

旅食尙未給況堪索酒巵此邑富才彦英英鸞鳳姿與人許意氣緩急同欣悲

及聞老從臣非罪見流離華堂開綺宴風調侈京師杯斟碧玉醑坐列紅裙兒

我飮鯨吸川滿酌何曾辭胷中百不平一旦坦而夷此恩何以報鑱割膚與肌

予生不能報當以後嗣貽子子至孫孫天地以爲期

次韻謝古阜大守送薦枕及美酒生雉兼詩二首

飮腸雖愧與君饒嗜酒仍貪束素腰獨有同年知我意一壺兼送玉人嬌

雄州獵士氣豪饒射落靑鞦箭脫腰不待如皐能坐致何須更挑笑顏嬌

暫遊感佛寺贈堂頭老比丘

賴因飛語落蠻鄉。得見慈和大法王。細破蘚紋行石徑。曲穿林罅覓蓮莊。海心遙島燈抽炷。屋角脩篁粟聳鉉。（樓外有竹園植槭麻立）問道已忘流謫恨。楚臣胡奈浪沉湘。

蟻國升沉一夢空。却因僧舍笑談同。浮名摠落心虛外。妙道猶存目擊中。石鼎煎茶香乳白。塼爐撥火晚霞紅。人間榮辱粗嘗了。從此湖山作浪翁。

謝元興倉通判金君携粮酒見訪

平日無事時。人情固難測。及茲艱難際。始乃知厚薄。嘻昔深論交。披露一心赤。今也反其目。對面胡越隔。何況素未知。爭肯一悽惻。使君信眞人。心地無戟級。聞我墮顚危。愀然動形色。蒲北欲救之。寧謂舊莫識。既携麴生醇。復載雲子白。慰渴與慰飢。此意千金直。報之宜何如。大山鴻毛擲。

遊妙巖寺次板上洪書記題位金巖詩韻

妙巖高揖位金巖。（新羅將軍位金來此巖築石城故號位金巖）偸覷淸都愧眼凡。幽澗水亭猿掬飮。陽崖草活鹿來銜。僧高只對虛心竹。寺古空看合抱杉。聞說將軍眞李牧。區區安數禁中誠。

又次板上庾學士韻贈住老比丘

逐客不妨山寺遊。謁來寬我心中憂。道人眼碧眉覆額。坐穴藜床今幾秋。笑予

不早掛冠去。其於防身智莫周。俛首不答顏已厚。白汗如瀉紛難收。幽泉泠泠春石齒。晴雪灌灌落松頭。山中信美無由留。出門欲去增添愁。

十二月二十六日將入猬島泛舟幷序

是日將入島。以保安諸公大設祖筵。予醉倒不覺乘舟。半夜至中流。睡中微聞舟人喧言舟將覆舟將覆。卽驚起酌酒祈天。因大哭一聲。未幾浪息風回。風又極順。俄頃至甲君臺。距島無幾里。自此篙工等目予曰。此翁天所扶護。不可輕也云。

半夜舟人久困風。醉中驚起訴天公。靈胥有意今方驗。退却孤臣一哭中。

宿甲君臺明日將發有作

注道村邊醉倒廻。（諸公所餞村名不知）身到甲君臺。人言距島無多里。始覺眞成遠謫來。

舟行 二首

我眼平生少涕滂。此行何事哭聲長。只緣蒼海中央去。不見人家在那方。

猬島非吾鄉。如何欲去忙。得投烟火地。猶勝海中央。

入島作

舊讀離騷悼楚臣。豈知今日到吾身。爲儒已誤爲僧晩。未識終爲何等人。

自答

脫可爲僧晚亦宜。官囚那得自求私。君看繫馬思馳驟。口有金銜首有羈。

曉登旅舍樓

初日鎔金湧海生。霽霞成綺界天明。孤舟掛席歸遙浦。恰似人頭戴帽行。

辛卯正月九日記夢

耿介人必非。剛正世皆斥。凡事貴依違。不欲大明白。我早銘斯言。性方不自克。果然蹈危機。受此萬里謫。伊昔吊屈賈。兼責彼方直。今夜夢二子。來理前所責。寧獨我輩歟。方直汝尤劇。我輩負所蓄。陳義圖經國。時君不能用。所以爲逐客。而子抗何辭。乃落大困阨。爾所責於吾。反爲子所得。忍飢坐窮鄉。魚鼈同窟宅。勿復責我爲。改轍思爾適。我慙未遽答。咋指空大息。

十一日又吟

哭久喉聲嗄。飢頻面色凋。孤囚今日態。村父尙能嘲。

十二日夜夢有人呼云打疊打疊打疊至于三驚起有詩

打疊打疊呼三聲。夢中之言定何謂。本無一物可打疊。唯檢此身餘有幾。

十五日蒙恩量移桑梓黃驪縣二十二日行次竹州寓宿萬善寺次板上諸公韻二首 予辛酉年遊此寺所和詩也在第十卷

野望際天斷。村耕入壤深。地卑微潤泫。山近薄寒侵。古壁塵霾面。枯楠蠹剝心。我詩先有讖。落職果重尋。前和詩有欲重尋之句休官有休官之句

古院昔曾到。殘年今復廻。巖分雷電裂。有巖中分人言天雷下裂殿屹鬼神開。幽穴鼯頻出。生臺鳥自來。孤臣逢勝境。欲去重徘徊。

住老賢上人以過客諸公所賦詩釘壁乞予次韻 二首

巖深藏古寺。林暝失前村。野雉涉鞦靡。山鷄錦翼翻。誰家松盖屋。是處柳搖門。流落吾何恨。渾身費國恩。

落日低層嶺。孤雲界遠村。鳥尋泉脈吸。牛踏地皮翻。境勝賓留句。僧高盜避門。主人情鄭重。鮫泣感深恩。

黃驪旅舍有作

久客堪憎喧者稀。湘纍情況益依依。風花落地飄還起。雨蝶黏枝濕不飛。遣興未知何處酒。療飢唯賴此山薇。終朝榮圃傭鋤穢。泥濺蒿鞋露浥衣。

題黃驪井泉寺誼師野景樓

吾師於物取之廉。獨向溪山不忌貪。幻出一樓高突兀。師始作此樓驅來萬景惣包含。耕犁細雨村情樂。樵笛殘陽野興酣。朝暮鳥聲門外樹。古今人影路傍潭。貼雲歸鴈工先後。出水浮鷗忽兩三。壤品須看原膴膴。寺名都在井涵涵。月窺深室閑僧睡。谷答虛堂坐客談。陶暑凉軒何必北。召風巍榭最宜南。霽天霞色殷於火。曉店烟光翠似藍。早占清幽君自適。晚逢佳勝我方慙。洗心投社如同隱。汲水煎茶尙可堪。儻有話頭鑽味處。不妨時喚老龐參。

暮春燈下北寺樓

漠漠烟嶼萬疊青。望中何許是神京。閑雲頃刻成千狀。流水尋常作一聲。已分長沙流賈誼。更堪漳浦臥劉楨。無人乞與忘憂物。逐客逢春益不平。

漫成

六十殘翁已厭生。空餘詩骨轉崢嶸。此身賓去猶無用。何苦懸懸望玉京。

四月七日又吟

榻座無言又落暉。自驚腰帶漸寬圍。厭聞林雀窺蚍噪。默見菁蟲化蝶飛。度日唯應書咄咄。向人終不道非非。此生已是知幾晚。何悔青山不早歸。

苦熱

酷熱與愁火。相煎心腑中。渾身起赤瘢。困臥一軒風。風來亦炎然。如扇火爐爐。渴飲一杯水。水亦與湯同。嘔出不敢吸。喘氣塡喉嚨。欲窠暫忘却。又被蚊虻攻。如何流謫地。遭此百端凶。死亦非所懼。天胡令我窮。

苦雨

逐客難自由。遠遊非所擬。往來村巷間。尙足寬愁思。霪雨鑠不開。平地數尺水。出門猶不得。窘若在籠裏。此是囚中囚。憂豈一段耳。多方以侵之。然後使我死。」

辛卯七月復京後有題

昔年慣踏洛京塵。今日重看特地新。若更牽連仍舊職。此身應似換他身。

是年九月因備禦胡兵以白衣守保定門

白衣來作守門人。不憚長城晝夜巡。猶勝炎州嵐瘴地。折腰甘向海村民。

壬辰四月拜判秘書兼學士知制誥戲作

莫言官未峻。飛上木天高。其奈詞源涸。重提演誥毫。

友人見和復次韻

努力事文字。休嫌秩未高。須知三足鼎。鑄自一錐毫。時常作送達旦書狀

莊惠王后挽詞

一星中極配。四德後宮規。金屋恩方洽。瑤臺路莫追。雲蹤雖縹緲。蘭葉尙繁滋。萬世重泉下。行崇國母儀。元子爲儲副

追哭故承宣崔宗蕃 幷序

庚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予南流。是日交友崔承宣卒。至宿亭聞訃。未暇爲詩哭之。明年還京輦。於文字間偶見所署姓字。惻然傷心。以詩追哭。

交分嘗投密。芳塵幸獲陪。予曾流瘴海。君亦向仙臺。行到孤亭宿。方聞遠訃來。未成金鼎用。先折玉林材。伊昔深論契。予與公結四人交契同時又被災。死生雖異矣。患故殆幾哉。奄忽天扃逝。倉皇驛道催。我躬猶不恤。當日未遑哀。舊蹟今還覩。悲腸不奈摧。涕霑飄似霰。聲放殷於雷。無復開懷抱。將誰擧酒盃。知音令已喪。空恨鼻堪堆。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七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八

古律詩

自正言至三制品所製摠附

大藏經及消災道場音讚詩應

大藏經道場音讚詩

殘寇虛張榮色軍。吾皇專倚玉毫尊。若敎梵唱如龍吼。寧有胡兒不鹿奔。藏海微言融乳酪。叢林深旨辨風幡。法筵未罷狼煙散。萬戶安眠亦佛恩。

胡虜磨牙劇吠庵。餘涎還欲播南江。休煩鐵甲千軍禦。須仗金身十力降。竺域三乘如鎭輾。周家九鼎孰能扛。梵筵今日方心禱。戰皷何人更手攙。

才喜殘胡折翼東。鴈門還有犯關戎。玉霄負扆勞宸慮。金殿拈香禮梵雄。覺月淨涵三藏海。禪源彌暢一搥風。六天環繞森兵衛。蹴踏氈裘定掃空。

拒轍胡雛不足鞭。神兵八部擁檀筵。如來藏裡無非寶。衲子琴中勿用絃。大地震傳龍象吼。洪溟傾洗犬羊羶。官軍奏凱朝天後。千載昇平第一年。

費盡謀籌計國肥。不如憑仗梵雄慈。暫勞玉體千千拜。行作蘿圖萬萬期。佛與舌長宣海藏。祖傳心密寄風槌。太平在眼誰先見。已倚功山正築基。

象步繩繩盡竺卿。赭袍親降鳳墀迎。空王藏密金龍啓。老衲歌高石女賡。照水月爲千佛鑒。滿天霞是一人誠。須知國祚山難轉。已倚熏功辦太平。

吾皇覬沐覺皇慈。黃屋親臨講梵儀。千指繙經殊勝力。萬家高枕太平期。雲隨匝步浮龍袞。風入談筵皷麈麾。不用金城橫百雉。人天競集築邦基。

玉仗前頭象步騰。菊裳禪子椹袍僧。舌根覆地翻三藏。鼻孔遼天揭一燈。導去宸誠香穗直。含來瑞景日華昇。梵音似有神交唱。兵已深苞國大興。

八部交參　御仗排。千函新自海宮來。龍顏稽顙三歸切。佛鑒臨頭一念廻。道韻直生無孔笛。梵音連震不雲雷。靈臺夜奏胡星落。諜騎朝傳虜氣摧。

筵用檀成賁殿堂。鉢從雲擲萃緇黃。經翻藏海探龍寶。談揭禪林嚼祖香。統國一人親稽首。等空千佛摠廻光。旋教四境風塵靜。辦作三韓日月長。

淨筵才展鉢飛來。龍象叢中振法雷。教海波從今日暢。祖林花勝去年開。願輪已與天同轉。覺鑒何憂月不廻。朝種善根堪暮穫。三韓慶算可涯哉。

香幢寶蓋挾階陳。熏範今年斗頓新。自是　一人親屈體。端知八部露呈身。法音雷作連空震。　御步天旋遶佛巡。願轂輾廻無碍鑒。眞風吹作太平春。

玉殿年年佛事精。　吾君今日痛輸誠。琅函霧濕龍擎到。檀席風生象踏行。教海珠探如意寶。祖家燈續自心明。一聲梵唄千災散。倭寇區區不足平。

形勝新開白玉京。江山王氣擁明堂。更憑佛力金城固。寧畏胡雛鐵騎强。龍手捧來三藏寶。祖必傳續百燈光。頑戎自却蒼生活。都在　吾皇一瓣香。此一首移都年所著

消災道場同前詩

乾象頻愆　帝慮兢。香泥塗地演眞乘。神通杵下靈風襲。教令輪中怒電騰。若借光明尋放焰。有何災診不消氷。六天鑒照無羅隔。四海恬安似鏡澄。

虜吻流涎已足懲。乾文見謫又何徵。天心似水雖難測。佛力如山信可憑。神呪光明增熾盛。胡兵氣勢旋摧崩。太平自古先多難。感變　吾君道復興。

謫見珠躔喻象頻。憂形玉色礪精新。梵筵未放拈香手。　御眼親瞻遶火身。鐵捧金拳揮似電。氈裘鑌耳碎爲塵。檄關按堵連千里。松麓深根跨萬春。

爲壓星祆便却戎。梵筵移自淨居宮。香泥結界熏儀盛。蒼海凌波怒像雄。釋虎咆哮聲正厲。胡雛慫縮氣先窮。欲知頃刻災消去。烈火光中片雪融。

沙羅密藏足威光。一粒靈丹勝萬兵。火燄像前宣梵呪。金剛拳下服魔精。高山共峙熏功就。朗月同懸慧鑒明。彈指未終災旋散。羶戎掃地立澄清。

喜雨

人皆新有田。入新京爭求田　以耕予獨未　得雨扑不止。我無一畝地。爲國誠自喜。國廩如有餘。吾食何時匱。願天賜澤周。先自公田始。

上崔相國二首并序　今晉陽侯也

某昨蒙鈞慈。許參兩府。一會華筵。仍枯瘦之姿。爛生光彩。眞分外之榮也。又僕在陳久矣。兼令別頒月捧。以救

垂死之命。退思厚眷。不勝感荷。謹成惡詩二首。奉謝萬一云。

三公聯席預華筵。更受文犀直萬錢。較日初生光更爛。譬金方鍊色逾鮮。初疑
蟹脚徘徊去。還認龜跟躑躅旋。但恐微官輕帶着。却招外謗忽喧傳。榮生里巷
朝爭賀。誇向妻兒夜未眠。一觴千年如祝壽。凡於十觴十千年。

右謝帶

官爲三品許多人。世上寒窮獨此身。餓僕長嗔慵作屋。初移都皆作屋予未爾贏蹄忽斃
絕供薪。一家罷釀瓶無酒。數日停炊甑有塵。豈意釣階垂睠顧。別頒月俸慰飢
貧。春珠狼藉來相積。感淚滂沱拭更新。一斛千春如祝壽。凡於十斛十千春。」

右謝祿

李侍郎百全見和復次韻奉答二首

平生事業付詩筵。千首何曾博一錢。忽得犀珍裝帶重。不須獸錦奪袍鮮。感君
親把珠聯賀。愧我虛教玉趾旋。公親訪贈詩以無客不但巾箱深秘畜。端知樂
府遍流傳。讀成閑榻長聲詠。驚破比隣殷鼾眠。中有一端嘲戲事。酒狂蹤迹說
當年。

才高當世氣兼人。富貴駸駸又逼身。尙有無窮前去路。何妨暫閱後來薪。公久
品如予正合鮎緣竹。予亦三品淹知子行須驥逸塵。豈意青雲猶記舊。肯臨白屋不
嫌貧。追嗟此日班荊久。更擬明年結草新。趁取花時邀枉駕。紋楸一局送殘春」

癸巳年　御殿春帖子

麗日明珠殿。祥雲繞紫微。梅隨南使至。鴈逐北胡歸。時達旦猶在
綺麗新京事。事新新年更占太平辰。都人莫訝韶光早。此是花山第一春。

李侍郎百全以夢中見予拜相來說且賀以詩拒之

相位高於天。平生得到難。君如欲我到。先與九轉丹。不然此凡骨。安得挿羽翰。
予亦自知明。本非意所干。世之所謂賢。未必皆宰官。但論才何似。不係朝廷班。
我若便未相。問子何如觀。不將犬馬視。應以草芥看。何況夢中事。此賀乃欺謾。」

游塵

身在塵中元不識。日穿窓隙始詳看。細如毛碎輕如霧。暗着人顏障亦難。

次韻金侍郎敞和朴拾遺文秀題公所蓄畫牡丹

白玉床頭錦幄開。半窺西子倚歌臺。豈期海外重相見。應逐鴟夷一舸來。
雲錦香囊殿上開。似聞西母自龜臺。知君不是劉家後。牡丹有劉家紅第幾函中得受
來。

老大逢花眼懶開。未容閑上賞春臺。君家近得無雙豔。莫爲灰心不喚來。
數朶仙花意外開。緣君名字在丹臺。新詩不啻千金擲。故作嫣然一笑來。
人種春紅苦待開。似邀仙女隔瑤臺。此花妖豔無時節。把酒何妨日日來。

和朴拾遺二首

闕苑千紅爛熳開。群仙指點倚瓊臺。擬看詩伯驚人語。故遣花王墮地來。
紅藥當階灼灼開。君今幾許詠西臺。悔將仙筆題凡品。更向名花洗手來。

贈禪者

老衲從何至。喃喃話祖心。子言何暇聽。捫虱失還尋。

癸巳八月十八日始直樞密院寄內省金相國仁鏡四首

紫樞眞與璧門連。疑是無階直上天。此去黃扉猶隔礎。院胥休作宰臣傳。出入院吏呼宰臣

鞓帶霜髯尙舊形。忽忘新占大官名。欲知此日非前日。兩箇黃鸝引導行。

公入鴻樞我到遲。我來公已向龍池。驚駘逐驥眞堪笑。十駕猶難附尾馳。

拾遺當日得同榮。昔同爲正言及到鈞階莫趁行。同甲猶爲雌戊子。應緣一月後公生。

相國見和復答之

到頭陪座席嫌連。豈爲官階邈似天。畢竟一生難及處。詩工書絕得神傳。

我於名宦不全遲。粗爲生遭湧墨池。命家有墨池湧生格予於生時犯之較得相公房杜命。予嘗以公房杜幾於命青雲安敢並鑣馳。

步君星數相君形。大合鸞臺正署名。算我前途無幾許。不須努力着鞭行。

先我加鞭早享榮。緣公才逸捷於行。若將甲子論先後。先輩何曾畏後生。

庚承宣敬玄見和復答之

斷紘何苦鳳膠連。端遇知音亦是天。更荷一篇提奬重。家傳不翅萬金傳。

二絕名途去轉遲。遷延正似遇坑池。偶登巍秩先夫子。驀塞是來亦絕馳。

相逢拘迫未忘形。都爲中樞各繫名。不及昔年陪劇飲。水精杯入手中行。予曾賦公家水精盃

揚歷淸華未必榮。榮君到處許同行。予尤省同爲諫議又於此同寮故云更期鳳閣雙飛後。兇率天宮亦共生。

李樞副仁植見和復答之

源出驪江派正連。同出黃驪縣故云況今同侍九重天。一鄕一姓一時相。邑老應將盛事傳。

梓鄕當日日舒遲。伴棹舡船送酒池。臨別一篇君記否。倡兒奉硯筆如馳。

相子元非虎瞵形。如何邊境擅功名。君屢從軍有功只緣胷蓄龍韜策。坐使胡兒莫抗行。

飛騰桂籍一時榮。未必雲霄萬里行。點額龍門君莫恨。位高才備足平生。

甲午正月日夜直內省有作明日呈金相國仁鏡癸巳十二月入省至甲午正月入直

靑雲有分晩飛榮。得意長驅路坦平。舊恨書生多薄命。如今不復舊書生。

才入中樞席未温。旋登西省勢彌尊。憑君莫詫先飛到。短翮追來路亦存。

次韻康先輩哭丈大禪師　并序

予道友華岳寺住老大禪師惠文。入寂已久。晚聞其訃。方欲爲詩哭之。適見康先輩某哭吊師之門人湛伊大士之作。次韻贈伊師。

南北睽離各慘然。夢魂猶斷一涯天。崔君早問玄臺路。劉子還尋碧落仙。（師所與交崔承宣宗蕃劉大司成冲基也）師復繼祖輕脫袴。我唯相憶擘開蓮。茶毗阿那青山畔。名逐風飛骨化煙。

閱過人生獨湛然。一輪明月朗秋天。遠師胡祖傳心佛。時逐吾儕作酒仙。堂上相看拈起杖。鉢中誰復呪生蓮。爲憐孤家無碑表。一枝空留數點烟。

賀我新篇尙宛然。未盈旬朔遽歸天。（四月作賀拜相詩寄之至六月化去）著鞭師已先成佛。鍊藥吾猶未得仙。枯骨謾爲松下土。片心長似水中蓮。升堂幸有伊公在。齋夕心香不必烟。

八月內省夜直有作

遠謫朱維猶似昨。忽登黃閣尙疑非。生還京輦猶多幸。豈意台階得自飛。

次韻黃驪縣宰柳卿老見寄

政聲飛到迅風翎。飽聽甘棠聽訟明。不獨頑民湔舊染。更敎貪吏解狂醒。予生小邑（黃驪乃吾邑）雖懷恥。幸遇賢官細說情。寬猛得中庸有害。臨行此語請深銘。（予餞行次以此言及之）

望海因追慶遷都

遷都自古上天難。一旦移來似轉丸。不是淸河謀大早。三韓曾已化胡蠻。

百雉金城一帶河。較量功力孰爲多。萬千胡騎如飛鳥。咫尺蒼波咯未過。

表裏江山坐萬家。舊京形勝復何加。已知河勝金城固。且更諳他德勝河。

丙申元日

甲子相循已六申。（予生凡度六申）天遺遮箇一殘身。調元贊化俱無用。窃祿今還坐得春。

故故新新密自移。春來春去坐成衰。得年未是人間慶。賀客紛紛意莫知。

少年踊躍喜迎正。老境蕭然小興情。賓客塡門慵受謁。兒孫滿座懶諮名。

頭童自嘲

髮落頭盡童。譬之禿山是。脫帽得不慙。容梳已無意。若無髮與鬚。眞與老髡似。

冠弁飾其顚。强自備騶騎。黃裾雙引行。呵喝喧道里。行者錯擬人。趁趲走相避。

其實乃妄庸。於國無所利。徒將一腹膰。多喫國廩耳。自尙厚顏深。人誰不嘲戲。

不如速卷藏。無重己之累。

聞早鶯

寂寂山花裏。黃鶯意外鳴。爲緣新邑聽。似勝舊京聲。

東堂試院

四提文柄揀材勤。何事當時眼輒昏。玉在石間長不識。豈知還有刖人冤。

舍後開小池

利鑿斲巖根。冰漿湧鏟隙。於焉始開井。拯飲眞甘液。流派濫如觴。曲折隨所適。去井十許步。闢池長一席。始得渟其流。涵涵漾寒碧。非欲備觀游。洩水聊可惜。盛暑浴清瀾。亦省汲引役。兒童眞好事。萑葦被其側。我笑命去之。此意非乃測。」

初秋池上

才開碧沼謀清暑。一葉秋聲意已闌。何事閑禽猶苦熱。日斜偸浴淺流寒。

泉出四面有作

繞家皆湧溜。無處不笙簫。仙樂中間坐。身疑在紫霄。

炤井戲作

不對靑銅久。吾顏莫記誰。偶來方炤井。似昔稍相知。

行園中有感二首

竹杖扶身勝健僕。花枝媚眼當佳人。行慵暫坐思前事。四十年前放浪身。

臺上蓂花嬌引我。臺高才尺尙難登。雖關老病身無力。亦爲鈞衡重莫勝。

歸鴈

社後辭巢鴈。依依訴別哀。汙梁吾不厭。好去莫忌廻。

偶讀山谷集次韻雨絲

斜風掣斷乍如稀。亂下翻欺繭緒微。未補碧羅天忽遠。欲成纖縠霧交飛。漁翁誤喜縫踈網。貧婦（一作織婦）虛驚緯廢機。收得一番歸紡績。四方何處嘆無衣。

重陽後菊

霜寒偏艷艷烟暝更煌煌。已負重陽飲。從渠此日黃。

丙申十月日上表乞退　上留表於內遣內侍金永貂曲諭復起是日送天使後有作

中使傳宣入草堂。鞠躬如對　赭袍光。雖然朽質霑春露。其奈殘生迫夕陽。身似雲輕宜可卷。語從天隨若爲量。　聖朝求舊眞如此。拜命憧惶泣數行。

十一月日夜直內省臥吟不覺至累首

一抗囊封乞老骸。反煩中使下天來。人臣進退雖君命。慙愧身無可惜才。不唯君意勉留勤。勢有難廻豈具言。（晉陽侯亦不許故不得再上表）世上人人難戶曉。焉知不作夜行論。

我昔嘗高勇退賢。二疏圖上淚潛然。一朝孤負平生志。舊涕方收愧汗連。

正合投簪退野廬。俯慙腰下尙懸魚。此身一旦先朝露。地下胡顏見二疏。

聞達旦入江南

北俗不習南。胡爲入炎洲。忍令萬民食。肥澤一邦讎。嬰城雖首策。淸野亦良籌。安得天上劒。一時墮胡頭。盡隨白刃落。跳轉如圓毬。不然大海水。傾注使漂流。

化爲魚與鼈。作膾我民喉。此言亦迂闊。天意非人謀。但願皇上帝。悔禍無盡劉。
嗚呼何更陳。流淚紛難收。

晉陽侯集其日上番門客之姓爲韻命門下詩人輩賦冬日牡丹予亦和進一首傍韻自押

聞有名花誰所種。白則豐山紫大宋。（牡丹有豐山白大宋紫）玉顏倩瘦微含笑。正似畏風皇后趙。天然姿色不脂粉。畫眉肯待張京尹。深藏勿遣寒氣奪。忍使西施冬衣葛。若到東風求爾敵。豈欠千花競紅白。反將松竹成三友。羞向芳時殿楊柳。臘梅秋菊猶難比。安數紛紛桃與李。公今手提造化妙。萬戶封侯食於邵。天令珍翫日見借。載以香車或寶馬。冬月得花亦天付。人皆駭異無奈魯。公若有命誰不聽。美白曼姬來自鄭。花之自至眞可愛。嫣然尙可迷下蔡。一枝若向　玉皇奉。從此始有牡丹貢。（錢丞相置驛貢花進姚黃）我猶未信出於天。妄擬巧幻廻春權。此花無種恐不繁。要且培養長其孫。人間何處得致哉。獨有朱邸賢侯崔。淸晨甘露滴鮮鮮。嚥之可以滋丹田。細看剪刻費功夫。盡侔楚國娃侔吳。前身莫是多情娘。名疑好好姓認張。欲教蛺蝶來相尋。化自玉錢與黃金。（太平廣記云韓志和穆宗朝喜雕木作鸞鶴之狀上令張網殿前得數百縱嬪御追從爲樂平明視之皆金玉也後開寶厨視金屑玉葉牡丹及花始開一朶千葉每觀黃白蛺蝶萬數飛集花間錢者內有將化爲蝶環繞舞蹁躚四筵羅綺熏傍邊。咄嗟辦作韶光和。金鍾行酒如傾河。絳葩齊綻醉暈醺。交映紅裙雲錦文。憶昔況香愛此花。遊賞多乘

炤夜車。立進淸平白也豪。續而和者無餘曹。我公門下富麗儒。詞鋒凜凜森湛盧。作詩譬況巧相當。筆端立致生姬姜。千篇萬首尙欲吟。箇中誰訴才難任。（韻險且多皆有難色故云）況公所命避之難。一揮便就卽壽安。請見徐公賦一篇。景星卿雲下圓玄。散而鍾此瑞花新。此意何不詩中申。格卑廼是潛溪緋。高者亦或有京奇。如於雪裡得一遭。宜若不必論卑高。矧茲絕品未易評。何幸適與斯時丁。朔風卷地色自如。可憐態度愈徐徐。不論時節得相看。頃刻能開勿要韓。酷寒猶不凍瓊肌。何必更浴溫湯池。

聞同年韓樞密薨　丁酉年作

仙桂同攀三十人。唯餘韓老與予存。韓公今日還爲鬼。孤立傷懷忍可言。
四十八年間。唯留一箇老。韓亡吾得悲。我去誰當悼。

哭李學士百順

交臂同遊四十年。葭莩重結好因緣。（兒子爲其子婿）卜隣來往元親款。有酒招呼各挽牽。學士資崇曾縱步。文圍望重再提權。但嗟未踐鴻樞地。賫恨無窮入九泉。（三年間再掌試三品三品拜速葬無誌墓）
久屈員郎嘆積薪。一朝龍躍奮脩鱗。進升卿月才三載。坐發門桃已二春。金鉉登庸雖缺望。霓旌導去得朝眞。才名不落前賢後。誰把貞珉刻受公舍弟學士百全見和復次韻寄之

棣華承蓼幾多年。賢路雙飛亦宿緣。得道兄煩天帝召。多才君被世人牽。備更赫赫文章地。寧羨區區宰相權。兄常以不相爲好攝精神長不老。時呼我輩醉平泉。公已致仕公不爾故云

憊疾年來發貢薪。予久病臥彌旬朔筭時鱗。詩仙忽貺腸中錦。老境驚看意外春。手熟自成詞格峻。語高還契道心眞。來詩有性命之辭唯殘病叟長沉頓。百藥前陳啖苦辛。

拜大尉有作

世人呼我大狂顚。我不爲嫌亦謂然。千古未聞狂宰相。如何今日躡台躚。大尉是三公

丁酉六月十八日大雨漂人物家戶自嘆爲相無狀示同寮李相

謬忝丞相自猶嘲。手拙難於鼎味調。燮理五年何所得。霪霖一夕百家漂。不是朝廷也乏材。吾儕僥倖忝釣台。未知殷相爲霖用。反致人家墊沒災。

七月九日直內省書壁上項强喙哽同遊輩。未入黃扉者亦多。此足此身登此地。有時慵直意如何。連臥病故爾

桑榆景迫鬢渾皤。無德無功窃祿多。咫尺嚴城門外客。亦聞更盡尙行何。

謝逸庵居士鄭君奮寄茶

芳信飛來路幾千。粉牋糊櫃縑絲纏。知予老境偏多睡。乞與新芽摘火前。

官峻居卑莫我過。本無凡餉況仙茶。年年獨荷仁人貺。前年亦送始作人間宰相家。」

內殿扈從後有感

本懷夙退心。庶免夜行誚。胡爲未得謝。白首事紛擾。出處皆天爲。人事難預料。朝廷不乏賢。安用此潦倒。傴僂入公門。反落白公笑。有面不敢擡。慙愧已不少。安得作閑身。葛巾放長嘯。喧喧是非外。灑然如夢覺。

望故李學士百順家有感

我來此地亦因君。初入此京公以一與予猶望相對卜地而處幸卜芳隣日與親。舊宅依然山下在。草荒菩老閱無人。

被招無日不經過。大醉扶來趁晩鴉。今日定將誰擧爵。出門痛哭望君家。地下應無一滴春。我今獨吸杯中酒。誰能作筧連泉扃。激此淡觴霑子咮。

言悔

我性本訥言。庶幾無口過。昨日率爾言。我死誰代者。有客笑而對。子語似未可。才俊世所稀。當憂代者寡。子非異於人。所益無一箇。何必見代爲。俚唱宜無和。其言雖似訐。其意未大左。我悔前言失。起拜再三謝。

久病

一嬰沉瘵度三秋。臥腐公家俸祿優。乞退欲休君不頷。天將使我大休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八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九

雜著　上樑文　口號　頌　讚　銘

乙酉年大倉泥庫上樑文　奉宣述院誥

兒郎偉。有屋曰廩。實惟穀藏之源。在天爲星。蓋是庫樓之象。於國莫大。其制宜宏。我國家。宅萬世之都。受四方之貢。知一日食之爲重。峙千斯倉以爲儲。水轉而泊岸者舟。尾相銜。陸輸而亘路者車輪如織。取人也薄。雖公田付一而征。均地所生。尙歲計百千以數。然率多於露積。不奈幾於慢藏。無可奈何。姑息而已。恭惟　聖上陛下。政先富國。高貴便時。謂自昔已來。縱有圓囷方庾。作支久之計。莫如崇構高墉。爰命有司。俾成不日。曳一木也。塵蔽百里。隳一石也。雷鳴萬山。經之營之。壯矣麗矣。爲功若此。雖公輸督墨。無以加。容穀幾何。使隸首持籌莫能算。及涓穀旦。將擧脩樑。敢揚七偉之聲。輒貢六方之頌。

兒郎偉。抛樑東。直指蒼龍角尾中。歲講春郊親籍禮。會看腐粟積陳紅。

兒郎偉。抛樑西。回首平看華岳低。已懾罰賓饌象豝。更徵身毒貢犀犀。

兒郎偉。抛樑南。正對嵩山王氣涵。欲識阜民歌詠洽。薰風解慍德遐覃。

兒郎偉。抛樑北。威服鴈門編髮狄。莫問巍峩高幾何。積金至斗何曾極。

兒郎偉。抛樑上。蔽日韜霞高百丈。何患公田未稔豐。已將天庫侔宏壯。

兒郎偉拋樑下。更敞門閎容萬馬。流行何須較海陵。方苞已聽歌周雅。
伏願上樑已後。神明幽贊。福祿來成。天生時地生財。三農稔豐。男餘粟女餘布。
萬姓阜安。府庫充盈。邦家鞏固云云。

丁巳年上元燈夕教坊致語口號 文以類附故不以所述先後次之

云云。相氣占雲。知聖人之有作。馱祥羣瑞。自仙府而遠來。恭惟 聖上陛下。道
合通三。德躋咸五。樞下陰暍。世懷周發之仁。衢中設樽。人詠高唐之化。統扶桑
之東國。宅松麓之上都。以明堂正寢之未修。居別館離宮者已久。及乎左翔鸞
右栖鳳。因舊址以更新。四蒼螭六素虬。備法仗而廼入。適屬上元之夕。宏張廣
樂之儀。八政六合之笙聲。浮乎天樂。九光四照之燈影。爛若星文。任百戲之交
呈。與萬姓而同樂。神人胥慶。夷夏牽賓。妾等。名在丹臺。身栖絳闕。高唐作雨。雖
非巫峽之仙。漢殿獻桃。窃効龜臺之母。兼呈口號。桑採人謠云云。

法仗參排彩嶺前。瓊樓珠殿闢三天。鳳燈吐焰銀花合。蟾月成輪玉鏡圓。十里
香風熏錦繡。九重春色醉神仙。露盤新獻靈桃顆。更請重回結子年。

晋康侯邸迎 聖駕次教坊致語口號

望天子氣。朱門洞闢於侯藩。出玉宸居。黃傘徐移於輦路。父老猶喜及見。遐邇
莫不胥懽。恭惟 聖上陛下。睿哲自天。文章憲古。垂衣裳於化國。坐撫太平。誓
帶礪於功臣。備加優禮。至許親臨於私第。欲爲罕有之榮觀。溫不至熱凉不至

寒。適仲春之紀候。句者盡達甲者盡拆。方庶物之向榮。風伯清塵。鑾輿戒道。降
天仙於地上。屈 帝座於人間。曲巷深閭。猶覩 龍顏之表。長廊廣廡。擁成鸞
序之場。錦障霞連。綵山雲疊。尋撞走索。傾九市以聳觀。擊石鳴絲。亘八街而齊
聽。妾等。逖聞盛事。來自清都。與六虬之如飛。與百獸而率舞。越三韓二百餘載。
方瞻感會之風雲。合五帝一千許年。願作遊觀之日月。不勝延佇。敢進歌謠。」

口號

朱門望幸日爲年。井鉞參旗下九仙。萬戶國侯迎道左。八鑾 宸駕駐街前。路
塡珠翠疑無地。風送笙簫認自天。海變桑田金母老。 吾皇享壽更三千。

皇子公主封册宴禮教坊致語口號句合曲翰林奏呈

自天降命。宣渥澤於 皇支。有酒宴賓。敞華筵於甲觀。歡騰宮掖。喜溢寰區。恭
惟 聖上陛下。德冠百王。功高三代。乾爲父坤爲母。體行覆載之仁。巽得女坎
得男。坐擁繁昌之慶。嘉璿式金相之聯貴。下芝函玉檢以行封。恭惟新册令公。
孝敬因心。聰明資性。早篤縑緗之學。築日華二十區。果承珪組之榮。受甸服五
百里。光生戚里。聲靄侯蕃。恭惟新册公主 缺 入戶。夙呈載誕之祥。素月在天。難
況方盈之質。驟沐玉宸之眷。祇膺銅鏤之褒。恭惟使副相國。嶽降雄精。巖瞻重
望。賢者國寶也。俱爲柄用之臣。 帝曰汝往哉。特授册加之命。恭惟筵伴令公。
銀潢接派。棣萼承華。紆西漢駟鈕之章。趨蹌中度。布東阿象牙之席。應對忘疲。

恭惟宣花讀册某官。雍容閒雅甚都。富貴蕭洒兼得。押宣春色。泫然浥露之姿。讀下天章。鏗若擲金之響。此實神仙之勝集。諒宜賓主之同歡。戴步搖揚雙翹。綽約倡姬之作隊。拊雲和吹孤竹。鏘洋天樂之飄聲。況今芳草長兮雜花飛。光風泛兮和氣暢。不有樂飲。其如良辰。某等。叨預伶官。獲觀盛事。謹不勝於搏髀。情自切於形言。旁採民謠。仰呈口號。

口號

九霄優澤浥金杖。留宴皇華講縉儀。風颺綵天紅浪皺。日勻繒嶺絳雲披。喜濃仙醞春先蕩。恩重宣花露易滋。宮掖謹聲騰四海。皇家正築太平基。

句合曲

秩秩華筵。肴既嘉酒既旨。洋洋雅樂。革以節匏以宣。上奉清歡。敎坊合曲。

晉康侯別第迎 聖駕次敎坊呈瑞物致語 并序各頌一首

河伯馮夷。伏聞 聖上陛下駕幸晉康侯甲第。敞君臣之宴。以樂太平。不勝嘉歎。謹遣清江使者。貢寶圖奉 聖壽萬年者。暖風遲日。卜嘉景於青春。甲觀華堂。敞秩筵於白晝。雖居潛隱。敢怠欣歡。恭惟 聖上陛下。知幾其神。惟睿作聖。垂衣裳而化天下。坐樂昇平。錫茅土而封功臣。早崇禮貌。擁宸居之仗衛。許侯邸之觀游。恭惟令公邸下。嵩嶽降精。鼎星鍾粹。望高伊尹。卓成蓋代之功。業巨桓文。益篤尊王之義。大闢凌雲之第。恭迎稱蹕之遊。羅綺交熏。笙歌競沸。伏念

河伯馮夷。宅九河之府。爲四瀆之宗。唐高之興也。早貢白圖。大姒之昌也。亦呈洪範。今者君臣同德。天地薦祥。況以予窟宅之寬。豈獨欠珍奇之贄。遣六眸之神使。奉八卦之靈文。因寫鄙懷。敢呈短頌。其詞曰。

睿聖中興。恩霑飛走。神龜出河。秘圖是負。萬歲之壽。龜爾所有。爾勿惜之。輟奉元后。及我元臣。克享黃耆

右神龜貢圖奉 聖壽萬年

洛水神人。伏聞 聖上陛下幸晉康侯邸。賜宴同樂。不勝慶抃。謹遣龍馬銜書奉賀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作。神馬出水。益彰景命之休。恭惟 聖上陛下。一四海之心。六五帝之德。當國家之閑暇。占風日之清和。出自天宮。駐翠華於朱邸。許張仙樂。開藻宴於畫堂。和樂且湛。遊豫爲度。恭惟令公邸下。一匡天下。再造王家。蔽日凌雲。聳丹楹於金蓋地。撞鍾擊鼓。迎黃屋於藥珠宮。邀玉色之一歡。進仙倡之百伎。神人等。漱吮和氣。涵泳恩波。出黃魚不足爲之嘉祥。奉黑玉烏足爲之美瑞。弟遣麒麟之逐日。伻泰鳥獸之舞庭。仍貢短謠。仰歌 聖德。其詞曰。

仁聖應天兮。青雲浮洛。神馬出水兮。風行電激。銜奇書兮。黃圖綠籍。何以奉之兮。缺 聖曆無疆兮。侯壽維億。

右龍馬銜書奉 天壽無疆

聖皇朝享大廟頌并序乙亥年

臣伏覩　聖上陛下某月某日朝享大廟。某日御儀鳳樓大赦。於是內外白衣諸生。序立闕庭。各進謠頌。仰歌　聖德。臣以右拾遺扈從。親覩盛禮。臣本諸生。擬諸生所進。謹成　聖皇朝享大廟頌一篇。但慙赧惶恐。不能自獻。庶有以達于　天聽者。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云云。其詞曰。

於穆　聖皇。允文允虎。荷天眷命。受內禪于寧考。繼明熠臨。如日之煦。億兆蒼生。歌詠抃舞。咸曰　我聖皇之代。何物不得所。我耕我田。有黍有稌。有繭斯繅。有麻斯濯。寒焉是衣。飢焉是哺。我與爺孃。及我童孺。伏臘作脯。宰豚烹羖。何以樂之。瓦缶是鼓。寧有橫征。俾予窮窶。寧有軍興。俾我赴募。帝謂元臣。自朕卽祚。凡今三年。猶未謁宗廟之主。爾速董事。克辦乃奏。元臣聽命。唯唯傴僂。爰督有司。講譯典故。靈臺汰日。始駕玉輅。八鑾和鳴。六駿齊驟。格止淸廟。齋宿秘宇。黎明薦享。六瑚八簋。何謂一元大虎。曰角握之牡。嘉玉量幣。罔不畢具。龍袞升階。繩繩雲步。百辟卿士。冕玉縷縷。昭穆布位。右孫左祖。登歌始作。吹擊搏拊。萬舞堂下。執翿執羽。祖考醉止。介以繁祜。其祜維何。嗣孫萬壽。已事而踐。禮無違矩。駕還大內。頌聲載路。廼御端門。德音是布。挺解囹囚。蠲除戶賦。無重無輕。洗雪廢錮。民咸曰　我聖皇。是民之父母。孝祀祖宗。惟百福是受。燕及生民。德洋恩普。嗟我父老。咸喜及覩。願億載萬年。永有九土。臣聞諸師。又考于古。王者受命。鳳麟何補。惟得民懽。瑞莫與偶。臣以拾遺。　聖駕是扈。釐事之際。洗目親覩。作爲雅詞。庶補樂府。噫乎豈哉。千載一遇。

平契丹頌

獷彼頑戎。闌入邊都。吞噬我生民。血流于齒。　聖皇赫怒。克掃厥類。不知者皆曰。是韃靼之助與。夫我軍善用兵之致。予曰不是。非爾所議。　聖皇受命。寔天所畀。天爲　我聖皇。假手韃靼耳。韃靼雖狠。天其可避。　我皇至仁。視人如子。人其忍不用君父之命。反以賊是遺耶。是則天心之所助。與　聖功之所自。夫韃靼與我軍。何與是耶。

尹司業威安撫南原頌并序（文以類附所述先後無）

承安五年。予理完山。司業尹公。出爲廉察。一方畏敬。時南原有群不逞。嘯聚黨與。屯山自固。圖爲叛逆。守倅懦不得制。奔報廉察使。是日公以單騎入府。喻以禍福。賊徒無不感泣聽命。於是誅首謀者二三人。餘皆赦之。便致安定。闔境慶抃。予聞之嗟嘆不足。謹成短頌一首。遙獻于行軒。

帶方古郡。維南右臂。一臂若折。於身何使。地廣人悍。逆詐蜂起。有頑賊類。圖爲不軌。驅脅平民。聚結如蟻。負山自固。厲兵犀利。間出摽奪。充其粮糒。植根漸牢。拔之不易。父老驚惶。兎奔鹿趨。曰守倅。面汗如水。奔告使軒。言出涕墮。公曰爾曹。何不早備。龜玉毀櫝。是誰之耻。爾旣不制。吾其忍視。卽日命駕。其車不輗。

奮髯坐府。急召渠帥。命之使前。喻以生死。賊泣聽命。捨兵擲鏘。但誅首謀。餘悉不理。林林賊徒。革心慕義。咸曰我曹。初不自揆。如馭狂馬。奔突難止。其力莫勝。倘人執轡。若無是人。身敗命棄。嗟嗟我曹。無奈類是。公若不止。吾走何指。父老再生。扑躍以喜。咸曰我公。脫我虎齒。繫我首領。實公之賜。頌聲隨風。洋溢千里。功碩名大。齊天等地。歌以形容。完山末吏。

法華經頌 止觀贊 幷序

予爲天壽寺大禪師諱智覺所賞遇。每造丈室。輒使酒佯狂。略不讀內典。師曰。子之狂年少使然。行必自省。但古之士大夫多讀法華經。爲修心之要。子亦爾耶。予感泣諦聽。自是常讀不輟。凡讀八萬七千五百五言。則實衆生入一乘之弘門也。又約於師曰。三日內能誦二卷乎。師未之信焉。凡閱三日。詣方丈背經誦之。未及首品之終。師焚香危坐而聽曰。老僧自少業是經。猶未誦一卷一品。而子之捷若是。豈宿劫所習耶。因復以止觀大義略指導之。予頗窺一斑。退作法華經頌奉呈云。

法華頌

佛以衆生顚倒故。從權引喩導實性。會三趣一理難窮。不二門中超衆聖。譬如日到天中央。此是亭午罄無影。時諸天人皆諦聽。六十小劫如食頃。哀哉三界皆煎熬。有類諸子遊火宅。初將攡駕喩出之。仍賜幎軒七寶飾。若人四讀未析

理。心猶其心舌其舌。是舌非舌心非心。然後乃得眞寂滅。弟子居士字春卿。稽首妙法蓮華經。劫劫生生願受持。儻見舌底靑蓮生。

小性居士贊 幷序

予於聆首座足庵。見小性居士眞。敢再拜作贊云。

剃而髡則元曉大師。髮而巾則小性居士。雖現身千百。如指掌耳。此兩段作形。但一場戲。

布袋和尙贊

腹大而皤。所蓄維何。交睫而坐。思耶想耶。囊盈而重。所貯何多。方將囊括十方蠢蠢蚩蚩。以所蓄所貯。施之度之。念方至此。閉目想思者乎。

先聖先師像贊 幷序

司直咸君子眞。募工畫仲尼顔回像。請予爲贊云。

萬世之師。德不可名。如日月之光。更可譬其明。但默觀其像。髣髴乎蒙俔。有德如天。生不遇時。噫乎已矣。麟何獲兮鳳何衰。

右先聖

知顔賢者孔丘。若孔卓者顔子。聖賢道同。胷合無異。孔顔二姓。一體一意。若七十子之輩。七十其身而七十其志乎。

右先師

陶潛贊　幷序

予讀淵明本傳及詩集，愛其曠達，故贊之云。

無絃琴上，怡怡其心。人曰無絃，不如無琴。有琴無絃，安有厥音。若曰寓意，凡物皆是。淵明嗜酒，惟日以醉。有盃無酒，其可醉止。達士之趣，人豈易會。所攝者內，可遺者外。苟慕於外，惟慾之漸。豈獨絃耳需索，莫厭苟遺其內。短折之招，眞人錬丹。長生是邀。酒亦神藥，不飲病隨。絃寧可忘，酒不可離。

達摩大士像贊

面壁小林，欲傳心耳。心已傳於震旦，將身與形而西矣。當其見在，可傳者心兮。無用者身，身已去矣，何必寫眞。寫眞求心，若尋蛇蛻而索珠。曰身曰眞，孰有孰無。身是夢中物，眞是夢中夢。混混溟溟，皆歸于無兮。唯心兮與月長共。

丈六毗盧遮那塑像贊　幷序

浮屠學珠，塑成香山寺堂主丈六毗盧像，請予作記。予復瞻禮尊相，敢稽首作贊云。

毗盧大士淸淨體，長甚麼許吾未知。子復以爲丈六耶，將甚麼尺而度之。瞠目而視愈微眇，秋毫蠛蠓難與較。閉眼而觀斗巍大，天地六合尙爲小。若以尺計丈以量，石女木兒撫掌笑。

靈丹贊

我夢飛上丹霄廷，帝呼使前語丁寧，授我神藥曄而頎。臣拜而受兩手擎，圓光流轉搖目睛。臣戀不識是何名，帝曰九鼎之雲英，飛丹紅華爲弟兄，外包八石內金精，稟氣甲丙結魄庚，惘爾下界勞其形，九竅焦涸六疾萌，恐爾榮衛從此傾，終與草木同凋零，汝速吞此如含餳，使汝顏色還孩嬰，我塞而屯帝所令，胡爲寵我以長生，此是天賜不可輕，服之當先浴蘭香，豈惟已我狂如醒，豈獨使我心和平，會將齒髮鬪籤彭，腦滿骨輕雙鬢靑，兩腋翩翩生羽翎，挾以雙鳳駕霞軿，飛昇上界揖仙靈，下視人世戲焦螟。

蠶贊

沃若桑葉，成爾之身，能生白纊，其燠如春，折膠之寒，不能凍人，嗟爾之功，神之又神。

蜜蜂贊

採花作蜜，惟飴之似，與油作對，其用不匱，人不廉取，罄倒乃已，汝若不死，人欲奚既。

畫老松贊　幷序

普濟住老規公，使山人歸一，畫老松于廳事之壁，雖盛夏見之，若爽氣襲人者，禪師請予作贊，予一揮而題于後云。

有眞松在何以圖爲，此大伽藍，介于京師，四方之會，車馬傾側，傍無草卉，何況

松栢。吾師來寓。心掛翠壁。倩人名手。寫此蒼官。蕭然方丈。化作青山。蔦縈蘿繞。老幹龍盤。不雪不霜。淸風吹寒。君子之居。何有崇庳。境之喧靜。在人匪地。靜由人然。喧亦人耳。贊以跋之。隴西老子。

故戶部尙書檜谷居士朴公仁碩眞贊　幷序

天與膽氣。厥生異人。則我鷄林朴公是已。嘗有濟世之志。慕諸葛孔明王景略之爲人。尤嗜史學。說漢唐已來事。袞袞如昨所覩者。爲文得韓柳體。善諳練物理。至於飮食服餌之事。無不精妙。又工射藝及打毬。雖材官宿將。莫及也。然是亦公所不嗇而發於外者耳。其秘於中者。又不知其幾許耶。嘗避亂南遊。遂卜居竹州之檜谷。自號檜谷居士。無慮三十餘年矣。會晉康公當國。聞公名。邀至京師。銳欲大用。旣揷翰又從而簸之。故不十載。翱翔登八座。世猶以不相爲慊。公諱仁碩。字壽山。中古名宰相諱育和之嗣也。公沒久。予於公嗣繡衣君犀家。覩公友生李杞所畫公之像。感念舊好。不覺涕下。敢再拜作贊。標于幀額云。其詞曰。

天地晦冥。戢鱗汚池。世淸道泰。撫翼來儀。龍耶鳳耶。隱顯惟時。一覩遺像。典刑在玆。頭岸烏紗。身披鶴氅。雖畫者之尙異。爲此道裝。與野狀。骨格不可掩兮。尙濟時經世者之相歟。人敬其表。莫揣孰是。以是贊之。發洩精粹。贊者云誰。居士姓李。

安處士墨竹贊　常自號棄庵居士

棄庵居士。於竹通仙。一掃其眞。暗契自然。手爲心使。嘗以心傳。心指手應。物何逃焉。竹故見之。莫藏其天。一節一葉。盡呈其全。人與筆逝。邈若千年。尺紈遺迹。價抵萬錢。

崔相國宗峻使丁郎中鴻進畫墨竹請予作贊二首書屛之左右

狀物之態兮。貴似其眞。劣則不及兮。剩亦嫌過。公蓄墨君兮。完然相侔。手案目寓兮。莫辨眞假。一幹直上兮。高不苟抗。數叢橫側兮。低不爲下。若以爲畫兮。了沒筆痕。疑其透鏡兮。影也非畫。若以爲影兮。屛也非鏡。豈通於造物兮。遊戲變化。公得爾節兮。德公之深。眞付於丁兮。贊以歸我。賢固無匹。惟竹是似。惟賢知賢。公獨寓意。曷不種旃。而寓墨戲。苟與眞同。竹卽此是。培養之勤。孰若坐致。形則是已。響從何至。一見蕭洒。風已颯爾。徐以心聽。不必以耳。問誰言之。虛心君子。非丁之手。竹不至此。非公之眼。畫亦晦矣。竹由手顯。畫以眼貴。以巧索巧。胎然相値。

數珠偈

貫珠纍纍何其多。汝欲盡數諸佛耶。過去未來十方佛。其數無量如河沙。汝若將此欲數之。其如汝心狂亂何。請汝冥心轉此珠。數爾從來所積咎。曠劫之罪雖未知。此生所作豈不悟。若能悟之盡洗空。無量諸佛亦可數。

問上堂偈

你家本離言。上堂欲何宣。可速下座欲。不然上床眠。

心偈

蒼天傾兮大地偏。五岳側兮三山移。惟心之正兮。不兀不欹。石能韋兮鐵能綿。
金可朽兮玉可腐。惟心之貞兮。亘萬古而彌固。王母之顏易凋。彭鏗之壽易耗。
惟心之壯兮。日月不能老。莫云一寸。廣或千里。凜焉如冰。澄焉如水。心哉心哉。
異於人。孰以此付吾。噫噫誰知夫。

止止軒銘 解在止止軒記

子欲觀我。觀我所止。止止而其不動乎。然則猶未止。不動之謂靜。靜則有動意。
動靜不見。然後曰止。止止以名軒。軒亦不可視。

續折足几銘

扶翁之德者爾乎。醫爾之蹙者翁乎。同病相救。孰尸其功乎。

小硯銘

硯乎硯乎爾。麼非爾之恥。爾雖一寸窪。寫我無盡意。吾雖六尺長。事業借汝遂。
硯乎吾與汝同歸。生由是死由是。

團扇銘

綠筠作團。裝以冰綃。涼風自來。不召不招。哀哉三界。煎爍如窯。願以此扇。是簸
是搖。濯之以清。救爾之焦。

長尺銘

爾名長尺幾許長。蠖吾指而量則纔尺有咫。名長實短。得無慙。類爾主人隴西
子。

樽銘

移爾所蓄。納人之腹。汝盈而能損。故不溢。人滿而不省。故易仆。

漆壺銘

自匏就壺。貯酒是資。頭長腹枵。不咽不歌。我故寶之。漆以光之。惟樽惟罍。曰甕
曰甀。其在于邇。惟我所麾。其適于遠。偃蹇莫隨。憐哉是壺。不我敢離。南行萬里。
道路嶔崎。前無冷泉。後絕清池。獨爾所貯。我吻是滋。載於後乘。何必鴟夷。報汝
之功。未識何宜。册爲壺公。酒官是司。

琴銘

我琴無調。孰商孰宮。琴是何物。聲從何冲。其泠泠溜溜者。傳聲於石瀨乎。其瑟
瑟飄飄者。借韻於松風乎。若以泠泠者付乎瀨。瑟瑟者還于松。則其復寥乎寂
乎反於大空者乎。

自誡銘

無曰親昵而漏吾微。寵妻嬖妾兮同衾異意。無謂僕御兮輕其言。外若無骨兮

苞蓄有地。況吾不媟近不驅使者乎。

面箴

有愧于心。汝必先缺色赧若朱。泚滴如水。對人莫擡。斜廻低避。以心之爲。廼移於爾。凡百君子。行義且議。能肆于中。毋使汝愧。

腰箴

常直不弓。被人怒嗔。能曲如磬。遠辱於身。惟人禍福。係爾屈伸。

思箴

我卒作事。悔不思之。思而後行。寧有禍隨。我卒吐言。悔不復思。思而後吐。寧有辱追。思之勿遽。遽則多違。思之勿深。深則多疑。商酌折衷。三思最宜。

虱箴

虱從何生。黠莫如爾。入必深縫。目所未到。多匿褌底。手所未至。自謂得計。嚙人不止。人不堪毒。必莫忍置。捫之搜之。投畀火熾。熾火不受。投畀饑蟻。饑蟻不受。爪甲亦利。虱兮虱兮。毋促乃死。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九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

雜著　韻語　語錄　傳

命斑奠文

爾毛有文。槃瓠之孫乎。爾捷而慧。烏龍之裔乎。鈴蹄而漆喙。舒節而急筋。戀主之誠可愛。守門之任斯存。予是以嘉乃猛愛。乃意育之於家。以寵以飼。汝雖賤畜。斗精所寄。其靈且智。物孰類爾。主人有命。汝宜竦耳。吠嘗無節。人不懼。齧不擇人。禍之始。有岌岌戴進賢三梁。言言挾華軿兩廂。帶檻具佩水蒼。騶哄塡坊。鏘鏘琅琅而至者。則汝勿吠。有高文大册不可稽滯。聖慮念臣儻可奉制。急遣內豎徵主人詣天陛者至。則雖夜汝勿吠。有衣縫腋挾紬帙。欲與主人橫訊直質踳駮難詰者林林而至。則汝勿吠。所可吠且齧者。亦聽於吾。覘實虛乘不虞。穴墻墉窺室廬。謀攫金規竊鈇者。則汝速吠速齧勿徐。其或外脂柔內鉗忌。偵人是非潛毒隱刺者突梯嚅唫而至。則汝吠可也。有老覡搖巫。瞪視橫眄舞幻引恠。以詿以眩者款扉而求見。則汝齧之可也。有黠鬼妖魑緣隙以窺。伺黑而欺。則汝吠而追之可也。有伏狸碩鼠鑽墻以處。厠匿睥睨。則汝齧而殪之可也。橐有肉毋盜。鼎有湆毋舐。毋登堂毋撥地毋離門毋嗜睡。生雛則惟獪惟獰豹膺螭尾。以

及于主人之孫子宜矣。嗚呼汝若敬聽吾言。佩以周旋。千歲之後。主人登仙。飲汝以藥。牽而上天。孰曰不然。敬聽敬聽。毋忽焉。

呪鼠文并序

予家素不畜猫。故群鼠橫恣。於是疾而呪之。

惟人之宅。翁媼作尊。挾而輔之。各有司存。司烹飪者赤脚。司厮牧者崛崙。下至六畜。職各區分。馬司代勞。載驅載馳。牛司引重。或耕于菑。鷄以鳴司晨。犬以吠司門。咸以所職。惟主家是神。問之衆鼠。爾有何司。孰以汝爲畜。從何產而滋。穿窬盜竊。獨爾攸知。凡曰寇盜。自外來思。汝何處于內。反害主家爲。多作戶竇。側入旁出。伺暗狂蹂。終夜窣窣。寢益橫恣。公行白日。自房歸厨。自堂徂室。凡獻佛之具。與事神之物。汝輒先嘗。蔑神無佛。以能穴堅。善入函櫝。以常穿突。烟生隈曲。飲食之是盜。汝亦營口腹。何故齧衣裳。片段不成服。何故齧絲頭。使不就羅縠。制爾者猫。我豈不畜。性本于慈。不忍加毒。略不德我。奔突抵觸。喻爾懲且悔。疾走避我屋。不然放獰猫。一日屠爾族。猫吻塗爾膏。猫腹葬爾肉。雖欲復活。命不可贖。速去速去。急急如律令。

驅詩魔文　效退之送窮文

夫累土而崇曰丘陵。瀦水而濬曰溝井。其或木也石也屋宇也墻壁也。是皆天地間無情之物。鬼或憑焉。騁惟見妖。則人莫不疾而忌之。且呪且驅。甚者夷丘

陵塞溝井斬木椎石壞屋滅墻而後已。人猶是焉。厥初質樸無文。淳厚正直。及溺之於詩。妖其說惟其辭。舞物眩人。可駭也。此非他故。職魔之由。吾以是敢數其罪而驅之曰。人始之生。鴻荒樸略。不貴不華。猶花未蕚。錮聰塗明。猶竅未鑿。孰闢其門。以挺厥鑰。魔爾來闖。酋然此託。耀世眩人。或髽或髻。舞幻騁奇。教屑翕霍。或媚而婬。筋柔骨弱。或震而聲。風豗浪撼。世不爾壯。胡踊且躍。人不汝功。胡務刻削。是汝之罪一也。地尙乎靜。天難可名。曾乎造化。嚌若神明。沌沌而漠。渾渾而冥。機開闕邃。且鑿且扃。汝不是思。偵深諜靈。發洩幾微。搪突不停。出脅兮月病。穿心兮天驚。神爲之不悉。天爲之不平。以汝之故。薄人之生。是汝之罪二也。雲霞之英。月露之粹。蟲魚之奇。鳥獸之異。與夫芽抽蕚敷。草木花卉千態萬貌。繁天麗地。汝取之無愧。十不一棄。一曠一吟。雜然塗至。攢羅戢森。無有窮已。汝之不廉。天地所忌。是汝之罪三也。遇敵卽攻。胡礙胡壘。有喜於人。不哀而責。有慍於人。不刃而刺。爾柄何鉞。惟戰伐是恣。爾握何權。惟賞罰是肆。爾非肉食。謀及國事。爾非侏儒。嘲弄萬類。施而夸。挺挺自異。孰不猜爾。孰不憎爾。是汝之罪四也。汝着於人。如病如疫。體垢頭蓬。鬚童形腊。苦人之聲。矇人之額。耗人之精神。剝人之胷膈。惟患之媒。惟和之賊。是汝之罪五也。負此五罪。胡憑人爲。憑於陳思。凌兄以馳。豆泣釜中。果困于箕。憑於李白。簸作顚狂。捉月而去。江水茫茫。憑於杜甫。狼狽行藏。羈離幽抑。客死來陽。憑於李賀。誕幻惟奇。才不偶

世。天死其宜。憑於夢得。譏詆權近。偃蹇落拓。卒躓不振。憑於子厚。詖動禍機。謫柳不返。誰其爲悲。嗟乎爾魔。爾形何乎。歷誤幾人。又鍾於吾。自汝之來。萬狀崎嶇。悗然如忘。戇然如愚。如瘖如聾。形勢跡拘。不知飽渴之逼體。不覺寒暑之侵膚。婢怠莫詰。奴頑罔圖。園翳不薙。屋痛不扶。窮鬼之來。亦汝之呼。傲貴凌富。放與慢俱。言高不遜。面强不媮。着色易惑。當酒益麤。是實汝使。豈予心歟。狺狺吠恆。寔繁有徒。我故疾汝。且呪且驅。汝不速遁。搜汝以誅。是夕疲臥。而枕上騷窣然有聲若色。袖文裳而煌煌者。卽而告余曰。甚矣子之詆我也。何疾我之如斯。我雖魔之微。亦上帝所知。始汝之生。帝遣我以隨。汝孩而赤。亦潛宅而不離。汝童而丱。竊竊以窺。汝壯而幘。騖騖以追。雄子以氣。飾子以辭。場屋較藝。連年中之。欻天動地。名聲四飛。列侯貴戚。聳望風姿。是則我之輔汝不薄。天之豐汝不貲。惟口之出。惟身之持。惟色之適。惟酒之歸。是各有使。非吾所尸。子胡不愼。以狂以癡。實子之咎。非予之疵。居士於是是今非昨。局縮忸怩。磬折以拜。迎之爲師。

慵諷

居士有慵病。語於客曰。世倏忽而猶慵寓。身微眇而猶慵持。有宅一區。草穢而慵莫理。有書千卷。蠹生而慵莫披。頭蓬慵掃。體疥慵醫。慵與人嬉笑。慵與人趨馳。口慵語足。慵步目慵顧。踏地觸事。無一不慵。若此之病。胡術而攻。客無以對。

退而圖所以解其慵者。歷旬日而復詣曰。間闊不面。不勝眷戀。願承英晛。居士復以慵之病不喜相見。固請而見之。曰。僕久不聞居士之軟笑微言。今者暮春之辰。鳥鳴于園。風日駘蕩。雜花綺繁。僕有美酒。玉蛆浮動。其香也滿室。其氣也撲鼻。獨酌不仁。非君誰共。家有侍兒。善爲鄭聲。旣工吹笙。又擊胡箏。不忍獨聽。亦以待先生。然恐先生之憚其枉駕也。其無意於暫行乎。居士欣然拂衣而起曰。子以老夫不謂耄且衰。欲以甘口之藥希代之姿。慰其欝欝之思。老夫亦何敢固辭。於是束腰以帶。猶恐其晩。納踵於履。猶恐其遲。汲汲然出而將歸矣。客忽然有慵態。口亦慵而似不能對。俄復翻然告曰。子旣頷吾請。似不可改。然先生昔言之慵也。今之言也緊。昔顧之慵也。今之顧也謹。昔步之慵也。今之步也迅。豈先生之慵病。從此而欲盡乎。然伐性之斧。色爲甚。腐腸之藥。酒之謂。先生獨於此。不覺慵之自弛。其趨之也如歸市。吾恐先生由此而之焉。至損性敗身而後已。僕慵見先生之如此。蹙然與先生慵坐。意者先生之慵病。無奈移於我哉。居士赧然泚顙而謝曰。善矣子之諷吾慵也。吾曩語子以病慵。今聞子之一言。急於影從。不覺慵之去之無蹤也。始知嗜欲之於人。其移心也迅。其入耳也順。繇此而之焉。其禍人身也疾且敏。固不可不愼也。吾將移此之心。入於仁義之廬。去其慵而務其劬。子謂何如。子其姑須。無以嘲吾也。」

狂辨

世之人皆言居士之狂。居士非狂也。凡言居士之狂者。此豈狂之尤甚者乎。彼且聞之歟。視之歟。居士之狂。何似乎裸身跣足。其水火是軼乎。傷齒血吻。其沙石是齧乎。仰而詬天咄咄乎。俯而叱地勃勃乎。散髮而號喝乎。脫褐而奔突乎。冬而不知其寒乎。夏而不知其熱乎。捉風乎。捕月乎。有此則已。苟無焉。何謂之狂哉。噫世之人。當閑處平居。容貌言語人如也。冠帶服飾人如也。及一旦臨官莅公。手一也而上下無常。心一也而反側不同。倒目易聰。質移西東。眩亂相蒙。不知復乎中。卒至喪轡失軌。僵仆顛躓。然後已。此則外能儼然。而內實狂者也。玆狂也不甚於向之軼水火齧沙石之類耶。噫世之人多有此狂。而不能救己也。又何暇笑居士之狂哉。居士非狂也。狂其迹而正其意者也。

色喻

世有惑於色者。所謂色者。紅耶白耶青耶黃耶。日月星宿烟霞雲霧草木鳥獸皆有色也。玆能惑乎。曰非也。曰金玉之美者。衣裳之異者。宮室棟宇之泰侈者。錦繡羅縠之纖靡者。皆色之尤備者也。玆亦能惑乎。曰幾乎猶未也。夫所謂色者。人之色也。鬢綠膚皙。飾以脂澤。心挑目逆。一笑傾國。見之者皆迷。遇之者皆惑。及其斃愛。雖兄弟親戚莫若也。然其斃之也乃斥。其愛之也乃戒。子不聞乎。眼之嬌者斯曰刃。眉之曲者謂之斧。頰之豐者毒藥也。肌之滑者隱蠹也。斧以伐之。刃以觸之。隱蠹以食之。毒藥以苦之。玆非害之酷者乎。害之作敵。其能克乎。故曰賊。遇賊而殂。能復親乎。故曰斥外之害既如玆。外之害又甚斯。聞色之美則破家產而求之不疑。被色之誘則犯虎狼而赴之勿辭。畜好色則人猜衆妬。着美色則功落名墮。大則君王。小焉卿士。覆邦喪家靡不由此。周之褒姒。吳之西子。陳後主之麗華。唐玄宗之楊氏。皆迷君眩主。滋育禍胎。周以之蹶。吳以之頹。陳唐以之崩摧。小則綠珠之嬌態敗石崇。孫壽之妖粧惑梁冀。若此之類。又何勝記。嗚呼吾將搖輔扇炭。鑄嫫母敦洽之貌。千千萬萬。盡錮其姚冶之面。然後刀曜華父之目。而易以正直之矚。鐵作廣平之腸。而納之於淫奢者之腹。則雖有蘭澤脂粉之具。糞溷也泥土也。雖有毛嬙西施之秀。敦洽嫫母也。又何惑之有。

土靈問

劉夢得曰。天獨陽不可問。問於大鈞。然則配天尊者后皇。后皇不可問。問於后皇所統五土之靈曰。汝特天地間蚩然一物也。非特埋金玉石鐵瓦礫朽朽無情之物。亦能埋人矣。聖若孔丘。賢若顏氏。清如伯夷。孝如曾子。剛腸者子儀。烈膽者李愬。文之雄者韓柳。詩之豪者李杜。其鴻識巨量。英精逸狀。與天角壯。汝忍埋之乎。倭若江充。惡如梁冀。罔君者斯高。盜國者安史。其姦腥毒臭。似不堪受。汝亦容埋乎。對曰。甚矣子之誤也。萬物歸根於土。自然之數也。何擇而不埋乎。我本爲天所命。爲地所尸。物無巨細善惡。皆得埋之。雖然於其人也。有埋骨

埋精魄者。有埋骨不能埋精魄者。汝得聞乎。若聖若賢。若廉孝忠烈。若才之豪逸者。其精也歸天。否則復生於人間。或爲順子純臣。或爲烈士英人。故其骨可埋。其精魄不可埋也。若佞若賊若欺罔回慝者。則吾能錮其精囚其魄。以我之坎陷之。以我之厚掩之。猶以爲慊。以吾所藏巨石以檻之。以吾所出湧水以墊之。故非特埋其骨。亦能埋其精魄矣。予曰善乎。遂書其對。

異相者對

有相者不知何自而來。不讀相書。不襲相規。以異術相之。故謂異相者。搢紳卿相男女幼長。爭邀競往。無不使相焉。相富貴而肥澤者曰。子之貌甚瘠矣。族之賤莫子若也。相貧賤而癯羸者曰。子之貌肥矣。族之貴若子者稀矣。相盲者曰明者也。相捷而善走者曰跛躄而不能步者也。相婦人之色秀者曰或美或醜也。相時所謂酷之尤深者曰悅萬人之心者也。其所相。率皆類是。非特不能言倚仗所自。其察容止皆尤視也。衆譁傳以爲詭人。欲執而鞫理其僞。予獨止之曰。夫言有先逆而後順者。外近而內遠者。彼亦有眼。豈不知肥者瘠者瞎者。而指肥爲瘠指瘠爲肥指瞎爲明者乎。此必相之奇者也。於是沐浴盥漱。整襟合紐。造相者之所寓。遂屏左右曰。子相某人某人。其曰某某何也。對曰。夫富貴則驕傲陵慢之心滋。罪之盈也。天必反之。將有糠糲不給之期。故曰瘠也。將慷然爲匹夫之卑。故曰子之族賤矣。貧賤則降志貶己。有憂懼修省之意。否之極焉。泰必復矣。肉食之兆已至。故肥也。將有萬石十輪之貴。故曰子之族貴矣。窺妖姿美色而觸之。覷珍奇玩好以欲之。化人爲惑。枉人爲曲者目也。由此而至不泊然無欲無觸。全身遠辱。過於賢覺。故曰明者也。或爲刺客。或爲姦首。及廷尉繫之。獄卒守之。桎在足。木貫脰。雖欲逸走。得乎。故曰跛躄而不能步者也。夫色也。淫侈怵異者。視之則瓊瑤之秀也。直方淳質者。視之則泥土之醜也。故曰或美或醜也。夫所謂仁人者。其死之時。蠢蠢蚩蚩。思慕涕洟。怊乎若嬰兒之失母慈。故曰傷萬人者也。所謂酷者。其死也塗歌巷和。羊酒相賀。有笑而口未闔者。有抃而手欲破者。故曰悅萬人者也。予瞿然起曰。果若吾辭。此實相之奇者也。其言可以爲銘爲規。豈此夫沿色隨形。說貴則曰龜文犀角。說惡則曰蜂目豹聲。滯曲循常。自聖自靈者乎。退而書其對。

白雲居士語錄

李叟欲晦名。思有以代其名者曰。古之人以號代名者多矣。有就其所居而號之者。有因其所蓄。或以其所得之實而號之者。若王績之東皐子。杜子美之草堂先生。賀知章之四明狂客。白樂天之香山居士。是則就其所居而號之也。其或陶潛之五柳先生。鄭熏之七松處士。歐陽子之六一居士。皆因其所蓄也。張志和之玄眞子。元結之漫浪叟。則所得之實也。李叟異於是。萍蓬四方。居無所

定。寥乎無一物可蓄。缺然無所得之實。三者皆不及古人。其於自號也。何如而可乎。或目以爲草堂先生。予以子美之故讓而不受。況予之草堂。暫寓也。非居也。隨所寓而號之。其號不亦多乎。平生唯酷好琴酒詩三物。故始自號三酷好先生。然皷琴未精。作詩未工。飮酒未多。而享此號。則世之聞者。其不爲噱然大笑耶。翻然改曰。白雲居士。或曰。子將入靑山臥白雲耶。何自號如是。曰。非也。白雲吾所慕也。慕而學之。則雖不得其實。亦庶幾矣。夫雲之爲物也。溶溶焉洩洩焉。不滯於山。不繫於天。飄飄乎東西。形迹無所拘也。變化於頃刻。端倪莫可涯也。油然而舒。君子之出也。歛然而卷。高人之隱也。作雨而蘇旱。仁也。來無所着。去無所戀。通也。色之靑黃赤黑。非雲之正也。惟白無華。雲之常也。德旣如彼。色又如此。若慕而學之。出則澤物。入則虛心。守其白處其常。希希夷夷。入於無何有之鄕。不知雲爲我耶。我爲雲耶。若是則其不幾於古人所得之實耶。或曰居士之稱何哉。曰或居山或居家。惟能樂道者而後號之也。予則居家而樂道者也。或曰審如是。子之言達也。宜可錄。故書之。

麴先生傳

麴聖字中之。酒泉郡人也。少爲徐邈所愛。邈名而字之。遠祖本溫人。恒力農自給。鄭伐周獲以歸。故其子孫或布於鄭。曾祖史失其名。祖牟徙酒泉因家焉。遂爲酒泉郡人。至父羲始仕爲平原督郵。娶司農卿穀氏女生聖。聖自爲兒時。已

有沉深局量。客詣父目愛曰。此兒心器當汪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淸。撓之不濁。與卿談不若與阿聖樂。及長。與中山劉伶浮陽陶潛爲友。二人嘗謂曰。一日不見此子。鄙吝萌矣。每見。移日忘疲。輒心醉而歸。州辟糟丘椽。未及就。又徵爲靑州從事。公卿交口薦進。上令待詔公車。居無何。召見目送曰。此酒泉麴生耶。朕欲香名久矣。先是太史奏酒旗星大有光。未幾聖至。帝亦以是益奇焉。卽拜爲主客郎中。尋轉爲國子祭酒。兼禮儀使。凡掌朝會宴饗宗廟蒸嘗酌獻之禮。無不稱旨。上器之。擢置喉舌。待以優禮。每入謁。命舁而升殿。呼麴先生而不名。上心有不懌。及聖入見。上始大笑。凡見愛皆此類也。性醞藉。日親近。與上無小忤。由是益貴幸。從上遊宴無節。子酷醲醨。倚父寵頗橫恣。中書令毛穎上疏劾奏曰。倖臣擅寵。天下所病。今麴聖以斗筲之用。幸登朝級。位列三品。酒有三品內深賊。喜中傷人。故萬人呶號。疾首痛心。此非醫國之忠臣。乃實毒民之賊。夫聖之三子。憑恃父寵。橫行放肆。爲人所苦。請陛下。幷賜死。以塞衆口。書奏。子酷等卽日飮酖自殺。聖坐廢爲庶人。鴟夷子亦嘗善聖。故亦墮車自死。初鴟夷子以滑稽見幸。與麴聖相友。每上出入。託於屬車。鴟夷子嘗困臥。聖戲曰。卿腹雖大。空洞何有。答曰。足容卿輩數百。其相戲謔如此。聖旣免。齊郡高州間盜賊群起。上欲命討。難其人。復起聖爲元帥。聖持軍嚴。與士卒同甘苦。灌愁城一戰而拔。築長樂阪而還。帝以功封爲湘東侯。一年。上疏乞退曰。臣本甕牖之子。少貧賤。爲

人轉賣。偶逢聖主。虛心優納。拯於沉溺。容若江湖。有忝洪造。無潤國體。前以不謹。退安鄉里。雖薄露之垂盡。幸餘滴之得存。敢欣日月之明。更發醯鷄之覆。且器盈則覆。物之常理。今臣遇猜渴之病。命迫浮漚。庶一吐俞音。使退保餘生。帝優詔不允。遣中使賚松桂菖蒲等藥物。就其第省病。聖累表固辭。上不得已許之。遂歸老故鄉。以壽終。弟賢。官至二千石。子酋酸酴酳。皆籍屬萍氏云。

史臣曰。麴氏世本農家。聖以醇德清才。作王心腹。斟酌國政。有沃帝心。幾致太平。既醉之功。盛哉。及其泰寵幾亂國經。雖禍及於子無憾。然晚節知足自退。能以壽終。易曰。見幾而作。聖庶幾焉。

清江使者玄夫傳

玄夫不知何許人也。或曰其先神人也。兄弟十五人。皆體巨絕有力焉。天帝所命扶五山海中者是已。玄中記曰。鼇巨龜也。至子孫形寢小。亦無以力聞者。唯以卜筮爲業。相地之利害。不常厥居。故其鄉里世系不得詳焉。遠祖文甲。堯時隱居洛濱。帝聞其賢。聘以白璧。文甲貢奇圖來獻。帝嘉之。因封洛水侯。曾祖自言上帝使者。不言其名。擔洪範九疇。授伯禹者是也。祖白若。夏后時鑄鼎於昆吾。與翁難乙致力有功。父重光。生而有文在左脅。曰月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諸侯。諸侯爲帝王。因採其文。名之玄夫。尤沉邃。其母夢瑤光星入懷。因而有娠。始生。相者

曰。背法盤丘。文成列宿。必神聖之相乎。及壯。覃研曆緯。凡天地日月陰陽寒暑風雨晦明災祥禍福之變。無不逆知。又學神仙行氣導引不死之方。性尙虎常介而行。上聞其名。使使聘焉。玄夫傲然不顧。乃歌曰。泥塗之遊。其樂無涯。巾笥之寵。寧吾所期。笑而不答。由是不能致。其後宋元王時。豫且强逼之。將致於王。未及謁。夢有人玄服輜車而來告曰。我淸江使者也。將見於王。明日豫且果以玄夫來謁。王大悅。欲爵之。玄夫曰。臣爲豫且所强。且聞王有德。故來見耳。爵祿非本志。王豈欲留而不遣耶。王欲放遣。因衛平密諫乃止。卽調爲水衡丞。又遷授都水使者。俄擢爲太史令。凡國之施爲注措動作興亡。事無大小。莫不咨而後行。上嘗戲曰。子神明之後。且明吉凶。不早自圖。落豫且之謀。爲寡人所獲何也。玄夫曰。明有所不見。智有所不及故爾。王笑之。其後莫知所終。至今搢紳間有慕其德。用黃金鑄像而佩之者。胄子曰元緖。爲人所烹。臨死歎曰。行不擇日。今而見烹。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其慷慨如此。次子曰元宁。浪遊吳越間。自號洞玄先生。次子。史失其名。形極小。不能卜。唯升木捕蟬。亦爲人所烹。其族屬。或有得道。至千歲不死。所在有靑雲覆之者。或隱於吏。世號玄衣督郵云。」

史臣曰。察至微防未兆。聖人容或有差。以玄夫之智。不能杜豫且之謀。又不救二子之烹。況其餘哉。昔仲尼厄於匡。又使門人子路。未免於醢。嗚呼可不愼乎。」

白雲居士傳

白雲居士。先生自號也。晦其名顯其號。其所以自號之意。具載先生白雲語錄。家屢空。火食不續。居士自怡怡如也。性放曠無檢。六合爲隘。天地爲窄。嘗以酒自昏。人有邀之者。欣然輒造。經醉而返。豈古陶淵明之徒歟。彈琴飲酒。以此自遣。此其錄也。居士醉而吟。自作傳自作贊。贊曰。志固在六合之外。天地所不囿。將與氣母。遊於無何有乎。

盧克淸傳 予修明宗實錄立此傳、有可激貪競故附之

盧克淸者。不知何許人也。官止散官直長同正。家貧。將賣宅未售。而方因事之外郡。其婦與郎中玄德秀。受白銀二十斤賣之。及克淸還京師。見其直多剩。遂持三斤詣德秀曰。予嘗買此宅。只給九斤耳。居數年無所加修。而剩得三斤。非理也。請還之。德秀亦義士也。拒而不納曰。爾何獨守公理。而予不爾也。遂不受。克淸曰。予平生義不爲非。豈可賤買貴賣。黷于貨乎。設閣下不從。請盡納其直。復受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因謂曰。予豈不逮克淸者耶。遂納其銀於佛寺。聞者莫不歎息曰。末俗奔競之時。亦有如此人者乎。予恨記事者不詳其家世。及餘所行而已。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一

終

說　序

鏡說

居士有鏡一枚。塵埃侵蝕。掩掩如月之翳雲。然朝夕覽觀。似若飾容貌者。客見而問曰。鏡所以鑒形。不則君子對之以取其淸。今吾子之鏡。濛如霧如。旣不可鑒其形。又無所取其淸。然吾子尙熠不已。豈有理乎。居士曰。鏡之明也。妍者喜之。醜者忌之。然妍者少醜者多。若一見必破碎後已。不若爲塵所昏。塵之昏。寧蝕其外。未喪其淸。萬一遇妍者而後磨拭之。亦未晩也。噫古之對鏡。所以取其淸。吾之對鏡。所以取其昏。子何惄哉。客無以對。

舟賂說

李子南渡一江。有與方舟而濟者。兩舟之大小同。榜人之多少均。人馬之衆寡幾相類。而俄見其舟離去如飛。已泊彼岸。予舟猶遑迴不進。問其所以。則舟中人曰。彼有酒以飮榜人。榜人極力蕩槳故爾。予不能無愧色。因歎息曰。嗟乎此區區一葦所如之間。猶以賂之之有無。其進也有疾徐先後。況宦海競渡中。顧吾手無金。宜乎至今未霑一命也。書以爲異日觀。

忌名說

李子問吳德全曰。三韓自古以文鳴於世者多矣。鮮有牛童走卒之及知其名者。獨先生之名。雖至婦女兒童。無有不知者何哉。先生笑曰。吾嘗作老書生。餬口四方。無所不至。故人多知者。而連擧春官不捷。則人皆指以爲今年某又不第矣。以此熟人之耳目耳。非必以才也。且無實而享虛名。猶無功而食千鍾之祿。吾以是窮困若此。平生所忌者名也。其貶損如此。或以公爲恃才傲物。此甚不知先生者也。

虱犬說

客有謂予曰。昨晚見一不逞男子。以大棒子椎遊犬而殺者。勢甚可哀。不能無痛心。自是誓不食犬豕之肉矣。予應之曰。昨見有人擁熾爐炰虱而烘者。予不能無痛心。自是誓不復炰虱矣。客憮然曰。虱微物也。吾見庖然大物之死。有可哀者故言之。子以此爲對。豈欺我耶。予曰。凡有血氣者。自黔首至于牛馬猪羊昆虫螻蟻。其貪生惡死之心。未始不同。豈大者獨惡死。而小則不爾耶。然則犬與虱之死一也。故擧以爲的對。豈故相欺耶。子不信之。盍蘧爾之十指乎。獨拇指痛而餘則否乎。在一體之中。無大小支節。均有血肉。故其痛則同。況各受氣息者。安有彼之惡死而此之樂乎。子退焉。冥心靜慮。視蝸角如牛角。齊斥鷃爲大鵬。然後吾方與之語道矣。

壞土室說

十月初吉。李子自外還。兒子輩鑿土作廬。其形如墳。李子佯愚曰。何故作墳於家。兒子輩曰。此不是墳。乃土室也。曰奚爲是耶。曰冬月宜藏花草瓜蔬。又宜婦女紡績者。雖盛寒之月。溫然若春氣。手不凍裂。是可快也。李子益怒曰。夏熱冬寒。四時之常數也。苟反是則爲恠異。古聖人所制。寒而裘。暑而褐。其備亦足矣。又更營土室。反寒爲燠。是謂逆天令也。人非蛇蟾。冬伏窟穴。不祥莫大焉。紡績自有時。何必於冬歟。又春榮冬悴。草木之常性。苟反是。亦乖物也。養乖物爲不時之翫。是奪天權也。此皆非予之志。汝不速壞。吾笞汝不赦也。兒子等懼懼亟撤之。以其材備炊薪。然後心方安也。

理屋說

家有頹廡不堪支者凡三間。予不得已悉繕理之。先是其二間爲霖雨所漏寢久。予知之因循莫理。一間爲一雨所潤。亟令換瓦。及是繕理也。其漏寢久者。榱桷棟樑。皆腐朽不可用。故其費煩。其經一雨者。屋材皆完固可復用。故其費省。予於是謂之曰。其在人身亦爾。知非而不遽改。則其敗已不啻若木之朽腐不用。過勿憚改。則未害復爲善人。不啻若屋材可復用。非特此耳。國政亦如此。凡事有蠹民之甚者。姑息不革。而及民敗國危而後急欲變更。則其於扶越也難哉。可不愼耶。

雷說

天鼓震時。人心同畏。故曰雷同。予之聞雷。始焉喪膽。及反覆省非。未覓所嫌。然後稍肆體矣。但一事有咯嫌者。予嘗讀左傳。見華父目逆事。未嘗不非之。故於行路中遇美色。則意不欲相目。迺低頭背面而走。然其所以低頭背面。是迺不能無心者。此獨自疑者耳。又有一事。未免人情者。人有譽己。則不得不喜。有毀之。則不能無變色。此雖非雷時所懼。亦不可不戒也。古人暗室不欺者。予何足以及之。

崛擊貪臣說

崔員外洪烈。志尙剛正。嘗掌記南京也。縛殺權臣義文所遣蒼頭之怙主勢橫恣割人者。由是著名矣。爲微官時。廣會中有一文士理邑不廉者。崔君擧飮器甕崛將擊之。先以口銜指大嘯。以激其氣。敢言曰。坐有貪者。吾欲擊之。昔者段秀實笏擊奸臣。今崔子將崛擊貪臣矣。雖不斥言其名。其人自省己之不廉。潛出而遁之。後有以此爲戲者。崔君輒怒。唯李郎中元老笑之。則雖以銜指大嘯狀示之。崔君不得怒。但低頭有笑而已。以與李君相好故也。

論詩說

予昔讀梅聖俞詩。私心窃薄之。未識古人所以號詩翁者。及今閱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鯁。眞詩中之精雋也。知梅詩然後可謂知詩者也。但古人以謝公詩池塘生春草爲警策。予未識佳處。徐凝瀑布詩一條界破青山色。則予擬其佳句。然東坡以爲惡詩。由此觀之。予輩之爲詩。其不及古人遠矣。又陶潛詩恬淡和靜。如清廟之瑟。朱絃疎越一唱三嘆。予欲効其體。終不得其髣髴。尤可笑已。」

七賢說

先輩有以文名世者某某等七人。自以爲一時豪俊。遂相與爲七賢。蓋慕晋之七賢也。每相會。飮酒賦詩。旁若無人。世多譏之。然後稍沮。時予年方十九。吳德全許爲忘年友。每携詣其會。其後德全遊東都。予復詣其會。李淸卿目予曰。子之德全。東遊不返。子可補耶。予立應曰。七賢豈朝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嵇阮之後有承之者。闔座皆大笑。又使之賦詩。占春人二字。予立成口號曰。榮衆竹下會。快倒甕中春。未識七賢內。誰爲鑽核人。一座頗有慍色。卽傲然大醉而出。予少狂如此。世人皆目以爲狂客也。

天人相勝說

劉子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予早服斯言。久矣。今益信之也。何者。予嘗掌記完山。爲同寮者所讒見罷。及到京師。其人亦常在要會。簧其舌而詆之。故凡九年莫見調。此乃人勝天也。豈天哉。及其人已斃。然後卽其年入補翰林。因累涉淸要。遄登高位。則此乃天勝人也。人豈可終妨哉。或難之曰。太公八十遇文王。朱買臣五十而貴。此寧有人讒之而晚遇耶。實命數使然也。予曰。二公之晚遇者。如子所言命數也。算予命。雖於其時。不至大蹇。有凶人乘之。而鍛成其

大故也。或又曰。命未大屯。而凶人乘而助之亦命也。何謂是哉。予曰。我於其時。若小忍之而不與之爲隙。則必無是也。以予所自召而致之也。則何關乎命哉。或者服之曰。子之悔過也如此。宜乎遠到也。

夢說

予自四三品時。常夢坐一大樓上。其下皆大海也。水到樓上。霑濕寢席。予臥其中。如是者六七年。每寤輒怪之。或以周公夢書驗之。心以爲瑞夢也。及庚寅歲。以非罪流于猬島。請寄一老司戶之家。則有高樓正臨大海。翼翼翬飛。水亦將拍于軒窓。眞若夢所見者。予然後方驗前夢矣。然則人之行藏榮辱。豈徒然哉。皆預定於冥然者歟。當時擬必死於其地。未幾復京師。至登相位。是亦非天命歟。甲午月日書。

送璨首座還本寺序

夫浮屠有一入靑山。草喫泉吸竟一生。不迹紅塵者。是誠髡首被緇者之所職爾。能與物推移。而不染於物。能與世舒卷。而不滯於世。故不傷高行。而其慈液之及人也亦周矣。吾師之行乎世。遵此道也。赴經筵於王宮帝殿不辭也。受檀施於相門侯邸不拒也。亦與吾輩入詩社參酒場。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眞可謂達者也。然久於京輦。不能無桑下之戀。則世之人。不可戶曉焉。知不以師爲

不能無眷春於人間世耶。今也得名藍於山水淸幽之地。手一笻頂一笠。飄飄若閑雲之返岫。則汨汨如我輩。得無羨乎心耶。雖然僕亦老矣。亦豈不能豁然長往。陪杖屨於白雲靑嶂之側耶。餞席有賦詩以寵者。老居士以序也。

送崔先輩下第西遊序

夫士之求售於有司也。譬之農業。則若先自疑天澤之必不時。地力之必不利。廼不理鎡錤耒耜之具。而便不耕不種曰是天地也。非我也。則可乎。要必磨礪其器用。既耕之。又繼以耘耨。汲汲欲及時。然後天時地利之不相答。則是天地之咎也。非耕者之罪也。今吾子自妙齡。栖息於書圃。礪舌耕之具。求試於有司。而有司不取。是有司之恥也。非子之恥也。子退焉。益復利其器銳其用。待明有司而較藝。則朝種暮穫。積至千廼。何不稔是懼。吾子勗之。一鴈南飛。木葉半脫。送君此時。能不哀哉。白雲居士序。

送宗上人南遊序

釋子有源宗者將南遊。來告行乞詩與序甚勤。予謂之曰。道境至空。無有東西。凡浮屠者必虛舟其心。浮雲其跡。不以東西去住爲想者也。子之告行於予。實空門之罪人也。予惟以目擊送之。猶爲道境之一點痕類。況此區區者乎。雖然子欲之。吾不可無辭以贈。請言之。曰夫我以有想傾之。雖無情之物。反爲有情。子以山水爲可賞。抑以江南爲山水之

最者。而今有是遊也。若懸懸傾佇。持地往觀。則山益佳水益美。莫不含情作態。媚嫵於前後。烟出焉呈翠眉之脩娉。清湖焉作淡粧之嬋妍。水樂交奏。松絃雜彈。上人於是應接不暇。忘寢廢食。雖欲豁斷而來。奈彼牽引不放何。然則其與世之嗜色眈聲者。何以別乎。情之所着一也。子去觀之。若果有山水之牽於目着於心。將挽引而不放者。當以吾言酌損之。視山水如糞溷。悠悠然亟復人間。還與吾輩雜遊。視紅塵如青山綠水。然後可謂得道者也。贈詩曰。一片白雲閑。隨風落底山。東西本無繫。好去好來還。

送全右軍奉使關東序

予聞山水之奇秀。關東爲最。若金蘭之叢石丹穴。高城之三日浦。襄嶺之洛山。則雖未覩蓬萊方丈。想不能過此也。僕嘗以爲苟得一見。雖死無恨。但塵縶未鞭。千里悠然。空悒悒東望而已。今足下杖龍節耀皇華。振輕裝而言邁。跨逸駕之如飛。軒軒若傳翰兩腋。飛出六合之外。而令人歆豔之不已也。登高挹袖。手酌送行。此別不久。何必多淫涕耶。想足下每遇一山一水。不得不思我也。如不能緘淸漪封紫翠以寄之。尙可詩以收拾。因風有寄。使東海山水。森列我眼界足矣。何必親賞也。群子賦詩。予以序冠之。

送李史館赴官巨濟序

予固聞之。其所謂縣之巨濟者。炎方之極徼也。家於水中。環四面皆瀛海之浩

渫也。毒霧熏蒸。颶風不息。暑月有蚊虻之大於蜂者。群集嗜人。誠可畏也。凡官于此。多是左遷者也。今足下以英偉之才。處蓬山之署。未嘗不汗靑修史。眉目萬世爲己任。課其績。宜受甄昇之命。廼反落此。能不悲哉。然可賀者有二。夫天欲成就之。必先試艱險。是陰陽之數也。子無罪而謫此。必大福將至之漸也。是可賀一也。大抵得道之深者。多在幽閑閒寂之地。何則。專其心一其入故也。今子之所之。地寂而人稀。官閑而務簡。無一事敢干於心者。常隱几於虛白之空。嗒然喪耦。遊於物之初。則其道之入也愈深矣。道既充中。面澤外發。自然還童。必作神仙中人也。不知返轅之日。將莊老其身而來耶。抑爲安期羨門子而至耶。吾輩亦摳衣問道矣。是可賀二也。行矣毋多傷。時或以吾言慰其情耳。千里遠別。得無垂涕。挽袖欲留。其可得乎。

送同年盧生還田居序

始予與吾子。遊學相從。莫不欲濯纓沐芳。縱轡靑雲。奮發平生之志矣。僕也雖未至遠步。亦得戴冠拖紫。待罪亞卿。在吾分足矣。吾子以雋秀之才。猶未霑一職。鮮歡薄味。殊無有官況。然後高吾子之勇去。未嘗不南向再拜也。今足下問命。廼者尋薄田所在。携家南往。方其時勢若可矜。不能無愴心。及僕之從官歷關。復踏京師。則予疑其不能忘疇昔之志。有意於簪仕也。足下留不過數日。來告行期。予然後大悔期君之淺。而復欲頓首再拜。挹其高風也。噫。一夢升沉。僕

己諳之矣。行當掛冠。笑謝塵寰。豈汨沒然終未作青山白雲人耶。出處謬悠。更相見未可期。努力擧爵。無以魯酒而辭也。風日淸淑。鳥鳴嚶嚶。方將與之遊。忍舍我而南乎。

新集御醫撮要方序

夫有生之所重者。身與命而已矣。雖死生壽夭皆關乎天。若因節宣失適。爲疾恙所寇。而無良方妙藥而理之。則其間豈無橫失其命者耶。是古聖賢所以著本草千金斗門聖惠諸方。以營救萬生之命者也。然部秩繁浩。難於省閱。其若寢疾彌留。勢可淹延時日。則謁醫可也。搜諸書求其方亦可也。至於暴得重病。蒼皇危急。則又何暇謁醫搜書之是爲也。不若採菁撮要。以爲備急之具也。

國朝有茶房所集藥方一部。文略效神。可濟萬命。以歲久脫漏。幾於廢失矣。今樞密相公崔諱宗峻。見而惜之。思欲摹印以廣其傳。以此聞于 上。上遂欣然頷可。公於是分爲二卷。又添附諸方之最要者。使人繕寫。名之曰 御醫撮要。承制勅送西京留守官彫印。使流播於人間。是亦 聖朝視民如赤子之仁政也。抑又士君子所以汎濟含生之意也。噫有善不可盖者予守也。公又命之爲序。則其可避乎。敢再拜略書梗概耳。時丙戌四月日序。

十二國史重彫後序

十二國史。諸史之樞要也。漁獵不煩而足以鑒諸國之興亡善惡。故今按部盧

公軾。雖居衛霍之班。雅好孔姬之術。於書傳中偏嗜是書。弭節完山。募工彫印。以施學者。是亦好善君子利人之一端也。某月日全州牧掌書記某序。

妙法蓮華經心并三十七品讚頌序

妙法蓮華經心四句偈者。文簡旨備。含一部之義。雖衰耗多忘及女人不識文字者。亦易誦持。與讀大本同其利。則實可謂用力少而見功多者也。其所謂三十七品讚頌者。不知誰所撰歟。愚竊疑後之若沙門法師者。其意豈以爲向所謂老忘與女人。其根器不同。有止讀經心者。有欲讀一部則不及。而讀經心四句則有餘者。故於三十七品。各著讚頌。置於不及有餘之間。引而進之。輒欲勸之者歟。侍郎金元瑜。得唐本。切欲摹印廣施於人。其爲利可涯哉。既募工彫鏤。因乞予冠之以序云。

丁郎中鴻進字序

人有以名以字而索於予者衆矣。但不得已占之而已。鮮有序其占之之意也。今足下正直淳厚君子也。況於文章之餘。以墨竹之戲。傾倒一時。求之於古。雖文與可輩。所不能及也。惟名與字。當不朽萬世矣。今幸求字於予。則予敢不敬受而字之耶。請字之曰樂之哉。且而安也。且鴻者。其進有時。其行有序。故於易漸之六爻。皆以鴻言之也。然不若六二之安且樂也。其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解者曰。漸于磐者。柔順中正。安而不危者也。飲食衎衎。進而樂者也。然則

以樂之及而安二字之不亦可乎於此二者請擇所從而已

吳德全戟巖詩跋尾

吳德全爲詩遒邁勁俊其詩之膾炙人口者不爲不多然未見能押强韻儼若天成者及於北山欲題戟巖則使人占韻其人故以險韻占之先生題曰北嶺巉巉石邦人號戟巖迫擡乘鶴晉高刺上天咸採柄電爲火洗鋒霜是鹽何當作兵器敗楚亦亡凡其後有北朝使能詩人也聞此詩再三歎美問是人在否今作何官倘可見之耶我國人茫然無以對予聞之曰何不道今方爲制誥學士之任耶其昧權如此可歎哉云

李史館允甫詩跋尾

予友李史官允甫以嘗所著詩賦雜著五十餘篇袖而來示之予讀既將還之曰彬彬乎文彩之備也詩挾風人之體賦含騷客之懷其若無腸公子傳等嘲戲之作若與退之所著毛穎下邳相較吾未知孰先孰後也子不爾則吾何以與之友也予不知子已廻首輩馳雖一日十過吾門終不一枉顧也雖然寧不與子交其文可盖耶

睿宗唱和集跋尾

夫天下之未至太平則雖好文之主有不得與學士詞臣吟詠風月以遂優遊之樂矣屬太平多暇上不喜文章則雖才如沈宋燕許安可預清燕侍從得爲雍容賡載之事耶伏聞　睿宗聰明天縱制作如神席太平之慶乘化日之長常與詞人逸士若郭輿等賦詩著詠從容金振玉動中韶鈞流播於人間多爲萬口諷頌實太平盛事也今所謂　睿宗唱和集是已行于世久矣臣未得奉覽始於某人家得而拜讀想目覩當代之君臣慶會嗟歎不足不覺涕之橫流也第恨不得生於其時綴詞臣之尾以鼓缶俚音續　天章之末耳然　今上尤好文但朝夕致太平則臣亦庶幾矣又何恨不生於彼時哉

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

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時所尚而已然今古已來未若東坡之盛行尤爲人所嗜者也豈以屬辭富贍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匱故歟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後學未嘗斯須離其手咀嚼餘芳者皆是其摹本舊在尚州不幸爲虜兵所焚滅了無孑遺矣完山守禮部郎中崔君址好學樂善君子人也聞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時胡騎倏來忽往間不容毫州郡騷然略無寧歲則似若未遑於文事而太守以爲古之人尚有臨戎雅歌投戈講藝者文之不可廢如此以是邑之大也此一段么麼事咄嗟可辦而若以彼區區戎醜之故將姑息以竢太平庸詎知後之來者又因循姑息便不成吾志耶遂直斷聞于　上上亦好文欣然允可於是當虜之未來閒農之未作使之雕鏤不日迺畢費不煩而力有餘矣非夫幹事貞固綽有餘裕者孰於此時成大事如彼其敏耶其爲

政之大體。亦可知已。君於予爲門人。故託以標識。予亦嘉君之以他邑之亡書。以爲私憂。移之其邑。汲汲於補益學子。是以粗書本末。以跋其尾云。時龍集柔兆涒灘辜月日。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戶部事太子太保臣李奎報序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一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

反柳子厚守道論

柳子厚著論曰。守道不如守官。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官者道之器。未有守道而失官者。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柳子之此說。誠然矣。然予以爲此特極於上智者而論之耳。非聖人所以汎爲人而論之者也。何則。苟曰守官不如守道。則其若上智之人。能知道之爲守官之本。官之爲行道之器。而得守其本。則所謂器者亦從而不喪。如柳子之說矣。若中下人者。未知道之爲守官之本。妄求道之所在。自以爲能守其道。而忽於守官。因以隳職喪局。則不旋踵蹈其禍矣。官可守歟。是喻人而陷於不義。烏在其爲聖人之言耶。苟以爲守道不如守官。而努力恪謹。能守其官。則亦庶幾於道矣。道豈不存乎。聖人言守道不如守官。是乃言守道者也。但言有先後耳。其意未始不同矣。是聖人所以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之義也。何謂傳之者誤歟。

非柳子厚非國語論

柳子厚之非國語。予復以爲非也。左氏親受經於仲尼。凡事之可以因經而附

者皆釋於傳採其餘以爲國語既載之傳而又見於國語者亦衆矣何皆誣淫不概于聖耶柳子所以非其所非而非之者請先以一二篇明之國語曰周之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云云柳子非之曰山川者特天地陰陽之氣自動自休自峙自休是惡乎與我謀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云云苟如是則山川之崩震果可謂非災耶孔子書春秋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其餘災異不可勝紀孔子其可非之耶詩曰百川沸騰山谷卒崩詩可非之歟況伯陽父所言非特左氏書之國語也後至司馬遷班固亦取而載之史矣夫史者標準萬世之書也若誣淫不經之說則二子何取而書之耶國語曰趙宣子驟諫公公使鉏麑賊之鉏麑自殺云云柳子非之曰宣子之諫君爲社稷之衛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左氏多於文辭以著其言云云此亦非所非而非之者也大抵人之於人雖素所賢之者當其時有見其失而非之者或於後有見可敬而禮之者麑雖素聞宣子之賢以君命也不得不往焉則殺之其任也脫若復見其失則殺之心愈堅矣及見其盛服假寐而後益賢之而不忍害焉乃反自殺是固義也故左氏既書于傳而又載之國語矣柳子何於傳不非而獨於此非之耶凡非其所非而非之者多此類也

爲鼂錯雪冤論

古之人論漢之英明之君則首稱文景然以誅錯事觀之景帝不足謂之明矣且國政非臣之所能專斷而行之者也陳其利害而取斷於君上者臣之職也受下之謀議商酌可否而後行之者君之明也錯既爲漢臣患諸侯之彊大難制欲因過削地以尊京師此可謂忠於國者也遂以此奏於上上亦不能獨裁與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而後行之則咎不獨在錯矣脫七國實爲錯而發兵者業已用其計而致此則是亦朝廷之恥也宜徐觀其變然後誅之未晚也錯之削諸侯亦非不慮其反逆而策之者也宜委以制禦之任有不可而後誅之亦可矣況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爲反計數十年而後與六國發之則名雖誅錯其意不在錯也苟其勢可以抗京師則雖急斬錯以謝祗自示中國之輕耳終不爲罷兵明矣苟不能以區區七國能抗京師則雖不誅錯其若予何耶其誅之也雖斷自上心猶爲不可況聽其讒以戮忠臣內爲袁盎報讎外爲諸侯報仇其不明孰大焉又使中尉紿載行市是欺臣也以天子而斬一鼂錯何必誑耶是亦非人君之政也過孰甚焉惜也銳於爲國遠慮而反受誅戮之斥也未幾復徵傅上之愛子而其策雖未盡見用其所採而施於世者亦多矣則不可謂大失其志者也然後世猶以不大用爲之冤也況如錯者乎予是以譏景帝之不明以此雪錯之深冤也嗚呼有努力扶我身者誤而小失其手

則未及踈地。而敢怒斥耶。

山海經疑詰

予讀山海經。每卷首標之曰。大禹製郭氏傳。則此經當謂夏禹所著矣。然予疑非禹製。何者。傳曰。子爲父隱。論語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蓋惡之也。孔子修春秋。雖直筆之書。以魯爲父母邦。凡大惡。則皆諱避不書。若山海經。果是禹製。當諱父之大恥。觀東北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是禹父。不宜斥書此事。若以爲實事。不得不書。則不甚言竊而云取帝之壤。亦不蔽于義也。按獻經表云。昔洪水洋溢。鯀既無功。高使禹繼之。伯益與伯翳驅禽獸別水土。紀其珍怪。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據此則疑伯益所著。然其序則云禹別九州。物無循形。因著山海經云云。此二說亦不同。是皆所惑者。又有一惑焉。尚書曰。高矧鯀于羽山。蓋以鯀理水績用不成故也。此經云。帝殛鯀于羽郊。所謂帝者上帝也。鯀雖竊帝壤。苟能堙洪水。則於高爲有功。於帝爲有罪。高不宜誅。而帝獨誅矣。若爲帝所誅。又不當爲高所殛。若爲高所殛。則其不竊帝壤堙洪水明矣。上帝其何名而殺鯀耶。此二說亦不同。安所從耶。在醇儒。當以尚書爲正。而以山海經爲荒怪之說矣。然既曰禹製。禹之說可謂惟乎。待後之明智君子。有以辨之耳。

唐書杜甫傳史臣贊議

予讀唐書杜子美傳。史臣作贊。美其詩之汪涵萬狀。固悉矣。其末繼之曰。韓愈於文章。愼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予以爲此則褒之。不若不褒也。何則。士有潛德內朗。不大震耀於世者。史臣於直筆之際。力欲揚暉發華。以信於後世。而猶恐人之有以爲譽之過當。則引名賢之辭。憑以爲固可也。至如李杜。則其詩如熊膰豹胎。無有不適於人口者。其名固已若雷霆星斗。世無不仰其光駭其響者。非必待昌黎詩之一句然後益顯者也。宋公何苦憑證其句。自示史筆之弱耶。引其詩或可。而獨許可某人者。猶有慊之之意也。愈若不許可。而無此一句。則史臣其不贊之耶。嗚呼。史臣之言弱也。此贊亦引元稹所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此則微之所以直當杜甫切評。而論之者。雖引之或可矣。若退之之一句。則將贈友人而偶發於章句者。而非特地論杜公者也。然韓愈大儒也。雖一句非妄發者。引之或可也。如不言愼許可。則宋公之言。免於弱也。

唐書不立崔致遠列傳議

按唐書藝文志。載崔致遠四六一卷。又桂苑筆耕二十卷。自注云。高麗人賓貢及第。爲高駢淮南從事。予讀之。未嘗不嘉其中國之曠蕩無外。不以外國人爲之輕重。而既令文集行於世。又載史如此者。然於文藝列傳。不爲致遠特立其傳。予未知其意也。若以爲其行事不足以立傳。則崔孤雲年十二。渡海入中華

游學。一擧甲科及第。遂爲高駢從事。檄黃巢。巢頗沮氣。後官至都統巡官侍御史。及將還本國。同年顧雲贈儒仙歌。其略曰。十二乘船過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其迹章章如此。以之立傳。則固與文藝所載沈佺期柳幷崔元翰李頻輩之半紙列傳有間矣。若以外國人則已見于志矣。又於藩鎭虎勇。則李正己黑齒常之等。皆高麗人也。各列其傳書其事備矣。奈何於文藝獨不爲孤雲立其傳耶。予以私意揣之。古之人於文章。不得不相嫌忌。況致遠以外國孤生。入中朝蹶躓時之名輩。是近於中國之嫌者也。若立傳直其筆。恐涉其嫌。故略之歟。是予所未知者也。

韓信傳駁

予讀漢書韓信傳。有不可以不駁者。敢論之曰。信之罪已不足容誅矣。然高祖不能無非。而班固之筆。有不公焉。夫君有疑臣之心。則伏以待誅。禮也。因其疑而有叛君之心。人臣之罪。莫甚於斯。韓信是已。固已不容誅矣。然信之罪。本高祖養而成之也。何以言之。人有讒信叛。高祖卽信而患焉。是不明也。夫讒言有疑似不明者。有立可斷者。信當劉項相拒時。以國士無雙之才。膺隣虎視。當此時。與楚則漢危。與漢則楚危。楚漢安危。在一信手。而信卒與漢。與平天下爲功臣。當時已有蒯通說信鼎足天下。信不忍背漢。謝不用其計。夫勢有可爲。其不反如此。豈於天下爲一家之日。以區區一淮陰。欲拒大漢耶。是立可斷者。苟不能

明斷。而患其叛逆。則以萬乘之國討之。豈不勝一淮陰。而乃以僞遊雲夢。而擒之耶。嗚呼。以天下之主。用詐計紿一臣。奈天下萬邦何。械至洛陽。遂赦之者。以無罪也。如知其無罪。宜不奪其王。因以弭其怨可也。反降以爲侯。以此激其意。是謂蹈睡虎尾令寤者也。信由是怨漢。且疑其卒必見誅。故不得已而謀叛。此非高祖養而成之者耶。吾故曰。漢高不能無非也。班固之贊曰。信徼一時之權變。用詐力成功。見疑强大。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其所謂見疑謀叛就亡。信然矣。所謂詐力成功者。未知其何指耶。信爲漢王。破强楚虜魏王禽夏說擊龍且。皆用奇計。指此而言耶。此奇也非詐也。兵貴無常。時或用奇。非信之奇計。高祖亦不應有天下。果謂之詐。則高祖用詐力之臣。而得天下。亦非正也。所謂詐計者。若高祖之僞遊雲夢。蕭何之紿信謁呂后者。幾乎矣。班固不以貶者。豈以聖君賢相而諱之耶。其所謂徼一時之權變。則蕭何曹參張良。皆是。何獨信哉。吾故曰。班固之筆。有不公也。

杜牧傳甑裂事駁

牧傳。有牧之死。炊甑裂。牧曰不祥。予駁之曰。此拘忌小數。謠巫瞽史之說耳。牧曰不祥。非醇儒所當言者。史臣宋公。宜逸而猶書之。亦雜也。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夫牝固無司晨之任。牝而晨焉。家之惟孰大於是。甚於國之雉雊鼎耳鼠舞端門之妖。故聖人存而不刪。若甑之裂者。或因火烈。或因水燥。而非必以

惰。牧之死適會耳。不足以爲的驗。以予所試觀之。予家去歲秋九月。方爨甑劃而裂。予殊不以爲惰。又今歲二月。甑鳴如牛吼。俄而大裂。如人劃破者。竈婦懊然失色。奔告於予。予笑自若。適有術人至曰。此不利主人。非痛祈解恐不免。室人欲亟從其言。予止之曰。死生有命。苟有死期。惰特先兆耳。祈解何益。苟無焉。甑裂其如予何。果不死至于今。且杜牧以何無狀。遇甑一裂而死。予以何德。被甑再裂而能免耶。此不驗明準也。吾恐後人溺於其說。故書而曉之。

柳子厚文質評

夫心之所洩。必在於文。故予嘗以爲見其文。足敬其人。披其文。足相其質矣。及讀唐柳子厚文。然後知言之失也。敢評之曰。子厚之書。其文之賁也周。其心之洩也浮。其文可敬。其人不可敬也。何以言之。曰汎濫淳潘。出入子史。洸洸乎其可駭者。子厚之辭也。非文之賁而其若是耶。故曰文之賁也周。然以子厚平生行已之素較之。其身之所未備。其意之所未行。固亦多矣。於文莫不皆悉。此豈心之所蓄歟。特詭而列於文耳。故曰心之洩也浮。請以一二篇明之。讀斬曲几文。則其端平正直之心。疑若可見。然韋執誼王叔文王伾等。皆宵人者也。子厚以章章名士。撓節從之。其相得之甚。使天下指以爲二王劉柳。則是可謂其行之直乎。然則柳子之曲。不爲不多。奈何忘己之曲。而規規然寓意於斬曲几。以譏世之爲耶。是舉其斤執其斧。自斬其身也。何曲几之得斬耶。讀乞巧文。則曰

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此亦非實之言也。方二王時。劉柳等。更相倡譽。以爲伊周管葛復生矣。嗚呼。以二王爲伊周。管葛哉。其言可謂巧矣。而不可謂拙也。其巧之不足耶。又胡乞於天孫哉。人猶不可欺。況天乎。吾故曰質之不如文也。

書司馬溫公擊甕圖後

古之論者。有謂司馬溫公。自爲兒擊甕時。已有活人手段。此誠的論也。君實果歷相四朝。奮發謀議。興利除害。安國家濟蒼生。可謂宋之社稷臣也。此非刻勵習熟而爲之。其漸已見於乳臭中。固受之天者。或曰君實能鍛成其才。適會居位輔政。有以濟蒼生耳。凡善惡與習而遷。兒時事不足爲的驗也。予曰非也。昔孔子爲兒時。嘗陳俎豆爲戲。果興文教爲萬世師。然此聖人之事。不可以常品論之。若以常品觀之。予少時怯乘馬。馬有駸駸其足者。面蒼然無生色。甚戰也。至今尙爾。畏騎駿足。凡奉使乘傳。必擇駑者而後馭之。又生二歲時。常喜執書冊。以手指點其字。而若將讀之。父母曰。此兒當業文者也。今果以進士出身。備小儒之數。由此觀之。君實之擊甕。天性也。其安國家濟蒼生。固亦受之天者。非熟習而爲之者審矣。何謂兒時事不足爲驗耶。非特此也。凡善惡勇怯仁與不仁孝與不孝。皆於兒時。可略見也。何獨司馬也耶。

書韓愈論雲龍雜說後

愈之說曰。龍噓氣成雲。雲亦靈惟矣。龍之使能爲靈也。若龍之靈。非雲之所憑依。乃所自爲也。韓之說如此。予謂靈也。然龍不乘雲。無以神其靈異乎。其所自爲也。詳味韓之意。以龍而喻人。喻人之曰。非獨龍也。人亦猶爾。言龍而不及人何也。詳味韓之意。以龍而喻人。喻人而不及人。欲令意有所蓄而不直洩也。夫粲乎文章。爵乎詞氣。皆人之所自吐也。絢焉爲錦繡羅穀。峭焉爲高峯絕岸。舒也卷也彤也青也。皆類雲之紛紜翕霍。千狀萬態也。則可謂靈惟矣。其靈也乃人之所自爲。而非文章才藝之能靈人也。然人不憑文章才藝。亦無以神其靈也。且乖龍不能興雲。唯神龍然後興之。則非雲之靈其龍審矣。然龍不乘雲。無以神其靈。庸人不能吐文章詞氣。唯奇人然後吐之。則文章之不能靈人亦審矣。然人不憑文章。亦無以神其靈。則神龍與詩人之變化一也。請以此洩韓之微也。

屈原不宜死論

古有殺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殺身以成節者。若伯夷叔齊是已。比干當紂時。其惡不可不諫。諫而被其誅。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紂。猶有慙德。凡在義士。不可忍視。故孤竹二子扣馬而諫。諫而不見聽。恥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節也。若楚之屈原。舉異於是。死不得其所。秖以顯君之惡耳。夫讒說之蔽明。邪諂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國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爲王寵遇。專任國政。宜乎見同列之妬嫉也。故爲上官大夫所譖。見疏於王。

此固常理。而不足以爲恨者也。原於此時。宜度王之不寤。滅迹遠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惡漸久而稍滅也。原不然。復欲見容於襄王。反爲令尹子蘭所讒。放逐江潭。作湘之纍囚。至是雖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澤畔。作爲離騷。多有怨曠譏刺之辭。則是亦足以顯君之惡。而乃復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爲競渡之曲。以慰其溺。賈誼作投水之文。以弔其冤。益使王之惡大暴於萬世矣。湘水有盡。此惡何滅。且紂之惡。久已浮於天下。雖比干不死。未免爲獨夫。而取刺於萬世矣。虎王舉大義忘小嫌。卒王天下。功業施于萬世矣。則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損也。況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紂之臣。諫伐其君而死。以成其節也。何與於虎王哉。若懷王則聽讒疎賢而已。當時此事。無國無之。原若不死。則王之惡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顯其君之惡耳。予之此論。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貶其君之惡。庶以諷後之信讒斥賢耳。非固譏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嗚戲。

論日嚴事

明廟實三十七年太平之主也。終雖被廢。其明智有不可形容者。臣請粗論之。時南國有浮屠日嚴者。自稱世尊。人皆傳能理人疾病。雖至盲聾風癩。無不立愈。京師聞之。皆欲迎致。上重違衆志。先使內臣驗其實。內臣還奏如所聞。上不得已使使迎之。勅置東城外弘法寺。其始來也。冒彩氈巾乘駿馬。以綾扇

障其面。徒衆不可勝計。遮擁馬首。有不得正視其顏者。京師士庶。日夜會其寺。無慮萬餘人。皆唱阿彌陀佛。聲聞十里。乃至公卿搢紳及其配耦幽閨處女。其聚如林。皆以髮布其前。藉日嚴之足。凡日暮飲食之餘。沐浴之水。苟得之。雖涓滴貴如千金。無不飲服。當此之際。上若迎入大內。痛加禮敬。則一國變爲胡風。以至男女雜處。淫亂必甚矣。上漸驗其實。放遣江南。明廟之智如此。至聖子神孫反正享祚。焉知不以此耶。但恨當時無一諫官如韓吏部諫迎佛骨者耳。後驗其事。則其僧先教人曰。萬法唯心。汝若勤念佛曰。我病已愈。則病隨而愈矣。愼勿言疾之不愈。以是盲者妄言已視。聾者亦言已聞。所以令人易惑。是豈國之妖者歟。嗚呼幾誤一國矣。

論四時饗先事略言

古者人子之饗先以血祀爲貴者。是禮經之制也。禮者。聖人之所制。聖人之制禮雖幽至於鬼神。無所不測其情而制之者也。豈可輕廢哉。雖血祀之在所可重如此。子孫絕則血祀絕矣。夫然故古之人。深忌血食之不續。乃至以無後爲不孝。蓋亦以此。而如不用血祀。則其與無後何異哉。噫今世之風俗。酷尙佛法。其祭先多以蔬蕨。是何法耶。若欲營佛事薦冥福。而幷祭其先。則用蔬菜可也。所謂四時之饗者。吉祭也大禮也。當以官品之高下。或以大牢。或以小牢。禮也。若貧不能辦之。則以魚物禽鳥之類代之。燔炙以薦。則猶愈於蔬菜矣。且人死曰鬼。鬼神必於燔燒之際。乃始降神而歆其祀矣。不然與不祭同。孔子不曰乎。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歟。況祖先於高卑一也。國之大廟。亦用蔬菜耶。但有等衰耳。

論走筆事略言

夫唱韻走筆者。使人唱其韻而賦之。不容一瞥者也。其始也但於朋伴間。使酒時狂無所洩。遂託於詩。以激昂其氣。供一時之快笑耳。不可以爲常法。亦不可於尊貴之前所爲也。此法李湛之淸卿始倡之矣。予少狂自以爲。彼何人予何人。而獨未爾耶。往往與淸卿賦焉。於是乃始之。然若予者。性本燥急。移之於走筆。又必於昏醉中乃作。故凡不慮善惡。惟以捴速爲貴。非特亂書而已。皆去傍邊點畫。不具字體。若其時不有人隨所下輒問。別書于旁。則雖吾亦莽莽。不復識也。其格亦於平時所著。降級倍百然後爲之。不足以章句體裁觀之。實詩家之罪人也。初不意區區此戲之聞于世矣。乃反爲公卿貴戚所及聞知。無不邀飮勸令爲之。則有或不得已而賦之者。然漸類倡優雜戲之伎。或觀之者如堵牆。尤可笑已。方欲罷不復爲。而復爲今相國崔公所大咨賞。則後進之走筆者。紛紛踵出矣。但此事初若可觀。後則無用。且失其詩體。若寢成風俗。烏知後世。有以予爲口實者耶。其醉中所作。多棄去不復記云。

論詩中微旨略言

夫詩以意爲主。設意尤難。綴辭次之。意亦以氣爲主。由氣之優劣。乃有深淺耳。然氣本乎天。不可學得。故氣之劣者。以雕文爲工。未嘗以意爲先也。蓋雕鏤其文。丹靑其句。信麗矣。然中無含蓄深厚之意。則初若可翫。至再嚼則味已窮矣。雖然凡自先押韻。似若妨意。則改之可也。唯於和人之詩也。若有險韻。則先思韻之所安。然後措意也。至此寧且後其意耳。韻不可不安置也。句有難於對者。沉吟良久。想不能易得。則卽割棄不惜宜矣。何者。計其間倘足得全篇。而豈可以一句之故。至一篇之遲滯哉。有及時備急則窘矣。方其構思也。深入不出則陷。陷則着。着則迷。迷則有所執而不通也。惟其出入往來。左之右之。瞻前顧後。變化自在。而後無所礙。而達于圓熟也。或有以後句救前句之弊。以一字助一句之安。此不可不思也。純用淸苦爲體。山人之格也。全以妍麗裝篇。宮掖之格也。惟能雜用淸警雄豪妍麗平淡。然後備矣。而人不能以一體名之也。詩有九不宜體。是予所深思而自得之者也。一篇內多用古人之名。是載鬼盈車體也。壤取古人之意。善盜猶不可。盜亦不善。是拙盜易擒體也。押强韻無根據處。是挽弩不勝體也。不揆其才。押韻過差。是飮酒過量體也。好用險字。使人易惑。是設坑導盲體也。語未順而勉引用之。是强人從己體也。多用常語。是村父會談體也。好犯語忌。是凌犯尊貴體也。詞荒不刪。是蔓莠滿田體也。能免此不宜體格而後。可與言詩矣。人有言詩病者。在所可喜。所言可則從之。否則在吾意耳。何必惡聞。如人君拒諫。終不知其過耶。凡詩成反覆視之。略不以己之所著觀之。如見他人及平生深嫉者之詩。好覓其疵失。猶不知之。然後行之也。凡所論。不獨詩也。文亦幾矣。況古詩者。如以美文句斷押韻者佳矣。意既優閑。語亦自在。得不至局束也。然則詩與文。亦一揆歟。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二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三

記

止止軒記

城之東奉香之里之西阯有草堂數十楹。白雲居士所寄也。身寄而已。心不寄也。居士謂誰。春卿自號也。榜其軒曰止止。居士自名之也。蓋以玄筮之得止之首而名之也。止之首☶☶人玄陽家八木曰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此言君子時止則止。其智之明。如水之內朗也。陰陽隔絕各止其所故能如水之內自清明。爲平人。不隱不仕。故車輒俟而馬就止也。居士喜曰。是皆予之志也。予能識其所止而止。則可謂應初一之體。進不急於仕。退不苟於隱。以是而爲平人。則可謂叶初二之辭。予得是而名軒曰止止。果不類予之行藏耶。夫所謂止止者。能知其所止而止之者也。非其所止而止。其止也非止止也。且虎豹麋鹿蛟龍之於藪澤窟穴。識其所止而止之者也。設客行旅寄。以止于城市之中。則人以爲祆而從而害之必矣。居士之於世。偃蹇寡合。非馴擾之物也。若與人同趁並騖。以止于名利之域。則是何以異於虎豹麋鹿蛟龍之城市哉。此予所以求其所止而止之者也。不然。祆而害之者至矣。或曰若子之所言。則必山林窮谷之是處。不與人雜然同域。然後可謂止止矣。今子之所止。乃城市之中。而猶謂之止止。譬之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何也。曰蟲獸之藪澤窟穴。人之城市。亦各其所止之常也。假使人庖然伏藪澤。仄然入窟穴。則亦猶虎豹麋鹿蛟龍之入城市也。毒蟲猛獸。亦必以爲祆而群而害之矣。人而避人。被蟲獸所害。吾不忍爲也。且人所以忌人。規有以害之者。非城市之隘而與處之吝也。徒以競其所求。爭其所利而已。苟與人不爭不競。雖白日有肚吾篋者。避而不見。則人之城市。亦虎豹麋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也。庸有害之者乎。居士之名軒。蓋以此也。丁卯三月十日記。

接菓記

事有初若妄誕幻恠。而其終乃眞者。其接菓之謂乎。予先君時。有號長身田氏者善接菓。先君使試之。園有惡梨凡二樹。田氏皆鋸斷之。求世所謂名梨者。斫若干梢。安於斷株。以膏泥封之。當其時見之。似妄誕幻恠矣。及欝然夏陰茂。賁然秋實成。然後乃信其終眞者。而妄誕幻恠之疑。始去於心矣。先君沒。凡九稔。覩樹食實。未嘗不思嚴顏。或攀樹嗚咽。不忍捨去。且古之人。以召伯韓宣子之故。有勿剪甘棠封植嘉樹者。況父之所嘗有而遺之於子者。其恭止之心。何趨勿剪封植而已哉。其實亦可跪而食矣。抑慮先君。以此及予者。豈使予革非遷善。當効玆樹耶。聊志而警之耳。

四可齋記

昔予先君嘗置別業於西郭之外溪谷窅深境幽地僻如造別一世界可樂也予得而有之屢相往來爲讀書閑適之所有田可以耕而食有桑可以蠶而衣有泉可飲有木可薪可吾意者有四故名其齋曰四可且祿豐官重乘威挾勢者凡所欲得無一不可於意者若予則既窮且困顧平生百無一可而今遽有四可何偕如之夫大牢之享始於藜羹千里之行起於門前蓋其漸也予居是齋也若有得田園之樂則其唾棄世網拂衣羈足歸老故園作太平農叟擊壤皷腹歌詠 聖化以被于管絃亦何有不可哉嘗於是齋著詩三首詩集中有西郊草堂詩是已其一句云快哉農家樂歸田從此始是眞予志也某月日白雲居士記

通齋記

衆允通人楊生應才者卜築于城北善接養花木其林園之勝頗有聞於京都予遂往觀焉環堵蕭然而已初若無奇觀勝致殊不類所聞者及主人贊至其園然後環視周矚求勝之所從有而得有聞者則園方可四十步許有珍木名菓植植爭立昵不相侵離不至迂是皆生之均踈數而序植者也別爲塢以居衆花花各數十種皆世所罕見或方開或已落嘆林繡地交錯糾紛日薨紅張麗華之嬌醉也露葩濕楊貴妃之始浴也風枝擧趙飛燕之輕體也落者如愼夫人之却座覆者如李夫人之掩被以花之諭乎目如此愛之不能移去藉草

良久而後起自花塢而少北有石臺平如局又潔淨可不席而坐蒲桃之緣樹下垂者如纓珞然可愛下有石井味極清甘洩而爲小泓有稚葦戞戞始生予曰更少高其廉益以淳漘則可池而放鳧鴨也還至石臺酒數巡主人目予曰僕之有是齋莫有標榜若將有待於先生者請一涵可乎予於是遂名之曰通齋夫由道而冥觀齊泯萬體則夫所謂通與塞了不可得見者也然以天道論之日月星宿山川丘陵爲物之巨者也然未免盈虛消息否泰通塞之變者由未嘗離陰陽之數故也況其餘哉然則境欲爲通境而爲人所礙則烟愁月慘終不爲通境矣人已爲通人而爲境所塞則高人才子北首而莫有至者孰知有通人哉今是齋也境已通而通人居之盍以通貶名耶雖欲讓而不受又焉逃是名哉且天地無私豈獨私楊生以泉石私楊生以花柳歟直由心匠之妙耳若爾則濃花芳草非受於天也受於楊生之手也碧井清泉非產於地也產於楊生之心也噫吾不知是齋昔爲人有則地頑園俗草荒木老萬景韜晦而不出及遇楊生然後爲神仙別洞耶假使楊生棄而不居又屬於人則又焉知不爲豕槽馬廐之地哉生又乞爲記故因目之所寓而志之耳楊生頗尙俠喜趨人之急不可不與遊者

草堂理小園記

城東之草堂有上園下園上園縱三十步橫如之下園縱橫纔十許步步則依

古算田法而計之也。每夏五六月。茂草競秀。至將人腰。而猶不使之剪之也。家有矮奴三贏僮五。見之不能無愧。以鈍鋤一事。更相刮薙。纔三四步而輟。閱旬日。又理他處。則草生前所理處。蓊然蓁然矣。又旬日。復理蓊然蓁然者。則草又生後所理處。蓊蓁然滋茂矣。如是而終不能盡去焉。此予之督役弛而奴之用力怠故也。遂貰而不詰。乃自理下之小園。小園力足勝。故遂去怠奴。而躬自理之。剗剪榴翳。增卑落高。使平如碁局之面焉。於是葛衣紗帽。徙倚乎其上。竹簟石枕。偃臥乎其中。林影散地。清風自來。兒牽我衣。我撫兒項。熙熙怡怡。足以遣日。此亦閑居者之一場樂地也。嗚呼有三十步之園。不能勝理。移於十步之地。然後僅能理焉。是豈拙者之効歟。推是而移之朝廷。顧復穢其務而不理耶。然昔陳仲舉不掃一室。其志遠也。由是言之。大丈夫之蓄意。亦豈了言哉。因自笑而私志之。志而觀之。亦往往自大笑。笑復以爲樂也。甲寅五月二十三日記。」

南行月日記（一种字四千）

予嘗欲遊踐四方。凡吾馬足之所到。若有異聞異見。則詩以拾文以採。以爲後日之觀。其意何哉。假得老以至脚衰腰僂。所處不過房櫳之內。所見不出裨席之間。則取吾手集。覩昔少壯時奔馳步驟遊賞之跡。赫赫若前日事。尙足以舒暢其幽欝也。予詩集中。有江南詩若干首。至今讀其詩。則當日之遊。了了然若在眼前矣。後五載。出補全州幕府。二年間凡所遊歷。頗亦多矣。然每遇江山風月。嘯傲才出吻。而簿書獄訟。來相侵軼。止得一聯一句。而其不能卒就者多。故所得全篇。不過六十餘首。然列郡風土山川形勝。有所可記。而倉卒不能形于歌詠。則草草書于短牋片簡。目爲日錄。雜用方言俗語也。及庚申季冬。入洛閑居。始出而見之。莽莽不可讀之。其所自爲。而反自笑也。盡取而焚棄之。拾一二可讀者。始次而記之云。夫全州者。或稱完山。古百濟國也。人物繁浩。屋相櫛比。有故國之風。故其民不椎朴。吏皆若衣冠士人。進止詳審可觀。有中子山者。最蓊欝。州之雄鎭也。其所謂完山者。特一短峯耳。異哉一州之以此得號也。距州理一千步。有景福寺。寺有飛來方丈。予自昔聞之。以事叢務劇。不得一訪。一日因休暇。遂往觀焉。所謂飛來方丈者。昔普德大士。自盤龍山飛來之堂也。普德字智法。嘗居高句麗盤龍山。延福寺。一日忽謂弟子曰。句麗唯尊道敎。不崇佛法。此國不必久矣。安身避難。有何處所。弟子明德曰。全州高達山。是安住不動之地。乾封二年丁卯三月三日。弟子開戶出見。則堂已移於高達山。距盤龍一千餘里也。明德曰。此山雖奇絕。泉水枯涸。我若知師移來。必并移舊山之泉矣。崔致遠作傳備詳。故於此略之。十一月己巳。始歷行屬郡。則馬靈鎭安。山谷間古縣也。其民質野。面如獼猴。杯盤飮食。腥膻有蠻貊風。有所訶詰。則狀若駭鹿然。似將奔遁也。循山繚繞而行。乃得至於雲梯。自雲梯至高山。危峯絕嶺。立壁萬仞。路極窄。下馬而後行。高山於他郡中。頗爲不陋。自高山至禮陽。自禮陽至

全州
中心
景福寺

支石

朗山。皆一宿而去。明日將向金馬郡。求所謂支石者觀之。支石者。俗傳古聖人所支。果有奇迹之異常者。明日入伊城。民戶凋耗。籬落蕭條。客舘亦草覆之。吏之來者不過纍纍四五人而已。見之惻然可傷。十二月。奉朝勅課伐木邊山。邊山者。國之材府。修營宮室。靡歲不採。然蔽牛之大。干霄之幹。常不竭矣。以其常督伐木。故呼予曰斫木使。予於路上。戲作詩曰。權在擁軍榮可詫。官呼斫木辱堪知。以類於擔夫樵者之事故也。正月壬辰。初入邊山。層峯複岫。昂伏屈展。其首尾所措。跟肘所極。不知幾許里也。旁俯大海。海中有群山。嶋猬島鳩島。皆朝夕所可至。海人云。得便風直若激箭。則其去中國。亦不遠也。山中尤多栗。一方之人。歲相資以爲食焉。行若干里。有美箭植植立如麻。僅數百步。皆以樊籬障之。絕竹林直下。始得平路。行至一縣。曰保安者也。方潮汐之來。雖平路忽漫然爲江海。故候潮之進退。以爲行期。予始行也。潮方來。尙去人五十許步。於是促鞭馳馬。欲先焉。從者愕然急止之。予不聽。猶馳之。俄而崩奔蹴踏而至。其勢若萬軍倍道趨來。穹豐然甚可畏也。予懼然急走。登山而後僅得免焉。然亦能追及而蕩馬腹也。其或蒼波翠巘。隱見出沒。陰晴昏旦。每各異狀。雲霞綵翠。浮動乎其上。縹緲如萬疊畫屛。舉目眺賞。恨不與二三子之能詩者。齊轡而同吟也。然萬景觸惱。使人情張王。初不思爲詩。不覺率然自作也。嘗過主吏浦。明月出嶺。晃映沙渚。意思殊蕭洒。放轡不驅。前望蒼海。沉吟良久。馭者怪之。得詩一首

潮汐の迅速激

云云。閏十二月丁未。又承　朝旨。監諸郡窕獄。先指進禮縣。山極高。入之漸幽奥。如蹈異邦別境。邑邑然意漸無聊。日過午。始入郡舍。令尉皆不在。夜二更許。令尉各自八千步許。皆奔喘而來。以馬縛懸於門柱。戒人不給芻粟。凡馬之極於馳者。不如是。恐斃也。予陽睡而聞之。知二君顧老夫頗誠。故不得已聽置酒。有妓彈琵琶。頗可聽。予於他郡不飮。至是稍痛飮。又聽絃聲。豈以路遠境絕。如入異邦。而觸物易感之然耶。自進禮至南原府。南原古帶方國也。客舘後有竹樓。閑敞可愛。一宿而去。庚申春三月。又沿水課船。凡水村沙戶。漁燈鹽市。無不遊閱。入萬頃臨陂沃溝。凡留數日而行。將指長沙。有一巖。巖有彌勒像。挺然突立。是因巖鑿出者。距其像若干步。又有巨岩。杌然中虛者。自其中入之。地漸寬敞。上忽通豁。屋宇宏麗。像設嚴煥。是兒牽寺也。日侵暮。促鞭絕馳。入禪雲寺宿焉。明日入長沙。自長沙到茂松。皆殘敗小郡。事亦無可記者。但沿江問船計艘而已。平昔遇一泉一池。挹酌游泳。愛翫不足者。慕江海而不見故也。今並海久矣。態於目者。皆水也。聲於耳者亦水之哮怒也。則倦然已猒見矣。何天之餉人驟過。如使飢者暴飽。而反猒見甘旨耶。是年八月二十日。予先君諱旦也。先一日。遂往邊山蘇來寺。壁上有故資玄居士詩。予亦和二首書于壁。明日與扶寧縣宰李君。及餘客六七人。至元曉房。有木梯高數十級。疊足凌兢而行。乃得至焉。庭階窓戶。上出林抄。聞往往有虎豹攀緣而未上者。傍有一庵。俗語所云蛇

蘇來寺元曉房

元曉居

牛頭二祖大士

海東明德大士

包聖人所昔住也。以元曉來居。故蛇包亦來侍。欲試茶進。曉公病無泉水。此水從巖罅忽湧出。味極甘如乳。因嘗點茶也。元曉房才八尺。有一老闍梨居之。庵眉破衲。道貌高古。障其中爲內外室。內室有佛像。元曉眞容。外則一瓶雙屨茶鼎經机而已。更無炊具。亦無侍者。但於蘇來寺。日趁一齋耳。予陪吏竊語予曰。此師嘗遇全州所過恃力橫暴。人皆病之。其後莫知所去。今見之則其師也。予歎曰。夫中下人。其器有常。故滯而莫遷。凡以惡駭人者。器必有異於人。故其反於善。必岌岌超卓如此者。昔有獵將。遇牛頭二祖大士。改過修善。卒成宿德。海東明德大士。亦自捉鷹爲普德聖師之高弟。推此類言之。此師之折節易行。介然有殊行。殊不爲恠也。又問所謂不思議方丈者。求觀之。其高險萬倍於曉公方丈。有木梯高可百尺。直倚絕壁。三面皆不測之壑。回身計級而下。乃得至於方丈。一失足則更無可奈何矣。予平日登一臺一樓。高不過尋丈者。以頭病故猶眩眩然不得俯臨。至是益悚然股扑。未入而頭已旋矣。然自昔飽聞勝跡。今幸特來。若不入見其方丈。又不得禮眞表大士之像。則後必悔矣。於是盤桓蒲北而下。足猶在級。而若將已墮者。遂入焉。敲石取火。焚香禮律師眞容。律師者名眞表。碧骨郡大井村人也。年十二。來栖賢戒山不思議巖。賢戒山者。卽此山是已。眞心宴坐。欲見慈氏地藏。踰日不見。乃投身絕壑。有二青衣童子。以手奉之曰。師法力微少。故二聖不見也。於是努力益勤。至三七日。巖前樹上。有慈氏

地藏現身授戒。慈氏親授占察經二卷。并與一百九十九柱。以爲導往之具。其方丈。以鐵索釘巖故不墜。俗傳海龍所爲也。將還。縣宰置酒一巔曰。此望海臺也。吾欲勞君。先使人設席而待。請小休焉。予遂登眺。則大海周廻。距山才百餘步。每一杯一詠。萬景自媚。殊無人世間一點塵思。飄然若蛻俗骨傳羽翰飛出六合之外。而擧首一望。若將以手招羣仙也。坐者十餘人。皆醉。以予先君諱曰。故但無管絃歌吹耳。凡所歷。無可記則不載。夫以京師爲身。以四方爲支。則予所遊者南道之一偏。而特一支之一指耳。況此錄也。皆忘漏剗削之餘。鳥足爲後日之觀乎。姑藏之。以待東西南北之窮遊極踐。摠記備錄。然後合爲一通。以爲老境忘憂之資。不亦可乎。辛酉三月日志。

泰齋記

夫緣境而漸染者。人之情也。耳厭嘈嘶而不聞清溜之聲。目倦華靡而不矚青山之色。則煩滯之心。有時而萌矣。然山水之勝。求諸遠則易。求諸近則難。故求之城中而未得。則之郊坼之外。之郊坼之外而未得。則尙無可奈何矣。惟其慕肥遁樂獨善高蹈遠遊者。然後得之也。是以愛山水之篤者。不可享富貴之樂。嗜富貴之深者。不得致山水之美。而兼之者鮮矣。今知奏事于公。居富貴之中。致山水之美。以帝城猶謂之遠。遂卜於帝闕之傍。是昔鄭員外所居也。當時茂苑殘莊而已。公得之。尋泉脈之攸出。鑿石而甃之。凡飲吸盥漱煎茶點藥之用。

皆仰此井。因泉之汎濫者。瀦作大池。被以菱芡。放鵝鴨其中。至於風軒水榭花塢竹閣。無不侈其制。使三十六洞之景。盡入於朱門華屋之內矣。又何必肥遁遠遊。然後享山水之樂耶。公指崇丘之亞然者曰。此予之望闕臺也。予歎曰。旨哉公之名是臺也。今公以喉舌之任。朝夕密邇龍顏。猶謂之未足。居必近於帝闕。又尙以爲未足。而乃成望闕之臺。此眞古所謂心罔不在王室者也。又指岌然高者曰。望月臺也。翼然如飛者曰。快心亭也。因謂予曰。予之標榜也如是。予所未名者。子爲我名之也。予謹名其園曰芳華。井曰噴玉。池曰涵碧。竹軒曰種玉。皆言其狀也。摠而名其齋曰泰。易泰卦有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今公當君子道長之時。佐王同志。財成輔相。使萬物大通。而天地交泰。然後體逸心泰。得此優遊之樂。則吾以泰名齋。不中的歟。先是公使內翰李眉叟記快心亭。已書于生絹障子。立其亭之右。又使予作此記。欲對峙於其左。其好事如此。眉叟文之雄者也。狀物周悉。故於此略之。第叙所以名之之意耳。」

素琴刻背志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者也。予非君子人也。尙蓄一素琴。絃豹不具。猶撫而樂之。客有見而笑者。因具五絃以與之。予授之不辭。於是彈爲長側短側大遊小遊。凡皆如意也。昔陶潛有無絃琴。寓意而已。予以區區此一蛹絲。要聽其聲。則其不及陶潛遠矣。然予自樂之。何必效古人哉。酌一

杯弄一曲。以此爲率。是亦遺一生之一樂也。遂刻其背曰。白雲居士琴。欲使後之見者。知某之手段所嘗經也。

四輪亭記

承安四年。予始畫謀。欲立四輪亭於園上。俄有全州之命。未得果就。越辛酉。自全州入洛閑居。方有命構之意。又以母病未就。恐因此不能便就。且失其謀畫。遂記之云。夫四輪亭者。隴西子畫其謀而未就者也。夏之日。與客席園中。或臥而睡。或坐而酌。圍碁彈琴。惟意所適。窮日而罷。是閑者之樂也。然避景就陰。屢易其座。故琴書枕簟酒壺碁局。隨人轉徙。或有失其手而誤墮者。於是始設其計。欲立四輪亭。使僮僕曳之。趁陰而就。則人與碁局酒壺枕席。摠逐一亭而東西。何憚於轉徙哉。今雖未就。後必爲之。故先悉其狀。四其輪作亭於其上。亭方六尺。二樑四柱。以竹爲椽。以簟盖其上。取其輕也。東西各一欄。南北亦如之。亭方六尺。則摠計其間。凡三十有六尺也。請圖以試之。則縱而計之。橫而計之。皆六尺。其方如碁之局者亭也。於局之內。又周回而量各尺。尺而方如碁之方罫。（罫練道間方井也）罫各方一尺。則三十六罫。乃三十有六尺也。以此而處六人。則二人坐於東。人坐四罫各方焉。縱二尺。橫二尺。摠計二人凡八尺也。餘四罫之方者。判而爲二。各縱二尺。以二尺置琴一事。病其促短。則跨南欄而半豎。彈則加於膝者半焉。以二尺置樽壺盤皿之具。東摠十有二尺。二人坐於西。亦如之。餘四

罫之方者虛焉。欲使往來小選者。必由此路。西摠十有二尺。一人坐於北四罫之方者。主人坐於南亦如之。中四罫之方者。置碁一局。南北中摠十二尺。西之一人。小進而與東之一人對碁。主人執酌。酌以一杯。輪相飮也。凡肴菓之案。各於坐隙。隨宜置焉。所謂六人者誰。琴者一人。歌者一人。僧之能詩者一人。碁者二人。幷主人而六也。限人而坐。示同志也。其曳之也。童僕有倦色。則主人自下袒肩而曳之。主人疲則客遞下而助之。及其酒酣也。隨所欲之而曳之。不必以陰。如是而侵暮。暮則罷。明日亦如之。或曰。已言亭方六尺。則其所以計之之意。非有難曉者。何至詳計曲算。以碁罫爲喩。而期人之淺耶。曰天圓地方。人所皆知。然說陰陽者。以盖輿爲喩。至於縱橫步尺。無不摠擧者。欲論萬物之入於方圓。皆應形器也。今以是亭。計人而坐。至於陬隙中邊。無使遺漏。皆入於用。則非詳計曲等而何耶。其以碁罫爲喩者。方圖畫之初。私自爲標。以備不惑耳。非款指人也。曰作亭而輪其下。有古乎。曰取適而已。何心古哉。古者巢居。不可以處。故始立棟宇。以庇風雨。至於後世。轉相增制。崇板築謂之臺。複欄檻謂之榭。構屋於屋謂之樓。作豁然虛敞者謂之亭。皆臨機商酌。取適而已。然則因亭而輪其下。以備轉徙。庸有不可乎。雖曰取適。亦豈無謂。下輪而上亭者。輪而行之。亭以停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之義也。輪以四者。象四時也。亭六尺者。像六氣也。二樑四柱者。貳王賛政柱四方之意也。嗚呼。亭成之後。當邀同志者落之。使

各賦詩。以記其詳。今取大槩。先夸於朋友。欲令翹首而待成耳。辛酉五月日記。」

晉康侯茅亭記

負鵠嶺腋龍首。扼四方之會。據神京之中。葱葱有佳氣可掬者男山也。麗其麓而家焉者。門千戶萬。若鱗錯櫛比。而特控引形勢。蟠起鳳舞者。相國晉康侯之甲第也。其燕息遊觀之所。則有茅亭在焉。銳其顚圓其體。望之若羽盖而軒翥於半空者是已。夫澄神汰慮。莫若靑山白雲。然所寄遐阻。恒苦其不可跬步到也。豈蟬首龜腰者之所常履也。玆亭也不出城市。超然有雲山之趣。令人心地自然澄汰。俯仰凡席。坐撫四方。長橋相望。九逵互湊。乘軒者跨馬者行者走者擔者挈者。千態萬狀。無一毫敢逃。凡遐眺遠覽。莫玆亭若也。雖使公輸督墨。般匠揮斤。其制度宏麗。或可髣髴。至於洞朗豁眼。飄飄若登蓬萊。望四海。則非稟公之目授頤指。曷若是耶。噫。自始剖判。固有斯境。曠世伏匿。一朝發朗。豈天作地藏。有待於公耶。羅幕高褰。珠翠森列。笙歌簫笛之聲。隨風嘹亮。或文楸玉子丁丁然響落竹外。想壺天洞府。殆無以過也。有蓮塘鴨沼。每夏六月。荷花盛開。紅衣錦羽之禽。隨波容與。羌不減江湖中所見者。或奇葩異卉佳木珍果。其經冬不凋。則天不能信其時。後夏乃發。則春不得一其令。或安於盆盎中。雖隔絕地脈。猶得繁秀。或柱立亭上。罅屋而上出者。至若便江南產中夏。而忌客於他土者。與夫盤松之輪囷磊砢。回萬牛而不可移者。一入公之園囿。一被公之顧

昧則猗猗曄曄。莫不暢茂。意者草木之情。猶有知於榮遇耶。將天公地媼。有所相耶。且物生於天地。而公能變化移易。與造物者。相爲表裏。故物之役於公而爲公之用者衆矣。非獨物也。其陶冶生人。亦可謂周矣。孰有不願爲公之用者耶。予以凡骨。誤塵淸境。目駭毛竪。不得久留。方局然告退。公遽以記命之。退彌日不得構思。懼負公命。獲逋慢之罪。敢濡翰而文之。意尙有慊。仍系以頌。其詞曰。

亭翼然。鳳將騫。誰其營。我侯賢。侯式宴。酒如泉。奉觴酢。客指千。何以酢。壽萬年。山可轉。亭不遷。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三 終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四

記

崔承制十字閣記　晋康侯元嗣

承制尙書崔公。立閣于甲第之西。奇哉異乎。實人間所未嘗見也。大抵作屋之制。不過橫其樑縱其棟。叅而椳之。椽而已耳。今此閣也。楞四角如十字。而其中則方如井焉。類世所謂帳廬者。故以十字名之。方井之內。悉以明鏡塡之。光明照耀。洞徹表裏。凡人物之洪纖巨細一變一態。皆瀉于其中。仰之可駭也。有若飛鸞曲柅。層櫨疊栭。皆天矯橫出。杈枒斜據。或若螭騰。或類鳳翥。殊形詭制。每各異觀。雖隷首算之。茫乎惘乎。棄其籌而莫數也。其鬖彫漆綠雕綵之飾。則赫艷璀璨。霞駭雲蔚。或如明月之流光。或若繁星之布彩。雖離婁見之。眩眩眡眡。奪其睛而莫敢仰視也。未知木經。尙有如此制度否。且古亦有豪門巨閥富貴之熏天者。非長材異木之獨產於今而不產於古也。良工巧匠之若正爾般倕者。亦無代無之。何曠古未曾聞臺榭觀遊之若此其奇。而乃今日始見之耶。此豈公之眼匠心籌。夐出於古人之所未到歟。雖世之公侯卿相。欲効而營之也。略不得髣髴矣。假如能營。其保之也愈難矣。何則。功未積於王室。澤未洽於生民。一旦遽有觀遊之泰過其分。則適爲身之累耳。安得而保之哉。

今崔公生積善之門擁傾朝之望定策安邦之烈炳炳與日月爭明陰施顯德之浹人之肌膚也滋深則天地神明亦相之矣庸有累於身而又焉往而不保哉一昨公召予謂曰子覩夫玆閣而未識玆閣之樂也若夫和風澹蕩桃杏齊坼吾與珥蟬腰龜者揖讓坐於龍鬚之席員案綺錯金鍾羽飛東吳絕豔南國佳人撫絃而淸泉激唱歌而行雲遏香風蘭澤噴散數十里而與花柳爭芳此予之有得於春也南火之月盛暑方蒸北戶洞開淸風颯來深閣自陰日光不窺環以寒冰交以大箑申之以靑松翠柏供美蔭送淸籟凄凉如八九月天不知人間有流金爍石之炎也此予之有得於夏也若秋冬之候則有溫閨燠館在焉閣之餉予樂如此而予無以報於閣者但欲以華文麗詞署諸上用爲閣之榮子可當乎予讓不獲已乃言於公曰此誠公之樂也然擧其外而言之耳其所自得於內者浩浩乎若江海之無涯蕩蕩乎如天地之莫極日月所不老神鬼所不覷非若僕輩之所能測度而形乎筆翰者也然公之命嚴矣予亦敢不擧其粗而叙之以應公所得於外者耶其所自得於內者必待能文之士發其粹而形容之備者予何足以當之哉直翰林院李某記

又大樓記

夫在陽則舒在陰則慘處高則快處卑則鬱是人所以受之天而固常有者也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月令曰可以居高明處臺榭蓋謂是也雖然樓臺觀榭之大小繁簡亦沿人之勢而各有當焉雖於位同貴均者顧人所屬望則異矣人心所不當大而大之則人不以爲可而皆謂之過矣至如功豐德鉅望壓萬人處一國奔走瞻望之地者雖極其大也人不以爲侈而猶以爲隘也是今承制崔公之所以作大樓於居室之南偏者也上可以坐客千人下可以方車百乘高則橫絕鳥道大則蔽虧日月碧瑤瑩柱玉爲承跋陽馬負阿矯首軒翔飛禽走獸因木生姿自棟宇已來未之有也按仙經神仙有玉樓十二然世無眼覩者不知其制度何如而其中有何等奇觀嘗以此爲恨及觀是樓雖天之玉樓想不能侈玆也其東偏安佛龕有營佛事則邀桑門衲子多至數百人恢恢有餘地直樓之南闢毬場無慮四百許步平坦如砥繚以周墻連亘數里公嘗以暇日召賓客開瓊筵命玉觴及于目倦乎姿色之靡曼耳厭乎絲竹之激越則顧可以壯其觀暢其氣者莫若擊毬走馬之戲也於是乎命善馭如王良造父之輩乘十影之足跨千里之蹄翕忽揮霍星奔電掣將東復西欲走反駐人相叢手馬相攢蹄爭毬於跳轉滅沒之中譬若群龍揚鬣奮爪爭一箇眞珠於大海之裏吁可駭也大抵擊毬走馬非以平衢廣陌則疑若不可而公獨不爾使戲於周墻環廡之間者何哉凡廣陌也平衢也雖立標樹柱要不出其限猶有不守關禁逸而過之者此直由地不束心不檢故爾不若置之於墻廡之間觀其迴環宛轉不離其域地束而技有餘心檢而巧愈出此公之所以爲

樂也。噫樓雖欲不邀。而萬景之効於玆樓者如彼。公雖欲不受。而樓之供於公者如此。凡勝特之觀。皆聚於玆樓。則予恨左右好事者之無有以聚勝。請於公而署其額也。

桂陽自娛堂記

貞祐七年孟夏。予自左司諫知制誥。謫守桂陽州之人。以深山之側。崔葦之間。一頹然如蝸之破殼者。爲太守之居。觀其制度。則拋樑架棟。强名屋耳。仰不足以擡頭。俯不足以橫膝。當暑處之。如入深甑中而遭蒸灼也。妻兒臧獲。瞠之皆不欲就居。予獨喜焉。灑掃而處之。因榜其堂曰自娛。客有詰其由者曰。今之太守。古之邦伯。賓客請謁。日相踵繼。登是堂者皆官曹之俊秀。儒釋之魁奇。無不與太守享其樂者。而太守遽稱之曰自娛。則其不以向之賓客。置人品中耶。何示人以不廣歟。予笑而應之曰。客安有是言哉。方僕之爲省郎也。出則黃裾喝道。入則方丈滿前。當是之時。在膏粱之子。則雖若不足。於僕則大過矣。然詩人命薄。自古而然。忽一旦被有司所誣枉。而落此幽荒卑濕之地者。殆天也非人也。若屋宇宏傑。居處華靡。不痛自貶損。則非天所以處我之意。而秖益招禍耳。然則玆陋也獨予之所自娛。而衆人之所深瞠也。豈可以己之所偏嗜。而欲强人而同之哉。如或有邀豆之設。聲色之歡。則予亦何心獨享其樂。而忍不與賓客共之耶。然居是州處是堂。其無此樂也審矣。又何疑哉。客慙而退。因以誌之。

時己卯六月二十四日也。

桂陽草亭記

桂陽僻在蓬艾之間。無一林泉勝境可以遊踐者。惟南山之側。有一亭焉。父老相傳云。故相國許公洪才嘗典是州。初相其地。築石而臺之。故太守李諱實忠。疏水作沼。跨亭於其上也。一間十椽。覆之以茅。示儉也。縱廣不過八尺。坐不過八人。殺其度也。水出巖罅。極寒冽如冰。雖盛夏入浴。毛髮立豎。不可耐久。加以盤松茂樹。布陰產凉。清風自來。畏景不逼。最愜於避暑。故有額曰滌暑。然州人猶以草亭呼之。或曰此地有奇形勝勢。尤利於爲州者。斯類巫瞽不經之說。儒者所宜愼道。然俚言野語。有時而中。亦不可不信也。先僕之未到。忽爲燒琴煮鶴者所毀。荒凉舊地而已。予見而傷之。召州吏謂曰。亭是李太守所創。庸害汝州。而乃敢毀耶。古人有思其人不剪甘棠者。敢毀亭耶。吏默然而退。尋拾舊材。咄嗟更構。明日以畢事來告。予與僚友置酒落之。噫。予以去歲孟炎。自補闕出守是州。至今年六月。除拜禮部郎中起居注知制誥。將詣天闕。僚友諸君曰。此亭。太守所重開也。不留誌。無以使後者知之。予然之。因書大槩。囑後來者之無輕廢毀。且爲李太守存不朽之迹耳。時庚辰七月日。老守禮部員外郎李某記。」

桂陽望海志

路四出桂之徼。唯一面得通於陸。三面皆水也。始予謫守是州。環顧水之蒼然

浩然者。疑入島嶼中。悒悒然不樂。輒低首閉眼不欲見也。及二年夏六月。除拜省郎。將計日上道。以復于京師。則向之蒼然浩然者。皆可樂也。於是凡可以望海者。無不遊踐。始於萬日寺樓上望之。大舶點波心。僅若鳧鴨之遊泳者。小舟則如人入水。微露其頭者。帆蓆之去。僅若人揷高帽而行者。群山衆島杳然相望。有岛者岐者跂者伏者。脊出者髻擢者。中穿如穴者。首凸如傘頭者。守僧來佐望。輒以手指點之。島曰彼紫燕也高鷰也麒麟也。山曰彼京都之鵲嶺也。彼昇天府之鎭也。龍山也仁州之望也。歷歷而數。如指諸掌。是日予甚樂焉。與與遊者觴之。乘醉而反。後數日。遊明月寺。亦如之。然明月頗有山之掩翳者。不若萬日之豁敞也。後數日。復循山而北。並海而東。觀潮水之激薄。與海市之變怪。或乘馬或步行。稍憊而後還焉。與遊者某某人。皆携壺從之。嗚呼水向者之水也。心向者之心也。以向之所忌見者。今反爲嗜觀。豈以得區區一官之故歟。心吾心也。不能自制。使因時貿易之如此。其於一死生齊得喪。得可冀乎。後尙可警故志之。

孫秘書冷泉亭記

芸臺亞監孫君。卜新宅于城北之某里。有巨巖高可數丈。形若削鐵者。嶢嶢然蒼蒼然。自廳事之北。彌于東隅。其下有冷泉。泫然流出。渟成一泓。澄湛可愛。附廳事之東。架以小亭。可坐十許人。瀟洒如山齋。是遊讌閑適之所也。予觀貴人

之居多矣。其飾林園必以惰石之盤窪癭瘤者。累之爲山。效衡霍之奇。信妙矣。然未若造物者之所曾開闢嶙峋奇秀天然之狀也。彼亦非不識假之不似眞也。然富貴所能致者。如奇花異木珍禽奇獸之類是已。其若巖石之巍峩磊磈者。權力所不能來也。强欲致焉。當用巨鑿利刃。片截段割。車載馬駄。然後似可矣。苟如是。特碎石與散礫耳。雖積而高之。其與向之累惰石爲山者無別矣。寧復有嶙峋奇秀天然之舊狀耶。今孫君之居。非在幽遐僻遠之地。乃鳳城中萬人所寰之間也。於焉有巨巖之奇勝如此。孫君得而有之。此豈君之高懷逸想。固超軼世外。而一爲功名所羈。心未嘗不在青山白雲。故天以此餉之。而有以慰之耶。巖瞻之望。亦基于此矣。予謂主人曰。巖之立于北者。誠穩當無可增損。唯在東者甚迫近。使人情頗欹。宜鑿開小却數四尺。則當極佳。主人亦以吾言爲然。因指其軒。請予名之。予以冷泉名之。客有曰。此亭所倚以爲勝者。凡以玆巖也。反以一勺小泉名之。似未宜也。予曰。巖雖奇。餉人之利小矣。泉雖淺。能以冰漿乳液。潤人周矣。予今與若點茶而飲。灑酒而酌。亦莫非泉之施也。可忍負乎。客破顔大笑。孫君又請予爲記。噫予與筆俱老矣。然重違主人之請。粗書所見耳。某月日。寶文閣待制典誥李某記。記後復題四十字云

累繭覓奇峰。何處不相遇。力未貧而來。及迴空眷顧。羨君得玆巖。擬向香爐住。何必思天台。遠學百世祖。

天開洞記 丙子年

泰和二年壬戌歲。予去城東之舊居。卜遷于城南安申之里。有冷泉潺溪出於洞之左趾之巖竇。洞深地奧。如山村野居。蕭洒可愛。予居之甚樂。但洞名塞。雖吾亦不喜其名。後數載。有白秀才廷珪者來卜隣。其嚴君右承宣翰林學士某。或來寓居。往往嘗謂予曰。洞名殊未佳。子盍改之耶。予對曰。業已呼之久矣。非特此洞。擧一國皆呼之。予雖名之。豈盡戶曉。使皆道耶。矧微者所名。孰從之耶。遂不改至于今。然予之卜居是洞。今已二十餘年矣。自始來不數載。得除拜翰林。驟歷華要。今已踐四品矣。白君亦如之。自卜居于此。始得仕累遷至侍御史。自爾美官豐祿者。袞袞來居。齮乎駱騎之旁午。則予以爲天將大啓玆洞矣。夫否極則泰。塞久則通。是陰陽常數。洞之將啓也。予不可以不新其名。以答天意。於是乃名之曰天開。今雖未使人道吾所名者。安知後世。不有人能喻萬人。使皆得道玆名耶。人雖不呼之。天若知所以名之之意。則洞之益啓也無疑矣。況始之名塞者。人猶從之。若玆名。豈終廢者耶。貞祐 庚子十年 十一年癸未歲記。

醫王寺始創阿羅漢殿記 明字廿四年

昔者我佛氏之弟子有五百大士。初得阿羅漢道。便自以爲究竟滅度。故閻華巖鹿苑方等般若四時。猶未證大法。至法華日輪亭午時。開佛知見。入大乘藏。則五百聖師。於天台法門。爲有因矣。今夫距京師若干步。有古殘寺曰醫王。天台老宿惠拔來居之。悉修廢更新。非復舊醫王也。宗門上匠大禪師覺公來遊。方禮慈氏殿。見五百尊像。散頓陬隙。霾侵塵蝕。丹青漫暗。遂召拔公。相與拂拭。異眼而同泣。仰吊尊容。四手而一心。共尋遺逸。課其所未得。則凡二十有七幀也。拔公謂禪師曰。尊像之在此歷禩。爲塵埃所蔽。雖常住如吾輩者。猶不得而見之。至禪師始見而發之。此豈無待而然耶。禪師亦噓戲良久。尋募工繪畫。補其所未得者。其古像則崔侍郎光宰請緝理之。師欣然許之。其理之也。悉以水頻洗。垢落色見。宛然稍新。凡緣飾無不新之。皆軸以檀香。幷畫主佛監齋使者像。拔公特新其殿以迎之。是寺於是始有五百聖師之殿。此豈聖師與法門因緣之致耶。初禪師命工畫尊容。夢有人以所畫像授之。師先受一像視之。乃頭陀像也。明日畫工以功畢來告。果先授一幀。髮垂過額。其夢中所見也。又有一尼請於崔公。得一幀欲補還之。而未爾。夫人未知尼之請去。搜尋未得。夜夢一僧來告曰。我在尼院。夫人覺而異之。訪於尼院。果得焉。噫。人苟有篤誠。則至人之應物也如符合吻交。若此其速。庸可議乎。且尊像之久沒也。我大禪師始見而發之。乃至補足其闕。則譬之爲山。幾已夸然矣。其從而築之。增至崇巖者。拔公崔公之謂也。託斯文而欲勒此功山者。居士春卿也。居士亦儒衣而學步止觀者也。合是而能事畢矣。若他日得見五百普明如來。此豈非今日之因歟。明昌六年月日記。 明字廿五年

懸鍾院重刱記 刊字之午

甚矣行路者之難也。觸涉艱梗。足累繭也。奔喘暑熱。喉生烟矣。方是時。息爽塏嚥清甘。有以順攝。然後釋然夷泰者。人情之常理也。脫不幸耐勞忍渴。又適遐阻。則其所謂情之常理乖戾反逆。而病之芽孽。由此而生矣。其或雨雪暴作。顧闃然無所依庇。則無奈草跧林伏麛鹿之若也。何況如王人大賓者。敢舍於野哉。是亭館院宇之所由作也。懸鍾院者。南路之要會也。頹壞寢久。行人不得宿。則東西往來者病之。金海府吏某甲。慨然有肯構之志。悉罄其家貨。使龜岩寺浮屠某句當之。鳩工庀材。一新其宇。豐樑傑棟。以壯其內。崇門大閎。以固其外。繚之以脩築高墉。備捍衛四阿。然後行旅之入宿者。如入金城。夜不相警焉。前立一亭。置床茵以備休息之所。設甌勺以資挹酌之具。向之繭其足者烟其喉者。求息求飲。各充其望焉。舍賓客。不宜使夷庳而錮遠目。故樓以崇其居。飛栿走栱。上出鳥道。南望蒼海。桅墻相望。西望墟落。村閭撲地。下有蓮塘柳渚。白鷺翠禽。飛相往來。浮沉遊戲。其若乘時得意者之樂也。向之王人大賓行使往來者。弭節而登此樓。則飄飄若霞舉。莫不逍遙傴仰。非特避雨雪息騶馭。抑移日忘去。去亦屢顧。眷眷焉如遇佳人勝友。而不忍別也。嗚呼世之有重官豐祿者。顧自奉何如耳。鮮必以濟物利人爲意者。某甲。一州之吏耳。奔公走私。宜若不給。而獨奮然發志。輕一時之費。重萬世之利。忘一己之勞。規萬人之逸。於咄嗟間。其所樹立如此。此孰督之。而孰命之耶。良由天機自動。得於中而應於外也。是可謂惇篤謹愿至誠者歟。其族子進士金某。欲爲不朽之圖。草具本末。乞予爲志。勤且誠。故但次而文之耳。其屋宇楹棟之多少。工役日月之始卒。皆不列以請。故未之載也。承安 刊三字之六 三年月日記。

開天寺青石塔記銘

宗室廣陵侯汚。軒裳中有出塵之想。淡如也。方外之交。有高僧某者。就豐歲縣之南壤。得古寺曰開天。方創而新之也。侯爲之檀越。尤有力焉。師之高弟弟子玄規見之。乃歎曰。師所樹立如此。吾居其門。無一事有所措焉。則亦一恥也。於是遂立梵所謂窣堵波者。悉用青石爲之。展轉盤互。凡十有三級。既成。遂報於侯。且曰。髡所腐亦土毛。若恬安汨沒。無分寸之効。而溘先朝露。則其若國恩何。用是思有以奉福朝家者。今營此區區一石浮屠。既辦矣。第待爲文者銘之。爲不朽之圖耳。侯聞其言。嘉其所守惇固有不可欺者。書抵隴西李春卿。託以記銘。予雖不能文。義不欲盖人之善。且重違侯請。敢受而銘之。時皇上即祚之元年某月日也。銘曰。

雙林滅度。是我大雄。若云已滅。一切皆空。雖塔全身。何有於中。是滅非滅。究竟無漏。百億化身。於何不覩。然則是塔。亦佛所住。佛從何來。塔復何物。見塔忘塔。寶塔乃出。由是塔故。得見諸佛。